

# 目 录

MARCH 2026

contents

##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浙江省新春 第一会精神 .....	4	省作协办公室
浙江出台措施支持网文等文化“新三样”发展 .....	4	省作协创研部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中国作协十届七次全委会精神 .....	5	省作协办公室
简讯五则 .....	6	省作协创研部 等

##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 评 论 PINGLUN

融合悬疑、心理剖析与多重主题的现代小说 .....	7	郑 翔
一出“轻”与“真”的喜剧 .....	12	叶立文
岛屿气息与致敬警察人生的不谋而合 .....	15	尤 佑
她以他生阅己生 .....	18	徐卉婷
后离散时代的纽约客 .....	20	方绍骞
新世代的寻找与游牧 .....	23	汪芦川
筑梦师的手艺 .....	25	吴正阳

## 序跋 XUBA

古老传说的新生命 .....	28
我来到了中国文化古老的津渡 .....	29
《万物有诗》自序 .....	31
天地万物入丹青 .....	32
不是情人不泪流 .....	33

##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 记忆 JIYI

黄亚洲的“丑书”：一笔一画见真情 ..36	
那个时候 .....	42

## 谈话 TANHUA

写作经年，最大的变化来自读者 ..47	周 荣 艾 伟
心灵的成长无法被AI替代 .....	50 邓洁龄 汤 汤

## 闲读 YUEDU

苦难日子催人熟 .....	53
在阅读里释放人性光芒 .....	56
向下、词穷与潮汐 .....	59

赵丽宏

赵柏田

陆 苏

那 海

吴思敬

徐忠友

陈 灿

潘江涛

王学海

丁 药

##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 作家园地

ZUOJIAYUANDI

## 虚构 XUGOU

美人皮Pro Max .....	62	沈诗琦
远行 .....	68	余梦娜
荷在东山头 .....	73	阿 皮

## 散笔 SANBI

随心学琴 .....	79	郑 舒
黄毛 .....	83	徐惠林
上春山 .....	86	朱利芳

## 汉诗 HANSHI

在山水间停留 .....	89	陈星光
月光洒在山冈上（组诗） .....	92	汪东福
回炉（组诗） .....	94	胡理勇

#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浙江省新春第一会精神

3月2日上午，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浙江省新春第一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会议指出，省委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召开新春第一会，吹响了实干争先的冲锋号，打响了拼搏奋进的发令枪。全省作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春第一会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提高政治站位，结合作协工作实际抓好落实，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

先呈现“生动图景”作出更多文学贡献。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推动文学工作更好融入省委中心大局。要推动文学精品攀峰，加强优质文学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做好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冲奖工作。要持续实施“网络文学引领工程”，推动浙江网络文学健康蓬勃发展，服务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

海。要提升舆情处置能力，坚持“四早”原则，强化展陈、文字等方面的把关能力，确保文学领域不出事、不添乱。

会议要求，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全面提振担当作为的精气神，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狠抓落实上，全力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

（省作协办公室）

---

## 浙江出台措施支持网文等文化“新三样” 发展

1月29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十方面措施，推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一是支持精品内容创作生产。坚持文化为魂，重点支持和激励创作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国际表达的文化“新三样”优秀作品，探索制

定精品标准体系，加大基金扶持力度，其中对网络文学最高给予200万元奖励。二是推动优质IP多元发展。推动网文、网游、网剧相互转化，鼓励支持优秀作品多元呈现、立体传播。鼓励优质IP向影视、动漫、电竞、音乐、潮玩等多领域延伸，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体系。三是创新

对外推广渠道。创新举办文化“新三样”全国性、国际化重大活动，加大对精品内容的对外宣传与推广力度。打造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国别政策、市场信息、法律咨询、版权保护等服务。■

（省作协创研部）

#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中国作协十届七次全委会精神

3月23日上午，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国作协十届十次主席团会议、十届七次全委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和省作协“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会议指出，本次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和全委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重点研究讨论了“十五五”时期文学事业发展规划，该规划紧扣“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大局，将文学事业置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宏大背景中去谋划，站位高远、视野开阔、务实可行，为今后五年中国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指明了前行路径。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会议期间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的讲话精神，对标对表“十五五”时期文学事业发展规划，围绕“涵养良好文学生态”这一主题，聚焦“出精品、出人才”这一主线，深入调

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意见，编制好省作协“十五五”规划纲要。

要提升文学原创能力。实施“新时代浙江文学精品攀峰行动”，健全全周期扶持工作机制，鼓励引导广大作家创作不息、攀登不止。依托青年文学人才培养“新荷”“新雨”计划、“浙江青年文学之星”榜单等载体，发掘和培养一批中青年实力作家、评论家，凝聚起“文学新浙派”的新生力量。在宣传传播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浙江作家优秀作品被看见。

要引领网文健康发展。深入实施“网络文学引领工程”，指导支持各类网络文学实验空间建设，引导网络作家由创作向“创作+创造”“创作+创新”“创作+创业”转型，以IP转化为纽带，探索“由文到艺、由艺到娱、由娱到产”的全链条生产模式，助力文化“新三样”及其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

要持续擦亮文学品牌。办好“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采风、长三

角·大湾区文学周、中国诗教大会、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等活动，进一步推动文学的交流和传播，营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文学氛围。

要创新拓展文学阵地。持续推进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建设，在文学数字化建设上不断突破，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优势。全面梳理、持续扩充数据资源，优化数据库存储、使用、交流等功能，更好呈现“正在发生的文学”。做好开源数据的活化利用，为广大作家提供准确、安全的高质量数据集并渠道。

会议要求，全省文学系统要加强联动协作，凝聚工作合力，形成“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要强化争先意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使命担当，奋力推动新时代浙江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作协办公室）

## 简讯五则

**艾伟《春歌》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2月2日,中国作协公布“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2025年第2期入选项目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七期支持项目。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的《春歌》入选“新时代文

学攀登计划”第七期支持项目。中国作协自2022年起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其中,“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主要对以长篇小说为主的优质选题提供支持,通过充分发挥由全国重点文

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席会议作用,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调,形成联动机制,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省作协创研部)

**雷默、斯继东、杨方登上2025收获文学榜** 2月3日,2025收获文学榜发布,我省作家雷默的《壁虎》、斯继东的《母亲大人膝下》登上短篇小说

榜,杨方的《之字形奔跑》登上中篇小说榜。收获文学榜是由《收获》杂志社主办的年度文学榜单,创办于2016年,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

说和非虚构文学四个类别,评选范围为国内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中文作品。2025年度共有30部作品上榜。☑

(省作协创研部)

**我省2个项目入选中国作协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名单** 3月5日,中国作协2026年度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名单公布,我省“文惠万家·基层直

达”——优质文学资源直达基层常态化服务、乡村妇女读书会推广两个项目入选。该扶持项目旨在通过资金支持、项目指导、宣传推介等方式,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典型性、示

范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项目,促进文学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精准化开展。☑

(省作协创联部)

**《陶三圆的春夏秋冬》《过往》《地上的天空》入选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 3月10日,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获奖成果名单公布,共有80个成果获奖,其中,麦苏的网络文学作品《陶三圆

的春夏秋冬》获大奖,艾伟的中篇小说《过往》、钟求是的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获优秀奖。“之江潮”文化奖是浙江省设立的文化艺术类省级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设特别大奖、大奖和优秀奖三类,旨

在表彰在理论、传播、文学、出版、影视戏剧等领域具有创新性、突破性且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艺术成果。☑

(省作协创研部)

**我省作家弦河入选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2025年度“文学之星”** 2月10日,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2025年度“文学之星”揭晓,我省作家弦河凭借作品《人物简史(组诗)》获

得二等奖。“文学之星”评选范围为本年度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本周之星”栏目作家作品。该栏目已设立六年,2025年共收到投稿12万余篇,推出41期“本周之星”,最终

评选出14名“文学之星”,分别授予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

(省作协创研部)

# 融合悬疑、心理剖析与多重主题的现代小说

## ——评章程中篇小说《阿难》

Article- 郑翔 Zheng Xiang

我从小看书慢，对那种能一目十行的人是羡慕加佩服，但丝毫都学不来，没想到后来做评论，阅读速度更加慢了。因为做评论，所以看作品时总会把它们当作可能的评论对象，看的过程中就会有方方面面的思考，还要写批注，优点、缺点，甚至句子、词语的表达都会去琢磨，所以根本快不起来。但是这么看也有好处，就是看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琢磨一些问题，容易加深印象，看完之后也便于和作家进行交流。这几天看章程的两个中篇小说，在看《阿难》时，我突然想，把看小说的过程记下来，似乎有点意思，也可以看作是和作家、读者之间的交流。

章程 1993 年出生，金华人。我是在第十届“西湖·新锐文学论坛”活动上刚刚知道并认识的。我让他把小说发我看看，他给我发来了中篇小说《阿难》（《收获》2025 年第 4 期）

和中篇科幻小说《徒步穿过醋栗丛》（获第四届“贺财霖科幻文学奖”铜奖）。我先看了《阿难》，花了一天时间；因为想把过程记下来，就再看了一遍，顺便也看了《徒步穿过醋栗丛》，又花了一天；现在开始写了，又从头开始看。为了行文不至于太芜杂，这里就把看的过程中的想法一并记下来，不分第几遍了。

小说没分章节，但几个部分之间有空行分开。第一部分写的是许滢坐在“我”的网约车上，两个人在黄昏的南京市郊转悠，还转到山上去。开头第一句是：“许滢坐在我车里，她把车载音乐调成科恩的歌。”我一看就觉得挺好，因为出现科恩，说明作者是有西方文化背景，或者说是喜欢西方文化的，这样的小说里容易出现一些比较现代的观念，这与出现刘德华、任贤齐是很不一样的。这让我想到赵挺，当然，赵挺小说里的音乐更小众，



经常是一些比较冷僻的西方摇滚，这也是他小说里重要的精神元素。接着是“出发前……两人喝了三瓶酒”。喝了酒，还开车？说明这两个人身上有点什么不正常。我接着批注：什么酒？不同的酒，喝完以后开车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说不说酒名效果也会很不一样，就像写“路边开着花”和“路边开着栀子花”的信息和效果是很不一样的。这里必须写清楚。但小说后面写路边开满了夹竹桃，又是写清楚花名的，里面至少有季节的信息。

小说接着写“我”和许滢的关系，“我”是许滢的三个情人之一。“除了我，她还跟一个搞摄影的处于暧昧期”；还有一个是卖健身器材的。“我倒是不在意，毕竟我喜欢她就是出于她自由的态度，而且我结了婚，起初我憎恶自己这种行为，但许滢那种自由、不黏人的姿态，逐渐让我沦陷。”许滢说可能会跟卖器材的结婚，因为他对她最死心塌地。批注：挺有意思，很现实，与以前很不相同的婚恋观，这是个新的“知识”。读到这里时，我以为，小说的主题会是现代社会的婚恋观、人与自我，以及人性之类的，所以说挺有意思，因为里面有东西可挖。接着小说写“我”与妻子王沅的关系已经冷淡，小说顺便说明了“我”原先是个刑警，而王沅已辞职在家写童话——两人的内心世界不在一个频道上。刑警去开网约车，这是个悬念；

而“结婚六年，有次去做检查，医生说她以前流产过”，这也是两人关系冷漠的原因之一。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伏笔，涉及另一个人物王凤生和他的父亲。这篇小说里有很多伏笔，结构上的呼应相当严谨。比如接下来“我”和许滢由歌手科恩聊到科恩兄弟的警匪片，聊到他们的电影专拍坏人作恶，“而看他作恶，我们一边紧张一边痛快”。许滢认为，“我”这种感觉是因为，“他完成了你杀人的欲望，人有这种欲望，被压抑住了”。许滢受摄影师男友影响，看了很多弗洛伊德和荣格，小说里经常提到他们，这其实是对“我”后面杀人行为做的解析。接下来小说还写到“我”的两个梦，一个是“我”梦到一个满身酒气的人，“我”不敢靠近，开枪射击，“却击碎了房里的镜子，里面是我的影子”。另一个是“我”梦见自己拎着自己的头在走路，结果许滢说：“你这个人，心思重，费琢磨，不奇怪会做这种梦，你就是有很多头的人啊，几个头都不止。”这其实是对“我”的人格、行为的伏笔，也是主题的暗示。

接下来小说由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聊到了歌手弗洛伊德，再聊到实验先锋和一部很冷门的电影。批注：冷门知识挺多，这对写作很有好处，使小说多一点内容，更有文化感，不至于就柴米油盐，大家都一样。每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的知识充分利用起来，也多少能减少一点作品的同质化。随后我又看了章程的《徒步穿过醋栗丛》，小说中时不时会出现比如：“《撒母耳记》浮上心头：‘我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随即，她念了《浮士德》中的话：生来为观看，奉命来瞭望。”“很多年后在日本，他读到佛经中那句‘犹如盲龟，值浮木孔’时，倒觉得此种描述与昔日恐惧庶几近之。”“萨亚迪安尤爱龙树禅师的《中论》。龙树认为‘无自性’，事物并无独立之现实，乃依赖于其他事物而存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等等。关键是，这些知识都是与小说主题要讨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内容相契合的，并不是掉书袋。另外小说还提到“双缝干涉实验”、“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在文化政策上的转变”、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人被屠杀和流亡的历史，等等，进一步显示出作者知识的博杂，以及理论素养的扎实。其实这是每一个作家写作必须要有的基本功。我看了文末的作者简介，是南京大学建筑学硕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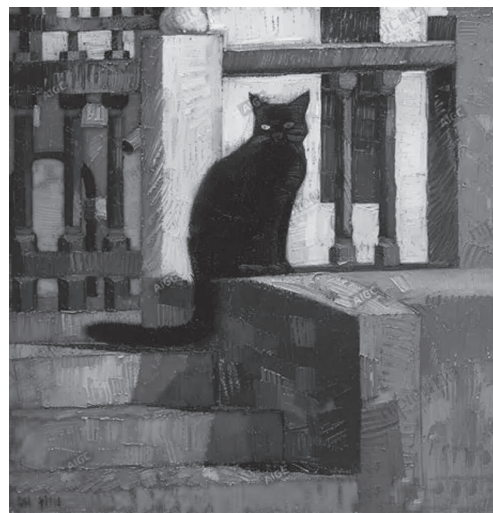
就不是特别奇怪了，但他的兴趣远在建筑学之外。

其实，“知识”正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唯一的道德是要能为这个世界提供新的“知识”。但就我近些年的阅读来看，目前国内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小说中“知识”的缺乏。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文化含量和思想重量的不足。在小说里你很难看到人物在谈论一些知识性的内容，或者如上一段那样引用别人的文章，甚至也没能给你提供新的生活、生命经验——经常只能看到一些庸常的生活经验。之前有位作家曾说，他在写某部长篇之前，在某方面知识上花了十年功夫。其实这正好是当下很多作家知识不足的一个反证，所以那部小说从头到尾都在掉书袋。我不能确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作家自身的学养不足，还是有些作家不善于运用自己的学养。

回到这篇小说。“我”和许滢一边聊着，一边往前开，突然一条灰影斜刺里闪过，因为刹车不好使，结果撞上了，是一头麋子。许滢问能不能送去治疗，“我”却已经把它拖到路边用树枝盖起来，说，麋子是保护动物，而且喝了酒，怕被查出酒驾。许滢说，好残忍，“你让我害怕”。继续往前开，“我”说，“这些天开山路，总感觉后面有人窥视”。在这里，刹车问题、残忍、窥视其实都是伏笔。

然后说到那个拎着头的梦。“我”突然想到王沅之前说过的一首诗的后两句：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批注：一个人有很多头，很多影子，也就是有多副面孔的意思。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这是一个现代性的主题。这句古诗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一下小说语言的风味，也是插入另一个隐含的视觉和世界观。这是东晋著名佛教学者僧肇《景德传灯录》里的一首名诗，前两句是：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这是佛教空性观的典型体现，是作者在提醒，万物皆空，一切都别那么当真？接着，许滢又说，“你这人我看不透，不知在躲什么”，“你想避开的东西恰巧构成你的宿命”。批注：不单是许滢，王沅也说过“我”的“看不透”，这又是性格上的铺垫。小说的对话很重要，不应该有不必要的对话。这里的“宿命”是有潜台词的：小说中几个人物的命运是注定的，还是偶然？

接下去的部分开始讲述“我”和王沅的事。他们住



在老城区，“被闹市环绕，像森林里的围场。它被钉在这，一个流放地”；这里有很多流浪猫、狗出没，“我”称之为“土狗乐园”，“它们生年不详，父母不详……毫无前途可言”。批注：或许也是暗示人。然后小说开始写小巷里一个钉子户家里养的两只黑猫，其中有一句，写养猫的老太看王沅喂猫，说过一句：“小姑娘真细致”。看是无意，其实也是一个伏笔。王沅给其中那只公的起名“阿难”，就是佛祖边上那个尊者的名字。然后由阿难，开始回忆王沅在老家泉州的生活，因为这个名字第一次是在阿嬷的经书里看到的，阿嬷也养过一只黑猫。阿嬷念经，黑猫却总是杀生。吃鸽子事件以后，黑猫彻底不见了。“我”问她，你不想回去的原因里包括那猫吗？她没答话。她排斥去厦漳泉一带旅游，却不愿多讲。”批注：悬念，为什么不愿回去？写猫的部分篇幅有点长，是想表达什么呢？小说的题目是“阿难”，是要表达什么？

接下来部分出现了另一个人物王凤生，还有借高利贷的老刘。王沅和“我”说，王凤生回来了，“我”“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还告诉“我”“近来流浪猫狗锐减”；还说最近碰到一个和尚，说她“面相太软弱，不果断”。这三个也是伏笔。“我”突然回想起她说的她天文系前男友

描述过的场景：“恒星发出隆隆巨响，但声音无法在真空中传播，即使星星在大爆炸中死去，宇宙仍旧很安静。”批注：这也是知识。连恒星都很渺小，很孤独。是不是暗示，人跟人之间或许也隔着真空，是无法沟通的？接着“我”又联想起王沅跟自己说的，他父亲的一只泰迪死在空调外机底下的事情，她还再一次说起自己的“太软弱，不果断”。这里仍然是铺垫——“我”做过很多狠的事。接着是“我”下楼倒垃圾，给许滢打了个电话，一边回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开民宿、放高利贷的老刘家。批注：很自然的一段回忆，叙述熟练。这老刘非大户外户不见，而“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他那里？“原因不便说”。这也是伏笔。

下一部分跳到六年前，也就是2009年，闹市区发生的一起杀人事件。凶手跑进了这个老城区，并挟持了一女孩，当“我”举枪对着他们时，墙上下来一个黑影，一下子就制服了凶手。“我”抬枪射中凶手脑门，上前时，黑影就消失了。“我”想起他的动作，想想近身格斗也会输给他，“这念头让我倒吸一口气”。接下来是五六行环境描写，写黑夜的气氛，其中有猫眼绿幽幽的光。批注：一段环境描写，是开枪后一时的发愣，也舒缓了小说的节奏。小说中有不少环境描写，烘托出略带阴冷、诡异的气氛。这个女孩就是王沅，黑影是王凤生。王凤生是管工地的，流浪猫狗主要靠他在喂，说明本性不坏；王沅也经常来喂，两人都是泉州的，其实是发小。“我”想找他做笔录，但没找到，“这人让我莫名有点恐惧”。再次强调王给“我”的心理压力。

王沅长得好看，对猫又温柔，所以“我”时常去喂猫点找她。他们聊起了泉州。“我”说开元寺五层，最底层的是动武的，级别最低。王沅说：“古代泉州，形状像鱼，而隔壁县像网，两塔撑起网，不让网落下。”“我”说，想到头上悬一柄剑之说。她说，达摩克利斯之剑，“该落下的迟早会落下”。批注：对话里明显有弦外音。动武的是指“我”只是低级别的小刑警。而那网和剑，说的是因果，你必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就如我上面已经说过的，小说的对话必须是必要的。

两个人虽然学历相差较大，王沅是英国留学回来的硕士，“我”却没读过大学，“但她说我这人还成，粗中有

细，就是心思深，让人看不透”。许滢也说“我”看不透。然后说到“我”的父亲：烟头，酒瓶，纸牌。“那男人酒精成瘾”，死于酒后脑溢血。“为驱走他的影子，我决定尽量滴酒不沾。”但是小说前面部分已好几次写他喝酒了，甚至酒后开车。为什么？现实的刺激，还是宿命？然后结婚，王凤生不请自来，伏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对她不好，我杀了你。”王沅说，他爱给人出头，搞得仇家不少，自己东躲西藏。确实如“我”所想，“这人危险”。后来“我”和同事摸查出王是给人干套路贷的活，下手很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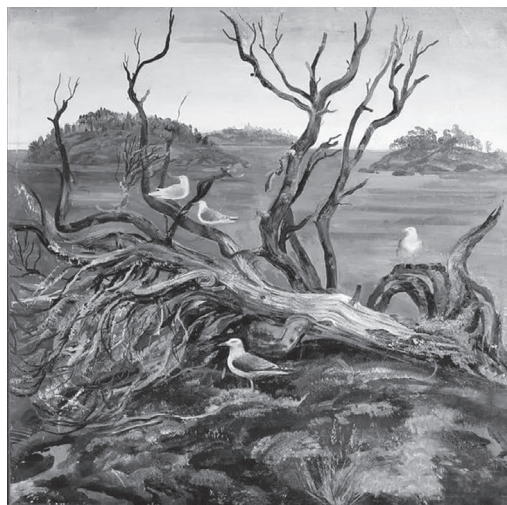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和同事小吴在抓王凤生时出了事。那天子夜，小吴想和王一样从两个房间之间三四米的沟跳过去，结果忘了这是在三楼楼顶，结果摔死了，他的手枪也被人拿走。“我”也因此被审查。之后“我”开始喝酒，越喝越多，也不再像以前，工作起来跟个亡命徒似的，“赌性”极重（他师父说的，其实也是潜台词）。从此，“我”就坠到深渊去了，竭力想避免成为自己厌恶的父亲，却不得不承认，正在走向他。跟许滢在一起，也因为她对待生活三心二意。批注：酗酒是因为工作失误，还是遗传、宿命？或者兼而有之。2013年，“我”把工作辞了。那年发生一案子，搞套路贷的老刘被害，家中现金尽数消失。死因是头部中枪，子弹来自小吴丢掉的那把枪，王凤生被认定与案件有关。批注：案件的内容在叙事中多起来，多角恋爱不是小说的重心。这部分的叙事有点问题，因为从小说后面的交代，小吴的枪是在“我”手里，“我”用它杀了老刘，因为欠债太多，“我”还用它杀了一些流浪猫狗（用手枪杀猫狗也不大现实，不怕人听到枪声吗），为了引王凤生出来。那么，作为叙事人，“我”当然是知道真相的，但这部分的叙事，弄得好像“我”是不知道似的。但下面一段写王凤生之前的事，限制性视角没问题，因为用的是前同事小许的视角，他去查了王凤生，查出来王很可能杀了自己的父亲，趁出海的时候。

接下来部分视角仍然存在问题，或者只能理解为“我”因为酗酒，处于半迷糊状态。“我”拎着枪，杀了阿难和另外一些流浪猫，但“我”却好像不知道这些猫是自己杀的。“我瞥见手上有红色印记，大概是猫咬的，先前未察觉。”“致命的沉默。连风声都没有……一阵突如其来，一阵突如其来，掠过心头。/ 那人真的出现了。”“我”头部遭

到打击，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被绑起来，塞在了自己的网约车里。许滢在边上看见，过来查问，也被绑上了车。车往城郊，往山道上开。小说开始了最后的交代。“我”和王凤生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王沅答应了“我”的求婚，王有点消沉，追债时下手有点狠，所以被“我”和同事盯上。“我”则因为知道王沅以前流过产，也与她开始疏远，开始喝酒、赌博，所以找上老刘，在老刘家认识了许滢——老刘也是她的情人之一。“我”杀了老刘，嫁祸王凤生。但在“我”用枪杀流浪猫狗时，王沅在楼上用望远镜（是“我”买给她的）看到了，也看到了“我”的另一面，所以才有她说自己“太软弱，不果断”的话。而邻居老太就说王沅心细，在这里也得到呼应：原来她都知道，只是忍着，希望忘掉，希望“我”能够看清现实，并改正。

然后是补叙两王之间的关系。原来他们是发小，长大以后，有一次看电影，王沅先回，去王凤生家里喂猫，结果却被王的父亲侵犯，所以王后来杀了自己的父亲，王沅也因此离开泉州，不愿再回去。她也因此怀孕、流产，这就成为两王之间情感的障碍，所以她才答应与“我”结婚。可以说，小说的逻辑总体上相当严密，一路的伏笔都有照应。王沅对“我”一直保持忍耐，但现在，王凤生说，“她想让你离得远点”。他的目标是海，但结果是他们并没有到达海边，他们因为刹车失灵，“如拯救一样，让一切安静了”。批注：小说到这里确实是要结束了，因为过程已经完整，但这种把结局交给死亡的收尾，总给人一种回避了难点的感觉。

最终的简评：这是“一部融合悬疑、心理剖析与多重主题的现代小说”，在侦破的外壳下，探讨婚姻、背叛、潜意识、宿命等议题，表现出作者很强的叙事能力与良好的文学素养。其中一个人有多个脑袋、几张脸或多个影子的想法，指向的显然是“我到底是谁”这个现代性的主题。而僧肇的性空观和“阿难”这个标题，似乎又暗示了人生是空，不必过于执着。或许这正印证了作者一篇创作谈的题目：“写作是飞出迷宫的一瞥”。大家都生活在迷宫里，只有跳出来，才能真正看清自我，才能祛除执念，得到解脱。这让小说具备了相当开阔的视野。但总体来看，这篇小说由于情节复杂，故事性强，更接近侦破小说，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中的现代性主题。而且我对小说没有



从情感的角度继续深入，展开对当下社会的情感、人性、灵魂的开掘，略感可惜。小说有些地方的叙述尚不够简洁。如果从小说带给人的陌生感、新鲜感的角度，我也更喜欢《徒步穿过醋栗丛》。

总之，从开始看这篇小说，到写好、改好看的过程，我总共用了五天。✎

# 一出“轻”与“真”的喜剧

——评余华长篇小说《卢克明的偷偷一笑》

Article- 叶立文 Ye Liwen

在当前新时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如何祛除中国作家以历史批判和人性救赎为己任的现代性迷思，让当代文学重获“当代性”品格，业已成为文学界一个令人关心的话题。虽然一部分以反映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乡土小说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当代性”，但在其他题材领域，很多作家，尤其是那些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运动的小说家，仍未走出因回望历史而耽溺于现代性神话的启蒙文学的困境。从这个角度看，曾经主张“不要重复自己”的余华，或许是同代人中较早告别启蒙、致力于追求小说“当代性”的作家。尽管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卢克明的偷偷一笑》自出版后就备受争议，但从作品人物形象和美学追求的变化中，却仍然可见余华是如何以“衰年变法”反对自己，进而形成了一种辨识度极高的“晚期风格”的。

## 让更多人的生活被文学书写“看见”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无论小说的观念与形式怎样变化，人物都是作家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虽然余华在早年的先锋小说创作中不以塑造人物为目标，但正是借由那些符号化的功能性人物，他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启蒙理念和存在哲思。从创作长篇小说开始，余华更是将人物塑造视为小说的核心：他笔下的孙光林、徐福贵、许三观和李光头等普通人备受读者喜爱，也奠定了其“国民作家”的重要地位。从功能性人物到普通人，再到此前未曾出现过的卢克明式的人物，余华正在不断扩充和完善着自己的人物谱系。而卢克明的特殊性就在于，他几乎孤悬于余华作品的人物长廊，与徐福贵们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一定程度上说，卢克明实际上是余华

尝试走出以普通个体叙事和历史批判为标志的启蒙文学，追求小说“当代性”的产物。而作家的“衰年变法”，正始于这种人物类型的变化。

那么，卢克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寄托了余华怎样的当代意识和现实关怀？

如果从阶层性质来看，卢克明无疑属于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之一：他一方面拥有令人惊叹的实干精神和纠错能力，擅长利用人际关系在规则的灰色地带里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卢克明又具有人性的普遍弱点，他渴望占有金钱与异性，并因此背叛婚姻，是一个私德有亏的、彻头彻尾的“混蛋”。但是，在对卢克明进行简单粗暴的道德审判之前，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一点，即余华也许是真正让先富群体被文学书写所“看见”的作家。

事实上，受文学现代性传统和道德意识的影响，当代作家在写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先富群体时，总是会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污名化”处理：在很多作品中，这些别人眼中的“投机分子”，要么道德沦丧，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要么追名逐利，为攫取财富和权力不择手段。简言之，他们是站在普通民众对立面的反派人物。对习惯了苦难叙事、创伤书写和历史批判的当代作家而言，先富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显然是启蒙文学的“天敌”。在此背景下，卢克明的出现就显得意味深长，尤其是当余华以他惯用的“零度叙事”深描人物的各种行迹时，他们那些未被看见的挣扎与奋斗、无奈和彷徨便会跃然纸上。这是余华舍弃了启蒙主义和道德主义之后的现实主义，是后启蒙文学阶段的一种“当代性”诉求。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从卢克明与李光头这两个人物的比较谈起。

### “衰年变法”：启蒙文学的当代转型

很明显，《兄弟》的主人公李光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比卢克明更加“混蛋”的“混世魔王”。同样是为了追求财富，卢克明要寻找靠山庇护，行事总是步步为营、谨小慎微。而李光头则是我行我素、肆意妄为，别说道德败坏，甚至就连违法乱纪之事也做了不少。凭借着一身的混不吝，李光头在时代大潮里如鱼得水、进退自



如。他的得势与失意，完全契合了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征候。从这点来看，李光头这个大号“混蛋”，实际上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人物。他作为一个时代镜像，背负起了余华启蒙文学的叙事责任。而《卢克明的偷偷一笑》却完全不同，因为这部作品不是《兄弟》式的“成长小说”，卢克明既没有李光头那样苦难的成长故事，也没有因袭什么原生家庭之类的历史包袱，他就是一个追逐自身欲望，没那么多精神内耗的乐观主义者。与之相适应，作家的笔触也变得浅显、幽默和自由。再加上余华作为“网红”或“段子手”形象的无形加持，整部作品的叙述基调也因此显得无比轻盈。这种“轻”，既是相对于沉重的启蒙文学而言的“轻”，也是中上阶层被清除了身份标签和道德污垢之后的“轻”。卢克明的人生故事，当然也包括那些引起争议的性描写，都成为一种祛魅启蒙叙事的表象化的书写方式，它生动还原了那个曾被当代文学所遮蔽和背弃的借着改革东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他们其实大部分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可能缺乏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但也不至于像混世魔王一般为非作歹，他们只是在英雄和枭雄之外的另一批时代“先行者”而已。不过问题也出在这里，很多读者的困惑是，余华为什么要如此执迷于性描写？那些被诟病为“低俗”和“滥情”的性描写，是否完全出自余华的商业考量和营销策略？

其实,从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来看,纯文学作家描写性,往往蕴含着一种针对历史的反抗功能。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性作为一种欲望本能,无疑是人性的自然展现。因此,当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禁锢人的生命本能时,以性描写为表征的欲望叙事就具有了颠覆和反抗历史权力的叙事功能。到了90年代,以女性写作为代表的性描写更是在批判男权社会的过程中,一再彰显了自身救赎人性的启蒙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说,性描写本身就是启蒙文学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到了余华笔下,性描写却有一个明显的去启蒙化趋势。他的方法就是通过大幅增加性描写比重和具象化书写,以重复叙事消解了性描写传统的启蒙功能。熟悉余华的读者必定知道,作为余华小说一种常见的艺术方法,重复叙事经常以反复书写同一对象的方式,用戏仿之法悬置和消解了对象的原有内涵——《许三观卖血记》即为典型案例。同样的道理,在《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中,余华用大量重复的性描写将性事庸常化,同时以不涉及人物性心理背后复杂精神世界的表象化书写方式,充分消解了性描写本身所具备的启蒙功能。不可否认,余华这种基于去启蒙化书写的重复叙事,最终却因尺度把握不当的问题,让性描写外溢出了从启蒙文学到“当代”文学转型的写作变革,从而授人以柄,成为一种饱受批评的书写方式。但我们要是据此便对余华挥动道德大棒,那么就会忽视余华告别启蒙和追求文学“当代性”的良苦用心。从上述分析可见,余华通过塑造卢克明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力求还原先富群体真实面貌的前提下,做了一次探讨经济发展的文学尝试,而且还在自己文学生涯的晚期,进行了一次从启蒙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的“衰年变法”。

### “晚期风格”:以“平静”与“喜剧”为美学表征

与这种“衰年变法”相对应的,则是余华在这部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晚期风格”。学者陈晓明曾对此有过论述,他认为《文城》是余华“晚期风格”的过早显现,而“平静”则是描述“晚期风格”的关键词。在他看来,《文城》结尾处的“平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因为余华穿

透了苦难历史的暴力、混乱与喧嚣,用一种旷达与现实完成了和解。这种和解,预示的正是余华向启蒙文学的告别。然而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因为从写作《活着》开始,余华就自称不再对现实感到愤怒,他从一个热衷于寓言说教的启蒙者,逐步变成了普通民众的追随者。在卢克明出现之前,余华这种和自己启蒙立场不断博弈的状况就一直存在,直至“衰年变法”之际,他终于将自己晚年的平静与旷达,从一种暧昧的创作心理转化成了一种以喜剧为标识的小说美学。

问题的关键是,余华对喜剧的热爱和对幽默笔法的运用其实早就贯穿于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那为何说直到《卢克明的偷偷一笑》,喜剧才正式成为余华“晚期风格”的美学表征?回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和《文城》等作,余华尽管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悲剧故事,但其中也不乏“苦中作乐”的幽默笔法和喜剧风格。对他来说,叙述的“苦中作乐”其实关系到一种小说节奏的变化:每当徐福贵、许三观和宋刚等悲剧人物遭遇命运戏耍陷入人生绝境时,余华的幽默总会适时迸出,他用玩笑和戏谑延宕、阻止、转移了人物深入骨髓的痛苦,因此,幽默展示了余华对人物的叙事关怀,它既是调整小说叙述节奏的节拍器,也是余华小说作为启蒙文学的现代性品格的体现。

相比之下,《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作为一部告别启蒙、重述先富群体故事的作品,余华自然不会停留在以叙述拯救人物困境的启蒙叙事里,因此相对于前作,这部作品的喜剧风格和幽默笔法就更显单纯,有时甚至是为了搞笑而搞笑。此外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因为余华笔下的卢克明天生没有历史根基和道德包袱,所以他根本就无须拯救。这既是余华“晚期风格”里心态平和的体现,也是对当代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看,当余华试着让读者笑出眼泪来的时候,他也就在走出历史记忆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新时代作家对文学“当代性”品格的追求。尽管这种尝试目前来看还不算成功,但我们仍有理由继续相信和期待余华。■

# 岛屿气息与致敬警察人生的不谋而合

## ——评支奕长篇小说《我作为警察的一生》

Article- 尤佑 You You

有一部纪录片，名叫《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看过之后，我明白无论是电影表达，还是文学创作，都需要一种由内而外的独立语言。“就像纪德所说的，如果打开寝室的门看到背后是海，他也不十分惊奇。”日常之中定有孤独深渊，岛屿则是大海或世事的取景框。

先前，陆陆续续对台湾、海南、霞浦、洞头、岱山等地的海洋写作，作过比较阅读。这段时间，机缘巧合，集中阅读了舟山黄立宇的《马厩岛》，兴致盎然，仿似目睹汪洋中的一块巨石。它有魔性，从容翻滚。我感觉黄立宇是老顽童，其小说中岛屿背景，硬气且广阔。继而又读舟山青年作家支奕的长篇小说《我作为警察的一生》，她似乎是个小顽童，心思缜密，干练果决，以普通警察的琐碎日常，制成始于悬疑终于温情的时间机器，轮转轰鸣之中，暗合了许多妙思。

支奕胆大心细，勾连了“岛屿”和“警察”

的内在气质——刚柔并济。她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位“阿甘”式的姥爷，以此展示第一代海岛公安民警一生的故事，从侧面来写海岛警察的成长史，以及那代人在峥嵘岁月中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在我看来，她为创作这部作品，做足了准备。她生活工作的地方舟山，连同小说中的海州城、玳瑁岛，具有鲜明的岛屿气息，局限又神秘，背向烟波浩渺的大海。历经海潮无数次的侵袭和内推，终于在最柔软的海水中造就了连接大陆的脊背，人们生活其中，似乎置身在一袭黑衣的幽灵之中。

从故事的架构来看，支奕的这部作品有较为完备的定向叙事。故事的前半部锚定舟山解放的历史沿革。新中国成立前后，作为面海城市的舟山，地理位置特殊，形势扑朔迷离。支奕以国共之间的“特工博弈”作为支点，建构悬疑情节。小说的主人公支大成，原籍河北。作为一位南渡的警察，支大成身上具备北方人的侠义精神。故事的前半部分围绕着“保



二中队”的明争暗斗展开，以“海州城”的解放为节点，国共之间的斗争表现在酷吏赵安良的疯狂反扑，而潜伏在“保二中队”中的共产党员江三妹、支大成的步调平稳，尤其是国民党撤退台湾前准备炸毁玳瑁岛军用机场，保二中队配合解放军二十二军敌工部，为解放海州城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支大成并肩作战的江三妹临终托孤，聚焦主角的光辉，推进主人公叙事。其中，地下党人对新中国的憧憬和贡献，为后文支大成进入公安系统作好了铺垫。小说的后半部分定向在“支大成的警察人生”，叙事中心转至家庭生活，其婚姻与育儿成为“警察人生”的侧面映照。“家族史”的叙事，亦真亦幻，却充满了人间情味。

这两个定向叙事，像两根支架，撑起作为老警察的支大成的家国情怀与孤独心灵。然而，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隐含作者”的形象和价值立场。支奕通过对家庭溯源的方式，以“姥爷”支大成的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这看似真实的定向叙事，内在指向着非真实的巧妙构思。她以鲜活的生活细节，支撑起较为离奇的悬疑故事。就目前来说，青年作家支奕的笔力，尚未达到“沁入骨髓”的荒凉本色，却已然具备了对物质细节和社会环境的“场景搭建”能力。其小说中的食物、衣物、交通工具、家居摆设都较为精准地呈现人物

所处的时代和经济水平；对市井街巷、茶馆酒肆、警察局等公共空间的描述，集中展示了作为小说家的创作意图。支奕深谙，小说之所以是小说，它贵在展示人物的精神谱系，而非告知历史的真相。

在信息和信念相对平面化的当下，进行长篇小说创作训练，支奕是一位“85后”的成功探索者。《我作为警察的一生》，并未指向真正的谍战和悬疑作品，而是着力恢复一个普通警察的非凡一生。于是，在多次描写血案之时，支奕保持了职业的敏感性，口风很紧，无意向读者透露案情的真正进展。在江三妹与支大成的侦察过程中，着力呈现的二人心照不宣的情义，而非案件细节。于是，悬而不悬，就成为小说的叙事态势。支奕似乎对于过于强烈的小说矛盾，有所规避。其小说中的阶级对立，并不明显，也无意深入。或许，因为作者涉世未深，重在故事，对复杂人性的窥探尚处在训练阶段。海州城解放之后，支大成与廖铁锚重新组队，截获国民党电报，追踪秘密电台，寻找代号“台风”的间谍等。这些元素符合谍战小说的“一宗谜案、一项计划、一个代号、一件物象”的叙事节奏，在这种节拍中，支奕并未设置扑朔迷离的谍战情节，而是重点放在支大成的婚姻部分，并借此探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营资本家的转向问题。本来，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支奕处理得“灵活变通”，米行老板陆鸿升明显感觉到身份和阶级的对立，于是他用“嫁女”的方式，换取资本家庭的转型。支大成是他心中的东床快婿，也是未来得势的警察。于是，就有了陆如云与支大成结合，如此设置情节似乎有些刻意反转，但也不失“人生多错位”的喟叹。好在小说转向家庭叙事之后，支大成性格上的“硬气”，成为岛屿写作的另一种表意——封闭而执拗。

选择回归日常，恢复第一代岛警的孤独内心，必定是更有难度的写作。如何在庸常的故事中暗含坚硬的颗粒？尽显创作者的匠心。在这方面，支奕擅长运用“错位法”，让人物的命运产生交错行进的力量。支大成作为警察的一生，虽然经历时代的波折，但并无大开大合的起伏，而他追求幸福的梦想一直在，可生活中任何细小事件都会改变个人的命运。恰如：江三妹牺牲之后，支大成承担了豆饼的抚养任务；在陆鸿升的安排之下，陆如云替陆明媚嫁给了支大成；支大成一心想要培养支解放成为警

察接班人，却未能如愿；支玉英又因婚姻错置，成为处理文案的民警；最终，几经周折，支解放又当上了公安局长；在姥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外孙女支奕成为一名警察。诸如此类，普通人的抉择看似斗转迂回，但冥冥之中有一条暗涌的河流——警察人生中处理“家国平衡”的艰辛与奉献。或许，多数秉公执法的警察，在家庭生活方面是有所亏欠的。他们的一生，献给工作的时间和热情，已然冲淡了家庭的温情。8岁的豆饼，作为战友江三妹托付给支大成的遗孤，其内心的叛逆在成年之后，展露无遗。豆饼，后改名为江爱国，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中迷失了自我，却从未缺失“警察家庭”的良知，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再现。而支大成一心想要让“家国情怀”血脉相承，终归是“无巧不成书”，在时光的流转中，他完成了普通而光辉的一生。

《我作为警察的一生》，作为一部致敬“岛警”的主题创作小说。支奕所选角度，值得赞许。她不聚焦惊天大案，而是刻画平凡中的坚守、琐碎中的崇高、岁月中的奉献、家庭中的侧影，以此区别报告文学的刑侦案例。支大成身上的亲情部分，交融在坦率的言辞行止中。支奕对细节的处理，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极为可靠的情境。支奕的小说世界，正是在细节的显微镜上下功夫的。其细节描写不止于“温婉细腻”，有时还带有强烈的烟火气息和玩笑心理，极富“丝绸”质地，像是镜头的里故事，画面感极强。

有时，读者会沉浸在小说中的情境中，“天气”“街道”“小上海”“幼儿园”等弥漫着岛屿的湿润气息，甚至你可以闻到那股鱼腥味。支奕几次写到血案之时，更是混杂着危险的幽冥之色。这大抵是警察所特有的感知。亦如“70后”代表作家阿乙，在《骗子来到南方》中，多次运用的“开棺模式”。他写被活埋后、胀得跟气球一样的死尸，写到妇女喝农药死亡后，法医将尸体打开，“里头灯红酒绿的，黄的黄，绿的绿，血淋淋的”。如此细节，只有亲见才能传达出令人痉挛的感觉。事实上，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审视，这是一种镜头语言，也是短视频时代人们接受信息的基本方式。支奕的小说，带有明显的画面感，以期让读者沉浸式感受故事发生的情境。

在我看来，小说中的镜头语言指向文学的实用功能，

始于现实主义创作。但文随代表，较之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语言，已然有很大的发展。人类用文字记录文明、传承历史、展示人类精神境况之初，语言的画面感与音律是同步的，它承担起再现真实乃至重塑真实生活的使命。而今，随着光影时代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接收，都产生了逆转性变化。创作者用文字讲述故事的力量正在削弱，而通过物象呈现意境、情韵的要求更高。如此，小说语言对镜头感的追求，正影响着当代小说的创作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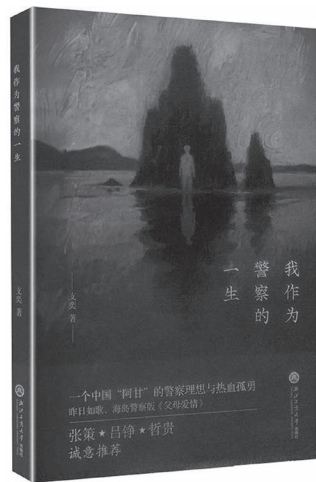
毋庸置疑，支奕的小说语言就借鉴了影视艺术的镜头思维，让相对平面的历史叙述充满动态的、可视化、情境化的画面感。小说中的岛屿、海风、警服、发簪、海棠糕乃至临终简信，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和地方印记。而一章一个核心情境的结构，让小说步调平稳、客观立体。

如果镜头语言只是呈现画面，那作品的文学性也将大大削弱。支奕对纯故事的小说有所警惕，她选择了“超越镜头”的叙事，通过声音、蒙太奇、心理描写和主观视角等方式，剪辑属于小说人物的生活片段。比如：支奕和母亲支玉英的两次通话，指向“陌生的代际关系”和“难以弥合的人生隐痛”；小说中的风雨声、鸣笛声，与人物内心安静的诉求，构成了声画对位；而小说中的“命名”艺术，更融注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这种虚中带实的笔法，足以让创作者的求真意志再现文中。值得重提的是，支奕对小说创作的掌控力已行之有道，在主题性和文学性上做了平衡，以更为鲜活的生活细节达成了主题叙事。█

# 她以他生阅己生

——评支奕长篇小说《我作为警察的一生》

Article- 徐卉婷 Xu Huiting



《我作为警察的一生》书影

收到舟山公安作家支奕的长篇小说《我作为警察的一生》，看到书名的一瞬，我在想，支奕不过30多岁，从警生涯还未过半，她要怎么写“作为警察的一生”？看完“序”后有了答案，原来支奕虚构了“我的姥爷支大成”这一角色，讲述了支大成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岛民警历经风雨、初心不改的一生。

我知道这几年支奕都在忙于警察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她采访了很多老民警，踏遍了海岛的很多地方，作为一个习惯于记录和表达的“字儿警”，她一定不舍让这些故事仅仅成为博物馆里的静态陈列。但是写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现实主义题材，注定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努力，所以支奕几乎用尽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边翻资料、一边敲键盘，将一枚枚散落的贝壳串成海岛月光下雪白的项链。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支奕用她的方式，为海岛警队写下了这样一部深情的“秘史”。

长篇小说如同一场文学马拉松，对作者的叙事节奏感和情节编织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支奕就像一位掌控全场的交响乐指挥家，她左手一挥，主角支大成就在“小上海”歌舞厅粉墨登场了；她右手一指，女特务白海棠就穿着旗袍袅袅婷婷地从青石板路那头走来了。快板急起，是江三妹在爆炸前一把推开了支大成，自己却被炸得血肉模糊——“漫天飘飞的尘埃扑簌簌地落下，好像下了一场气势磅礴的雨”；慢板缓缓，则是如云挺着孕肚，深情目送着支大成去执行一个跨省追捕的任务——“她缱绻的目光便像一只鹤一样栖在了支大成厚实的肩头”。蓄势、爆发、留白，支奕都安排得游刃有余，给人舒适的“阅读呼吸感”。

蒋勋评说《红楼梦》的时候，多次提到曹雪芹的匠心之处在于故事的编织手法，他以大观园为轴，不断地把人物编织进来，直到73回还有新人物的出现，这使得长篇小说持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支奕也是有这种匠心的，她没有把“主角团队”早早地设定好，而是像一位辛勤的织网人，确定了支大成这个“主纲绳”之后，把豆饼、如云、支解放、支玉英、夏小虾等人物一个个编织进来，成为这张渔网密实的网眼，拿掉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支大成作为警察的一生有所松动、黯然。他们随命运而来，又随命运而走，每个人都陪着支大成走了一程，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生死相交、有的远远遥望。但当有一天，你突然提起这张大网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之间环环相扣、互为支撑，早在第一根线落下时，支奕早已对整体做了布局。

近日，聆听了宁波市作协副主席、散文家徐海蛟老师的讲座，他说每个人的文字都应该具备独属于作者的气味。支奕的文字就是这样的，她的小说中每个意向、每个比喻、每个词语都在告诉大家——我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岛警察。她笔下的“海州城”“玳瑁岛”“海棠糕”就是她的文学地图。支大成迷恋柳珍珠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一大片汹涌如海潮的繁花”；豆饼去帮白海棠打水时“像条敏捷的小鱼挤在一群妇女中间”；支大成开心的时候“甚至学起了渔民拉网捕鱼时唱的渔歌号子”；而当支大成失神时则“看到惨白昏黄的月光像一块纱似的覆在黑黢黢的群岛上，耳边大海的呜咽声音悲凉”……这些文字如此信手拈来又浑然天成——因为支奕本身就活在这些意象里。于是，她的文字无须声明，便自带海风的咸湿。这是土地和岁月送给支奕的珍贵礼物，而支奕回馈他们的方式，就是不厌其烦地把他们徐徐展陈在读者面前。好多次，我都听见支奕在对我说：“你不来见海，我就带着海来见你。”

我与支奕是有过几面之缘的，她低调、优雅、恬淡、知性，这与她笔下的很多人物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支大成大咧、江爱国莽撞、夏小虾执拗、支解放官腔、孙默无耻。即使是一个人，在不同阶段、身处不同境遇时也呈现出了层次分明的变化：如云作为“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时候，是那么的有情小调，可是成为支大成的妻子后，她变得隐忍、坚强、包容，进入儿孙满堂的老年时代，她也会“操起



菜刀向支大成追去”；白海棠作为特务“台风”是如此的杀伐果断，可是她对豆饼的喜爱和在如云小产时表现出的悲悯却又都是那么的真切。支奕由始至终都在摒弃自己的叙事习惯与个人气质，逼真地、毫不妥协地，为我们复刻了那片海岛上原汁原味的生命形态——他们的爱憎与局限，他们的崇高与卑微，这让我不禁为她拍案叫绝。

“见众生、见自己”。我想，支奕是幸福的，她在还原一代岛警命运轨迹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身份与文学使命的深刻确认。她走过别人的风雨长路，也看清了自己的方向——那些深植于海岛的警察谱系、那些滚烫的从警初心、那些必须被记录的平凡伟大，共同汇聚成她笔下奔涌的文学之海。

合上书页，海潮声仿佛仍在耳边回响。支奕用文字证明：当一个人愿以众生为镜，照见的必是更辽阔的自我。■

# 后离散时代的纽约客

——评田十七小说集《叶安娜去向不明》

Article-方绍骞 Fang Shaoqian



《叶安娜去向不明》书影

无论是否有意,当我们读到田十七这三篇以纽约故事为主体的小说时,总会不自觉地将其视为向白先勇先生不朽的《纽约客》致意之作。三篇 21 世纪的纽约客故事,实在揭示时代的演进——白氏所处的自是“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大离散时代,而今竟连 21 世纪也过去了四分之一。小说所叙述的纽约客形象,与上个世纪以国族、身份书写为主要跟脚相比自然别出一格。况且,小说中的纽约客以离散为况并不准确,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后离散时代”,以“流散”名之。21 世纪人类个体的流动性无远弗届,田十七以其留学的纽约城为中心,或以其为起点,或以其为终点,又或是以其为完整的舞台剧场,以轻盈的现代中文勾勒三篇悲剧性的流散寓言,却不局限于国族或身份,而更多指

向我们当下世代的不同个体所面对的大哉问——如何在流散的状况也即生活的不确定性中,重新召唤意义的回归?

## 一、《叶安娜去向不明》:猫与乌有之人

小说叙述大疫年月一只名为“安德烈”的橘猫被在纽约的几位中国人轮流寄养的故事,叙事者“我”作为其中一名收养者对猫的原主人叶安娜颇为好奇,以至于在叶失联后身赴苏州寻找,从而牵出她如云般漂泊的生命史——出身贫寒的叶安娜经历悲欢离合,兀自“野蛮生长”,从苏州到纽约再到可西里,在将猫的寄养费用结清后,终于再度“去向不明”。

在后离散时代，流散之人不再囿于身份认同抑或文化冲突，无论是叙事者“我”身处杭州与纽约的双城生活，还是在赛博世界失联的叶安娜所追逐的乌有之乡，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小说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几乎均由数字媒体所联结，叶安娜之所谓“去向不明”其实只是选择放弃数字媒体所构建的虚拟身份与社交谱系。然而，以叙事者的视角来看叶安娜却是彻底失联，这即是建立在数字时代之上的后离散特质，经由网络高度联结，而此联结又具有临时性，凡此种种，无一不在揭示当代流散者的精神官能症：虚无病——一种愈演愈烈的永恒的孤独。

然而，叶安娜这一人物恰恰是作者反抗孤独的大纛，她来到纽约，她离开纽约，她的存在即是持续的流动，并由此与意识形态隔开一定距离，反而有了某种接近真实的自我之可能。橘猫安德烈正与叶安娜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叶安娜不断离开，安德烈则不断易主，在这个意义上，二者皆是无根的生命，却因曾经客居纽约的共生关系从而确认了某种超越性的共在关系。正如法国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皇皇巨著《忧郁的热带》中“置身于外”地体察：“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思考一下其存在的本质以及其继续存在的本质……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

## 二、《翻车》：在人生脱轨之后

《翻车》表面上叙述主人公林一在其所参加的阿拉斯加北极圈之旅中遭遇翻车事故，内里则极为精练地刻画出旅行团同人各自人生当下面对的“翻车”（脱轨）困境，显示出栖身美国的华人所面对的后离散状况，意义归属感的普遍虚无化。林一在事业与爱情上的双双挫败；李茜与史蒂文之间爱情的表面光鲜；苏珊与亮放弃高薪的都市人生选择流浪式生活；艾伦的家庭烦恼；皮特的



中年职业焦虑与吕温柔对女儿教育逐渐西化的焦虑。而翻车事件的发生地北极圈正是一个绝妙场域，提供了隔绝于人类社会的悬置空间，与现代数字化的都市生活相对照，通过人与人之间原始的相互依存的生命联结，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了“日常生活”的魅影，从而以痛苦却主动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做出了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抉择。而最后他们得见极光，正是以天地之伟力对照人类的渺小，暗示后离散时代个体生命的可能性之广阔。

不仅如此，《翻车》还巧妙运用了类型文学中推理小说的叙述技巧，以一个漂亮的叙述性诡计将纽约一名男博士之死的凶手锚定为艾伦，从而遮蔽了主人公林一的嫌疑，并在小说结尾瞬时翻转。真相竟是林一杀死了始乱终弃并且正欲家暴的男友，由此，“翻车”的意涵更进一步，不只是大巴侧翻与人生困境，而是具体而微的暴力罪行，其必须面对的后果是整个人生的“翻车”。美国当代硬汉派推理大师劳伦斯·布洛克最负盛名的纽约侦探“马修·斯卡德”系列，其中一部名为《八百万种死法》，以彼时纽约的人口数量直指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死亡方式，暗

喻城市生活的荒诞与吊诡。无独有偶，林一选择回到纽约，并在清晨吃完早餐后被逮捕，亦是纽约客的其中一条生命轨迹。虽则不得不承受沉重的代价，她选择回归承担后果的勇气却是人类因应后离散时代的应有之义。

### 三、《最后的夜晚》：纽约客故事集

终于回到纽约，第三篇小说戏仿“最后的晚餐”，叙述一个纽约华人独立电影剧组在毗邻曼哈顿却远不如前者繁华的长岛市一间天台上进行最后一夜的拍摄时，因男主角失联而陷入等待，剧组的每一位华人：老来丧子的夫妇、承载去世母亲演员梦的混血女主演、背负已故友人艺术志向的摄影师、理想主义的导演，乃至为了“美国梦”偷渡而来却又备受种族歧视的出租车司机，各自分享私人的流散困境，作者有意将其构建成一部以小见大的 21 世纪纽约华人图鉴。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翁此言得之，这部“纽约客故事集”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此，它所揭示的乃是当下美国华人群体所遭遇的结构性的后离散困境。小说如口述史一般精准地将小说人物各自的不幸——个人理想的幻灭、亲人逝去的痛楚、非法移民的生存焦虑与身份焦虑、被太平洋所分隔的代际间文化断裂——如是种种，一齐见证这一百多年来华人“美国梦”的幻灭，这当然也是上个世纪白先勇先生《纽约客》的再度回响。当然，《最后的夜晚》并非一篇关于纽约华人的社会问题小说，而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幻灭之后的虚无中如何重建生活的寓言。小说结尾传来剧组成员一直等待的男主演小高意外丧生的消息便是一例，哪怕人生的虚妄以如此酷烈的形式呈现，小说主人公“我”依然葆有生活的勇气：“透过阳光直射的眼皮，我能看到一片红晕。我就长久地微仰着脸，面对阳光，微笑着保持闭眼的姿势。”在后离散时代，也许虚无主义占了上风，但仅存的真实依然攫人之心，而它们的来源，或许就在于这些偶然的、短暂的相遇、倾听与联结之中。☑



#### 《乘风起》

作者：陈天中  
出版：浙江教育出版社  
定价：39.80 元



#### 《写出绝妙好词的人们》

作者：萧 树  
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  
定价：78.00 元



#### 《烟火人间》

作者：曾毓琳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定价：89.00 元



#### 《在广阔的民间》

作者：涂国文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定价：89.00 元

# 新世代的寻找与游牧

## ——评田十七小说集《叶安娜去向不明》

Article-汪芦川 Wang Luchuan

田十七的短篇小说集《叶安娜去向不明》以敏锐、诗性的笔触，深入勘探个体在流动、断裂的现代性处境中那些关乎存在、归属与身份认同的深邃谜题。在《叶安娜去向不明》《翻车》和《最后的夜晚》这三则故事里，“寻找”与“去向不明”构成了核心的叙事动力与存在隐喻。这些作品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触及了“新留学生文学”的某些本质特征，也显露了一些可被进一步探讨的特质。

小说集首先展现了一种极为出色的情境塑造与氛围渲染能力。从纽约封锁环境下，人与猫在狭小公寓内“相濡以沫”的孤寂与温暖，到阿拉斯加道顿公路上，翻车事故将一群陌生人抛入绝境时，个体的脆弱与生命意志的陡然闪现，再到剧组在天台等待演员的漫漫长夜，各色人物在疲惫中吐露的过往碎片，田十七始终通过精准的细节、富有质感的通感以及恰到好处的节奏控制，营造出强烈的沉浸感与命运临场感。这种“在场”的书写，让读者得以窥见海外生活的肌

理。她笔下的人物也更为多元复杂，不仅有留学生，还有老移民夫妇、华裔二代艺术家、偷渡者的后代、放弃投行工作的导游、流窜于各个剧组的“电影民工”等等。小说集中，田十七似乎着力打造在美华人的群像，这一点在《翻车》和《最后的夜晚》中格外明显，她始终关注不同代际、阶级与价值选择的华人群体之间的交流。虽然有时这种关注会使得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出场和自述有些刻意，但读者能从中感到作家塑造海外华人社群的笔力与野心。

田十七曾自陈其创作核心：“我想通过安德烈，讲述一个寻找叶安娜的故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讲每个人在这尘世中的寻找。”小说集中，作家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寻找者”原型。一种是如叶安娜、苏珊般的行动者。叶安娜“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却是去向最坚定的一个”，她追寻艺术便坚持画画，追寻爱情便照料爱人的猫，追寻理想便踏上可可西里之路。苏珊“当了近三十

年别人眼里的模范女儿”，被“疯狂的念头”驱动从投行职员转为极地导游，冬天在阿拉斯加，“夏天的时候，她去别的地方”，“像一只反方向的候鸟”。她们的“去向不明”在他人眼中是失踪，于自身却是方向清晰的奔赴。她们的寻找往往伴随着对大都市生活、稳定职业等世俗成功学的主动疏离或叛逃，以及对艺术、自然等更内化、更难以言喻价值联结的追寻。与此相对的，是如《叶安娜去向不明》的叙事者“我”，以及《翻车》中的林一等观察者。他们往往身处迷茫，被失业、情感危机等生活的事件被动推着走。他们的“寻找”行为本身，更像是对他人生活的一种窥探、借位与寄托。他们试图在叶安娜们的故事里，“孑然行走……妄图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两种形象的并置，使得小说集始终回荡着田十七对“寻找”主题的追问：真正的追寻是向外扩张还是向内深潜？是如叶安娜般“野蛮生长”，将自身活成一场行动的艺术；还是如叙述者“我”般，在对他人轨迹的追索与想象中，完成对自我境遇的映照与理解？田十七没有给出简单答案，而是让这种张力贯穿始终，让小说集向每一个读者敞开。

田十七本科毕业于纽约大学 Tisch 艺术学院和 Stern 商学院，获商科、电影双学位，现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的商业分析硕士项目。以留学生身份为底色，她的求学与创作，始终带着跨界生活的细腻体感。将《叶安娜去向不明》与传统的留学生文学和美华文学对比，更能发现小说的当代性与青春性。传统的留学生文学往往聚焦去国怀乡的乡愁、文化冲突的挣扎以及奋斗成败的人生剧本，而田十七笔下的人物，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纽约、杭州、苏州、可可西里，对她的人物而言，不是二元对立的故乡与异国，而只是一个个承载不同生命可能性的站点。无论在深绿色的杭州，还是灰色橡皮泥般的纽约，他们都面临着如何存在于这个高度流动、一切坚固之物都会烟消云散的现代世界这一根本难题。也正因如此，在留学生、海外华人等标签化身份之外，她笔下的人物首先是“当代经验”的承载体。《叶安娜去向不明》中，虚拟网络维系着与一只猫、一个模糊主人的脆弱联系；《翻车》中阿拉斯加的荒原上，一群陌生人因意外而被迫进行身体与精神的极限暴露；《最后的夜晚》中，一个剧组在天台等待失踪演员时，在疲惫与曙光中倾泻出各自人生

的漂流史。田十七的写作精准捕捉了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常态——个体悬浮无依、联结偶然随性，在物理或精神的“荒原”中探寻存在的意义。田十七的价值，正在于她以其敏锐的感知和优美的文笔，忠实地记录并艺术化地呈现了“新游牧世代”的精神肖像。小说中的人物是全球化之子，却在全球化退潮的衰败氛围中经历了种种动荡；从杭州、纽约到阿拉斯加，他们享有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却也时时刻刻承受着身份归属的深刻焦虑。在此意义上，小说集试图通过“留学”与“追寻”，映照出每个试图在庞大世界中确认自身存在的人的影子。

诚然，作为一位出生于 1999 年的年轻作家，田十七的创作也显露了一些可被进一步探讨的特质。小说集弥漫一种浓郁的悬浮感与忧郁气质。人物的行动往往缺乏坚实的社会逻辑与内在连贯动机，更多被偶然事件和弥漫性的情绪所驱动。这种处理在凸显存在主义式的荒诞与无常的同时，也容易滑向叙事的随意与意义的虚空。无论是寻找叶安娜的“我”、阿拉斯加的旅人，还是剧组的成员，大多沉溺于内省式的感伤，缺乏更具爆发力或建设性的情感维度与行动能量。作品中未能提供更具超越性或批判性的视角，使得这种描绘有时近乎对疏离状态的默认为与耽溺。更进一步来看，如果这种悬浮感和忧郁气质成为小说集一种过于统一的基调，也可能在审美上造成一定的重复与疲乏。此外，小说集的故事往往终结于开放性的迷惘、顿悟或新的漂泊开始之时，如同《最后的夜晚》收束于日出阳光与一则突发死亡新闻的并置。小说未能向更深处掘进，探索在流动的现时代性中构建主体性与归属感的艰难可能。所有寻找叶安娜的人，最终都未能真正“找到”，这一设定固然意味深长，但若所有故事都导向相似的开放性迷惘，其启示力量不免会因重复而递减。

“年轻的作者田十七用悲悯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世界，注视着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断层与聚合，肉体的自我放逐并不可怕，精神上的自立、坚定与追求永远不可缺失。”正如《小说选刊》责编胡丹所评价的那样，田十七的写作正是这个断裂又黏合时代的真实记录，也为未来的留学生文学乃至更广阔的华语写作，开辟了一条关注内在生命图景的崭新路径。█

# 筑梦师的手艺

——评熊威《太阳的被窝是云朵》

Article-吴正阳 Wu Zhengyang



《太阳的被窝是云朵》书影

读熊威的《太阳的被窝是云朵》，首先惊异于一个准“00后”青年作家为何能够对那么古老、传统的弹棉匠的手艺、工作如此熟稔，而在读完之后，更是诧异于作家如何能够从一个被窝写出一个如此广阔、富有趣味的想象世界。如果我们把童话看成是一场梦境，那么作家就是筑梦师。故事中的老熊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弹棉匠、神奇被窝制作者，故事外的作家熊威则就是一个技艺娴熟的筑梦师、童话梦境构筑者，虽然两个人的工作不同，但又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制作一个被窝，当然需要有材料，最基本的就是棉花，而要制作一个神奇的又温暖又蓬松还能让人感到幸福的被窝，光是棉花就不够了，还要有云朵、哈欠、羊毛、美梦。

构筑一场童话的梦境，同样需要材料，对

于熊威来说，最基本的就是一个被窝，而此外所需的材料，也极为日常、极为普通，不过是太阳、月亮、云朵、山谷、雾、风、雨、雷电、大地、小溪、流沙、山洞、影子、火车、雪人等等。即使是制作神奇被窝的哈欠、羊毛、梦，对读者来说也是极为熟悉的事物。而如何让这些普通、日常、熟悉的材料变得梦幻起来，这就需要筑梦师的手艺了。

熊威熟谙处理这些原始材料的古老、传统的技艺，首先就是进行“不同材料的重组”。太阳和我们人类一样需要睡觉，需要一个被窝，只不过它的被窝很特别，是用云朵做的，也就是“云朵被窝”。制作神奇棉被的其他材料，则需要前往“被窝山谷”采集。在“被窝山谷”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欠大雾”“梦月亮”“呼噜雷电”“棉花大地”“眼泪雨水”“臭

屁流星”“赖床流沙”“起床气旋风”等。而在小熊想把做好的被窝送去城市给住院的外婆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一列神奇的“被窝火车”，它有着“枕头仪表盘”“陀螺车轮”“热水袋火炉”，行驶在“多米诺骨牌铁轨”上。

熊威将两种日常、普通的材料勾连在一起，让他做出这种种组合的，可能是两种材料本身存在的某种细微相似特性，但也有可能来自他突发奇想的随意组合，再赋予它们以某种相似性，但不管怎么样，组合完成的新事物就变成了一个让人感到陌生、奇异得只会出现在梦境中的事物。

而对于单一材料，熊威又采取“功能属性的重置”这一技艺，以实现其变幻。比如阳光不再仅仅是阳光，阳光可以被捻成金黄的细线，用来拼写名牌。再如，对于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哈欠，则不仅是制作神奇被窝的特殊材料，而且还被赋予了诸多新奇属性。我们这才知道，哈欠有新鲜哈欠，有过夜哈欠，有好哈欠，也有坏哈欠；越好的哈欠就越轻，越轻的哈欠就飘得越高。而好哈欠的种类更是多得出人意料：有“躺在荞麦枕头上舒坦得打哈欠”这样柔软的哈欠，有“得到晚安吻幸福得打哈欠”这样带着一点粉红色的哈欠，有“热水泡脚以后畅快得打哈欠”这样微微发烫的哈欠，还有“喝了热牛奶高兴得打哈欠”这样奶香味的哈欠，“听着雨声愉快得打哈欠”这样湿漉漉的哈欠……

通过对这些材料功能属性的重置，熊威带着我们逐渐脱离现实生活，进入到一个想象的童话的世界，同时又以他新奇的设想，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现实生活中那些本来显得普普通通的美好事物、美妙时刻。

在小熊寻找帮他一起铺棉线的帮手时，熊威又向我们展示了“逻辑秩序的颠倒”这一梦境制造技艺，这主要表现在对影子的描绘上。在平时，主人做什么，影子就跟着做什么，而当主人睡着，影子偷偷溜出去玩时，它就会变得和平时不一样，别人让它做什么，它偏不做什么。这就有了文本中小熊和影子趣味横生的对话，如：

“请……请不要再帮我一块儿铺棉线！”

“休想！”胖胖的影子不服气地回答，“我偏要帮你一块儿铺棉线，虽然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铺棉线。”

这种逻辑秩序的颠倒，就像是传统儿歌中的颠倒歌，故意颠倒事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和顺序，显示出一种滑稽诙谐和荒诞不经的意味。

而在最后小熊套被套的故事章节里，熊威又巧妙利用了“身体感觉的变形”这一古老技艺。在我看来，这也是彰显熊威蓬勃想象力的一个章节。仅是被套被套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熊威却向我们一连展示了五次奇妙的变形：小熊先是搞错了被芯和被套的长边和短边，他身体的长和宽也随之颠倒变形；接着他又把被芯的四个角摆错了位置，他的双手双脚也随之乱套；因为被芯没有被塞实，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小熊的身体也变得小小的；因为抖落了被套上的花朵，小熊又被变成了一个布头小人；当然，还有最后一次棉被铺好妥帖后，小熊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经历变形时的小熊，他的意识还是原来的意识，但他的身体已不再是原来的身体，这就留有一个差异的空间，这个差异的空间就是熊威展开想象的空间。随着小熊身体的不断变形，熊威也不断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的看待周遭环境的全新视角，以及一种全新的体验周遭事物的感觉，他也让原本普普通通的套被套变得富有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惊险刺激、险象环生，当然过程中也不乏欢乐趣味。

如因被芯缩成团而变小的小熊决心重新套好被套时，熊威是这样描述的：

小熊捞起白色木棍，插进袜子的破洞里，像背书包似的，把袜子扛在了肩上。然后，他把糖果搬进了“袜子背包”里。

“好，重新出发！”

他嚼着糖果，绕着大大的被窝转了几圈，找到了被套的拉链。他举起拉链，像钻进山洞似的，钻进了被套里。

被芯像一片白白的、软软的雪地。他踩在被芯上，朝远方的一个角走去。

屋外的光线照在棉被上，照亮了被套上的布头花朵。花朵的颜色映在雪白的被芯上。一片被芯绿绿的，像丛林；一片被芯蓝蓝的，像河流；还有一片被芯黄黄的，像山峰。

小熊一路穿过丛林、河流和山峰，像在探险似的，有意思极了。

可是，走到被窝中央的时候，他又遇到了麻烦——眼前，被芯堆叠着，简直像一座弯弯曲绕的迷宫！

……

对于变小了的小熊来说，被窝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重新套被套也就变成了一场探险。

除了上面所说的“不同材料的重组”、“功能属性的重置”、“逻辑秩序的颠倒”、“身体感觉的变形”这些技艺外，熊威还采用了“生命情感的赋能”这一技艺，让他选用的原材料，变得富有生机。在熊威构筑的这个梦境中，我们会遇到认床的太阳，在“云朵被窝里滚来滚去，像一只好动的小猫”；会遇到趁主人睡着偷偷溜出去玩的调皮的影子；会遇到不小心踩到尖尖的月亮而伤心哭泣的雪孩子；还会遇到那个因为害怕，而把身体绷得紧紧的，好像一枚细细的、尖尖的、硬硬的刺的月亮。

在一场梦境中，我们当然可以把遇到的这些都看成是一个个不同性情的孩子，他们或温暖或调皮或天真或胆怯，他们也共同承载着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孩子的复杂而敏感的情绪、情感。

有了对这些原始材料多样化的处理后，作为一个筑梦师，还需要将这些材料编织起来，形成一个统一连贯的整体。这就像是制作被窝时关键的一步——铺棉线、磨棉。先横、竖、斜铺上许多棉线，结成一张网，层层裹住棉花，再用棉盘进行按、压、磨，将棉线和棉花紧紧粘连在一起。

熊威所采取的手法就是，先铺设小熊给住院的外婆做被窝、送被窝这一主线，又从中旁斜出去，铺设给太阳做被窝、去被窝山谷收集材料、寻找帮手棉阿公、套被套、帮助受伤的雪孩子和怕黑的月亮等支线，这就使得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有了统一的叙述目标，又各自精彩。与此同时，这富有逻辑的情节叙述，牢牢固定住了那些荒诞离奇的物象和场景，让它们变得合乎情理、真实可信起来。也使得整个梦境具备了某种完整的象征意味，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不至于“醒来”（读完）时，只留下一些支离破碎的梦境碎片。



要形成一床完整的被窝，小熊还需要给做好的被芯套上一层被套。而在故事外，熊威则同样给小熊做被窝、送被窝的主线故事又套上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因为妈妈生病，爸爸带妈妈去远方城市看病，就暂住到了小镇上爷爷“老熊”的家里。作为弹棉匠的爷爷“老熊”，为了能够让“我”睡得安稳些，心情舒坦些，就给“我”做起了一个新被窝，同时也讲起了他小时候给外婆做被窝、送被窝的故事。

这个套上去的故事虽然很简短，花的笔墨不多，但却是这个童话故事、这场梦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这个“被套”故事，我们感到这场梦境既梦幻又真实。就像是我们做梦时，我们也总是从最熟悉、最真切的生活场景开始，而逐渐进入到一个离奇荒诞的境地。同时，也因为这个套上的生活故事，它的叙述是平实的、可靠的，这也使得我们进入的那个神奇故事，其叙述也变得真实可靠起来。

当然，让我们愿意相信这场梦境、这个童话的，还有贯穿于这两个故事的那一份共同的真切情感——爱与温暖。这也是作为筑梦师的熊威构筑这场梦境、写下这个神奇被窝故事的核心动力。█

# 古老传说的新生命

## ——序长篇小说《烂柯棋院》



《烂柯棋院》书影

Article- 赵丽宏 Zhao Lihong

《烂柯棋院》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小说。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读这样的小说是前所未有的经验。这部小说的故事，和围棋有关，和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也和当下人们关注的人工智能有关。小说中，有千百年前的古人，也有生命形态完全不同的现代人，他们诞生在不同的时代，有着迥然相异的经历，因为围棋，相聚在神秘的烂柯棋院，又从烂柯棋院出发，进入一个无法预知的时空。有迹可循的历史文化和异想天开的未来景象，在小说中奇妙地交织成一体。

徐闻见的这部小说，展示出惊人的想象力。出人意料的情境变幻，难以预测的故事走向，扑朔迷离的人物命运，诡谲神奇的时空交错，构筑成一个迷踪交叠、引人入胜的神秘世界。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用机械生硬的逻辑拼凑捏造的概念形象，而是有感情、有个性、有理想的鲜活生命。他们对真智的追求，对道义的支持，衍化出动人的悲欢离合和无私无畏的牺牲。这些人物的命运和他们互相间形成的关系，是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对人类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未来人类的情感伦理和未来社会形态的变化，又会有什么影响？小说中有极为大胆的预测和展望。这也是这部小说值得关注的重要原因。

我无法用三言两语勾勒小说的情节，也无法用简单的说明介绍小说的人物。我相信，翻开这本书，读者会被吸引，会放不下手，会跟着作者的引导去探索访问即将出现的奇境。明知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是幻想的产物，但你会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情绪随之跌宕，并不断引起猜测和思索。小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也是独辟蹊径，用围棋黑白子对弈的形式展开，通过一些含义玄妙的围棋术语，

巧妙地起承转合，概括提点故事情节。围棋，这个由中国人创作的古老的国粹，凝结着人类的智慧，也蕴含着天地宇宙的奥秘。如果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棋局，那也许是前无古人的一局棋。我不会下围棋，但读这样的小说，还是被幽邃曲折的围棋氛围感染，不由想起纪晓岚咏观棋的一首诗：“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徐闻见是我熟悉的青年作家，我认识她时，她还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我曾经读过她文采斐然的散文，读过她不少很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她的创作，展示了不俗的才华，也让人看到她文字中的创新潜质。《烂柯棋院》是徐闻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创作的灵感和原动力，来自她家乡衢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烂柯山的传说”。徐闻见在她的创作“后记”中说，她曾从事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被中国博大精深的“非遗”文化触动，并一直思索着如何把充盈着人类智慧精髓的美妙传说融入自己的创作。“王质观棋烂柯”的故事，在她的家乡流传了千百年：樵夫王质在山中看两个童子下棋，一局终了，发现手中的斧柄已腐烂，回到家里，才知岁月竟已逝去百年。因为这个传说，围棋也被人称为“烂柯”。唐代诗人孟郊的诗《烂柯石》，记录了这个故事：“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唯余石桥在，犹自凌丹虹。”

传说中的樵夫王质，在徐闻见的小说中复活，成为烂柯棋院的主人，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继续着更加曲折惊人的传奇。

古老的传说，在《烂柯棋院》这部小说中，有了全新的生命。■

# 我来到了中国文化古老的津渡

——《唐诗传》后记

Article- 赵柏田 Zhao Botian



《唐诗传》书影

这里写下的，是过去五六年间，对遭遇过、并给我温暖的中国唐朝诗人的印象与记忆。

书名“唐诗传”，“传”在这里有两重含义，既是从训诂和考据着手的诗歌阐释，更有《史记》列传般为诗人立传的意图。尤为关注者，是人的境况，即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一个时代里普遍的遭遇和处境。

唐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过活？用对唐人生命世界有着深切体认的诗人闻一多的话来说，大概不外乎总是陷入一种“心灵的僵局”。再加上儒、道、释，三派思想相互拉扯，“器识”与“文艺”争先恐后，唐人的行为与情感便在这多重纠缠中打着转。而诗歌，似乎成了致命重负之下的一个精神出口。而且，有了诗歌这条通道，唐人格外放心大胆地制造着矛盾，多重人格比比皆是。

以前总认为，唐人的境况，只是在无尽春

山里做自己的主人。其实逍遥只是一面，加上另一面的彷徨与踟蹰，才合成完整的唐人生活图景。

是以，他们一面游于艺，一面又保持着士人的心性，把“天下”时刻放在心上，甚至逆境和穷途，也照样有梦可做。这也几乎可以视作中国诗人的写照。

精神重负转化为诗歌，必得经过语言这个熔炉的淬炼。中国文学的前半程——继续引用闻一多的一个观点——从西周到北宋，其实就是一部诗歌史。从《诗经》时代经过汉魏、六朝，再到唐朝，一种充满美感和力量的诗歌修辞已在成群结队的天才们手中锻造成形，并给今天的我们继续带来文化自信。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读唐诗，就是回到文学传统，回到中国式情感的源头。

所以，唐朝诗人也是立法者。他们走出梁、

陈宫体诗的余荫，建立起五言、七言、古体、近体以及新乐府诗的美学规则，从语言的莽莽苍苍处起步，重铸诗歌的筋骨与灵魂。最终，他们的焦虑似乎被这一美学方案消解了。

本书凡十五“记”，除《神龙记》《越中记》两篇，以群像手法写神龙元年的“珠英学士”诗人群和大历年间的南方诗人群，其余各篇，各聚焦于王勃、杨炯、骆宾王、陈子昂、宋之问、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李绅、韩愈、孟郊、李贺，其前后相续的活动时间，基本上涵盖文学史的初唐、盛唐和中晚唐，读者自可把它读作一部以人物结构的唐诗小史，亦是现代视野下的一部“唐才子传”。

尽管有《河岳英灵集》《篋中集》等唐诗文本可作依托，有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诗纪事》等文献可供佐证，要完整呈现唐朝诗人这一集游艺者、立法者、矛盾者于一体的精神肖像，仍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的工作。原因在于我们面对的唐诗乃是一个庞大的文学宝库，清时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这个数字今天还在不断增值中。

虽名之为“传”，作者并未奢望为近三百年的唐诗写一部编年史，或为笔下的每个诗人撰写一部生平全传。吸引我的，总是生命中的困境与转折时刻。如同进入一片森林，截取一株树的剖面，细察其年轮和纹理，这种微观叙事的方法，自然会融合起史学的视野、传记的实证与散文的笔调。似乎也只有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才与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唐朝相匹配。

所以选择永远是重要的。选择人物，选择事件，选择时间的切口。每一次选择也是叙事的冒险。一次次的权衡与取舍中，一个意义的世界呈现了。于我，这意义不只是接续起了千年尘埃下诗人的声音，建构起了一个带着写作者体温的，融诗学、史论、个人感怀于一体的“一个人的唐诗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我来到了中国文化一处古老的津渡。

从这个渡口登舟远行，唐诗如同一条星河。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手中舟楫，无外乎无数代历史写作者所说的诗史互证。中国历史何其浩瀚，中国又是个诗的国度，陈寅恪以为中国诗歌区分于外国诗歌最根本者，在“与历史之关系”：“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

时间、人事、地理，使得中国的文学总是锚定大地和人间，这是最为悠远和辽阔的现实主义。

沿着这条星河往前驶行，你会发现，唐诗的永恒魅力，不只在于其辞藻与意境的华美，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那份不屈不挠的灵魂挣扎与生命咏叹，以及健卓坚韧的精神力量。

行至时间的静深处，光线柔软了，物理空间叠合了。千年前的山川和人物奔来眼底。雨过河源，星沉海底，最遥远的事物变得触手可及。那已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你静心，屏息，内心一片澄明与虔敬。

如前贤所说，固执与狭隘是诗的致命伤，只有美的力量和广阔的心灵，才能引领我们走向这一个唐诗世界。

唐朝不在了。有诗在，有唐人的命运在，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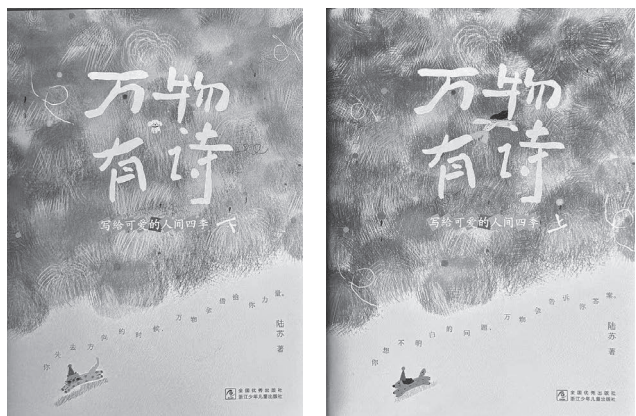
与唐朝诗人相伴的五六年，于我是一段格外珍贵、美好的一段体验，对此我深怀感恩。严耕望先生六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帮助我建构了关于唐朝的地理概念，让我得以一边解诗，一边仆仆于一千多年前的京洛、河陇、江南、蜀道、岭南和塞漠。乡前辈傅璇琮先生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代科举与文学》等杰出的研究与整理，使“初唐—盛唐—中唐”的时间轴从粗疏变得立体。感谢两位历史学家。

2024年、2025年，《长江文艺》杂志连续两年推出《唐诗传》专栏，与责编疑义相与析，我们的虔敬是出于对共同文学理想的坚守。书中《陨星记》《胡尘记》《越中记》三篇，分别发表于《广州文艺》《万松浦》《长江丛刊》杂志，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感谢我热爱的散文。深耕小说和非虚构十年后，我再次回到了文学起步的散文写作。我写散文就是在回家。█

# 《万物有诗》自序

Article-陆苏 Lu Su



《万物有诗》书影

在小村，与鸟为邻，草本生活，常让我时不时有住在唐诗里的美好恍惚。

唐诗如月光，落在每一个平常日子的枝丫上，落在每一个节气的苔痕上，落在每一声叹息或雀跃的缝隙，让粗布般的光阴有了素宣、绢帛的质地，让平淡庸常的生活贵重无比。

见天见地的乡间日子，是由二十四节气安排的日子。什么时候听虫鸣，什么时候吃豆饭，什么时候旧碗接新露，什么时候小炉等大雪……都是顺承天意的事。

节气是岁岁年年的掌纹，将万物生长的节点镶嵌在农谚里，落墨在诗词书画里。那些古老的唐诗，让每个沿着节气生活的人以诗为灯，照见了从前的生活、从前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仪式感，让每年的期待和欢喜都有迹可循。

节气是万物生长的暗号，明前制茶、惊蛰晒书、夏初觅萤、冬至煮茶，给了我们放慢脚步的提醒。那些散落在节气里的唐诗，是古人在天地间留下的手信，诉说着他们的人生悲喜。

于我而言，每一首唐诗都是一堂来自唐朝的美学课。在唐诗中，万物拥有自己最诗意的名字。“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一句句唐诗，用古老的方式带我们重新与万物对话。

当我们月下闲坐，长安城的槐花依旧一朵朵落入韦应物的酒盏；当我们遥望星空，杜牧的银烛秋光依然与天阶的凉意对望着；当科技抚平了四季的褶皱，玉兰花依旧是在惊蛰时开得最好。

那些与节气相关的诗画、物候、风俗等，都在逐渐消逝。而那些节气里深藏着的风花雪月，多么美好，多么值得被记住、被传承。

一辈子没有想象中那么漫长，总要做一些有趣又自己喜欢的事，如在唐诗里寻一条以二十四节气为驿站的路。愿这些文字如一扇雕花木窗，推开就可以看见雨水顺着唐代的瓦当滴落，也许又刚好唤醒院里的花树……

让我们一起走入唐诗里的天地山川，走入唐诗里的花草树木，感受唐诗里的节气之美、万物之趣。在唐诗里时光缓慢流连缱绻，在唐诗里和自己相逢相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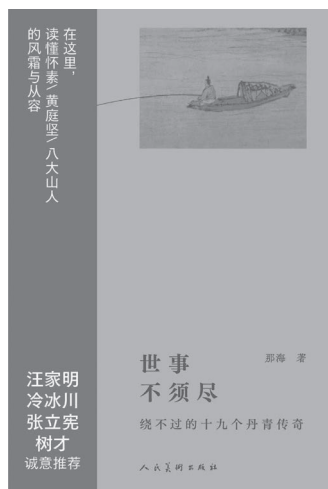
万物有诗，在诗中和万物重新认识一次。

去读诗，去感受，去好好生活！

# 天地万物入丹青

## ——《世事不须尽》序

Article- 那海 Na Hai



《世事不须尽》书影

这本书的写作，历时数年。回想写作的那段时光，在朝暮中低低坐着，心中总有散不尽的热望。在交书稿的这一刻，我的内心依旧是不平静的。

九月时，与友人赴南京大报恩寺。阳光透过秋日的树，日影斑驳，静静落在青草之地。这是当年清初“四僧”之一的髡残校刻《大藏经》的地方。世间无法湮灭的人与事，此时正释放难以名状的清澈而又熟悉的气息，让人犹如置身康熙二年（1663）腊月初八日髡残所绘《报恩寺图》中。那一刻我与我所写的髡残，即便隔着四百年的光阴，但似乎可以促膝长谈。

这也让我重新书写怀素、恽寿平、髡残，写这些哪怕沉到谷底，却依然寻求精神之力，留下非凡艺术瑰宝的人与时光。写这本书的过程，是漫长的，有时资料考据也甚是艰难，却犹如踏上一趟古意氤氲的内心之旅，悲喜都在这千年的雨声里。而我与笔下的黄庭坚、李唐、王蒙、项圣谟、徐渭、八大山人这些古代书画家相遇，犹如我见秋山，天地万物走到了心上，却没有一点声响。于我而言，这也是一种动人心弦。

有时想想，千年意味着什么？现世中总有混乱、烦恼的东西，但也总有一些灿烂的人走进你漫长的人生里。就如这些古代书画家，他们收拾起面对人生不堪时的情

绪，内化为强大的精神力，他们的艺术早已超越了时代。当你把自己的时间轴放到更辽阔的维度，靠近他们的心灵与艺术人生，便会发现，这是一种温和柔软的切入。你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世事叹喟也早已消散在山水里。

这本书里，有我热爱的人。就好比生命中无数场大雪绵延到今日，他们留下的一件件作品是让人感念的，结实实地与浩渺时空呼应。溪山无尽，世事亦不须尽。在我迷茫烦忧的日子，我庆幸能与他们相遇。有时他们只是无心一笔，便触到我的内心，如废名所说，“或许真是所谓风声鹤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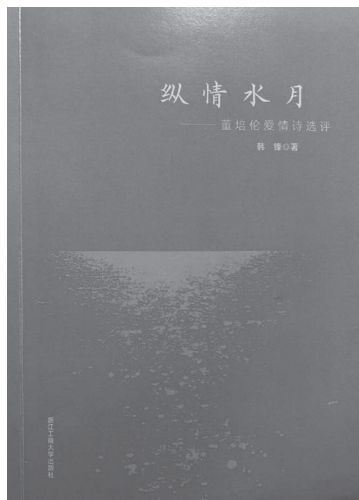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他们来写？对我而言，写一位素不相识的艺术家，也或多或少在写自己，写自己的觉知与审美，写自己以虔敬之心仰望之人。对这些有强大精神力的人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也想用无穷的好奇心、无限的精力，以及无尽的热情去表达。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这本书的出版，感谢编辑付出的心力。在心灵鼓励与资料考据上，感谢许多朋友与老师。也想起了你们，遥远的未曾谋面的读者。想起这些，我是感激的。☑

# 不是情人不泪流

——韩锋评论集《纵情水月——董培伦爱情诗选评》序

Article- 吴思敬 Wu Sijing



《纵情水月——董培伦爱情诗选评》书影

“情人老去，而爱不朽；诗人老去，而诗年轻”，这是2003年10月，76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为诗人董培伦写下的题词，既是对董培伦终生致力于爱情诗写作的肯定与褒扬，也可视为余光中暮年的以诗明志。这几句题词用了互文的手法，情人与诗人可以互代。由此我联想到清代宗室诗人爱新觉罗·永忠凭吊曹雪芹的两句诗：“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这里借用“不是情人不泪流”这一名句作为这篇序文的题目，所说的“情人”既是指终生为情而唱、为爱而歌的诗人董培伦，也是指为董培伦的诗所深深打动的读者。

在我看来，董培伦是一位痴人，既是一位情痴，又是一位诗痴。说他是情痴，是由于他把爱情看成高于一切，他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真爱，一旦找到了，就不离不弃，爱她个天长地久、地老天荒！说他是诗痴，是说他对诗的爱达到了迷狂的程度，他为自己所渴望的爱情，

他为自己所爱的人写出了五百多首动人的情歌。正是这种痴——情痴加诗痴，造就了董培伦，也造就了他的诗。

爱情是人类两性间最原始、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一种情感表现，书写爱情自然就成了诗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智利诗人聂鲁达，作为一位和平的使者，一位反法西斯的战士，曾写过不少有关西班牙、有关美洲大陆时局的诗作，诸如《广场上的死者》《马楚·比楚高峰》《伐木者，醒来吧！》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如此，他却说过：“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聂鲁达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身体力行，20岁时就出版了《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55岁时还出版了《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

作为诗人，董培伦对聂鲁达的诗人首先应



该写爱情诗的主张极为心仪。对于董培伦来说，写爱情诗不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而是对之有严肃思考与深刻理解的。本书的扉页上有董培伦的两句话：“异性美的吸引是爱情诗汲取不尽的源泉 / 为真爱而涌流的心灵之歌是最美的诗篇。”我觉得这两句话是对爱情诗来源与本质的概括，凝结了包括董培伦在内的历代爱情诗人的心血与思考。

先说第一句。董培伦发现，在民歌里，爱情诗总是占有绝大比重，“无郎无妹不成歌”的现象十分普遍。他还考察了诗歌史上普希金等著名诗人的爱情诗都是写给女友的这一现象，有所感悟，从而做出了“异性美的吸引是爱情诗汲取不尽的源泉”这一判断，这话讲得十分到位。“异性美的吸引”是基于性欲。墨西哥诗人帕斯 79 岁时曾写过一篇散文《双重火焰》，内称“最初的原始火焰——性——燃起了情欲的红色火焰，而这股火焰反过来又提升并抚有了另一种颤抖的蓝色火焰：爱的火焰。情欲和爱情——生命中的双重火焰。”帕斯这个“双重火焰”的比喻，生动地展示了性欲与爱情诗创作的关系。这是因为性欲是人最原始的也是最永恒的一种本能。本来，在远古时代，人们对性要求看得比较单纯、自然而坦率，甚

至存在过对生殖器的崇拜。但是后来西方的教会鼓吹禁欲主义，我国的理学家也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性欲似乎成了人的原罪。然而，“不管性在我们这里已被贬低到什么程度，它仍然是人类生殖繁衍的力量，是种族延续的内在动力。性乃是人类最强烈快感和最普遍焦虑的来源。当它以狂暴的形式出现时，它能把个人卷入绝望的深渊；而当它与爱欲结合，它又可以把个人从绝望的深渊里拯救出来，升入销魂的境界。”不过，性欲作为诗人创作的深层动力源，毕竟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一种心理能，不能直接进入创作过程。一般情况下，由于社会环境的压力及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诗人只能把性爱的欲望埋藏在心底，沉积在潜意识的深处，一种巨大的冲动在诗人的心灵深处鼓荡着、奔突着，催促着诗人去寻找释放的渠道，使之对象化。一旦现实为诗人提供了机缘，呈现出真实的或虚拟的对象，这对象就会为潜意识的密封箱打开一条通道，使潜在的心理能量能在文化领域中以为社会所认可的形式释放出来，促成一种敏感而亢奋的创作心态，凝结着诗人爱欲与情愫的全新的诗歌意象便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这种心理能量的移置即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升华现象。这一过程说来简单，实际上对诗人心理调控能力是严峻的考验。诗人一方面内心涌荡着巨大的冲动，一方面又不能被这种压力摧毁，任其自由泛滥，只有同它进行顽强的拼搏，才能战胜心魔，最后将之纳入创造的轨道。

如果说第一句“异性美的吸引是爱情诗汲取不尽的源泉”，谈的是爱情诗的根源的话，那么第二句“为真爱而涌流的心灵之歌是最美的诗篇”，谈的就是爱情诗的本质了。董培伦是把爱情诗作为一种最高的艺术存在和内在修为加以追求的，在他看来，一位诗人只有严肃地对待生活，执着地追逐真爱，当爱到极处、情到极深的时候，最美的爱情诗篇有可能诞生了。他以自己的真实爱情体验为基础，逼真地呈现了爱情从情愫初萌、发展，到成熟的各个阶段，完成了对爱情历程的诗意写真，写出了一部独特的爱的心灵史。与此同时，他以自己，以及不同人对不同类型的爱情的思考，追寻爱情的本质，悟出爱情是以性为基础，以创造生命为旨归的富于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写出了一部充满诗意的爱的哲思录。对读者来说，欣赏董培

伦的爱情诗，不仅品味到爱情的幸福、甜蜜与温馨，同时也感受着爱情带来的痛苦、烦恼乃至绝望，就在这丰富而强烈的感受中，自己的心灵也就得到了净化。

回顾董培伦的六十余年的爱情诗写作史，能看出时代的变迁对爱情诗写作的影响。当他刚刚懂得爱情，刚刚跨进诗的门槛的年代，正是爱情诗遭封杀的年代。由于他在部队服役，他寻觅爱情受到更多的限制，他为数不多的爱情诗也只能偷偷写在日记本上，处于潜在写作状态。直到历史进入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春潮，董培伦被压抑了二十年的爱情诗写作便如火山爆发的岩浆般，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他的爱情诗集《沉默的约会》《浪漫岁月》《温馨的梦幻》《蓝色恋歌十四行》《西子湖恋歌》等，一部又一部连续出版。2016年，在当年湖畔诗社的诞生地杭州，他团结那些与他一样钟情于爱情诗写作的诗人，发起创建了西子湖诗社，在该社诞生8周年的时候，他以西子湖诗社代言人的身份宣告：“我必须唱响爱情诗的品牌 / 将爱情诗的旗帜高举上苍穹 / 看它在空中呼啦啦地飘扬 / 伴我在中国新诗坛上驰骋 / 誓为爱情之都杭州添彩 / 纵情欢唱人类永恒的爱情”（《湖畔新风》）。这是西子湖诗社同人的心声，也是董培伦立志终生写作爱情诗的宣言。

如今，《纵情水月——董培伦爱情诗选评》呈现在我们眼前，韩锋从董培伦的500多首爱情诗中精选了129首加以细读与评论，引导读者在对董培伦诗歌的欣赏与品味中感受爱的丰富，寻求爱的真谛。

令我感动的是韩锋作为一位评论家，对评论对象诗人董培伦的深切了解与热爱。他在本书中说：“我感动于诗人一生为爱情的诗化为六十六年不懈苦吟。在这条路上，他以最坦诚的心奉献着他为爱情诗创作的真挚。……这样的一位坦诚的爱情诗人，让我心生敬意。这也是我剔除杂念，从龙年的春到冬，静静地读、静静地品他的爱情诗专集，以我的浅陋去解读这位为爱而生的诗人的动力所在，以表达我对这位真正的诗人的致敬！”为了写好对董培伦爱情诗的评论，韩锋还下了一番田野调查的功夫，亲自到董培伦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到董培伦爱情的发生地进行考察，加深了对董培伦人生的了解，加深了对董培伦诗中所写景象与意境的印象，从而为他对董培伦爱



情诗的解读提供了丰富的感性依据。从批评方法上看，韩锋把西方新批评派的细读与中国古代诗文评的知人论世结合起来，既以文本为中心，又兼顾作者与读者，针对不同的作品灵活地加以探寻与解析，力求做到对董培伦每首爱情诗的评论都是与诗作的融合，都是与诗人心灵的沟通。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托翁的话说出了艺术的根本功能所在。董培伦的爱情诗是美的，韩锋的解读告诉读者美在何处；董培伦的爱情诗讲述了爱的哲学，韩锋的解读引导读者去发现隐藏在文本后面的深刻哲思……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感情得到慰藉，心灵得到美化，审美能力得到提升，这不正彰显了《纵情水月——董培伦爱情诗选评》的价值所在吗？

# 黄亚洲的“丑书”：一笔一画见真情

Article- 徐忠友 Xu Zhongyou



2025年金秋十月，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会同首都书画艺术研究会联合推出了“我书我心——中国作家书画手稿手札展”，展出了王蒙、莫言、贾平凹、李敬泽、吉狄马加等57位中国当代作家的300多件艺术作品。其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浙江省作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黄亚洲，为浙江文学馆题赠了一幅“作家小凉亭，文学大观园”的书法。这幅书法作品笔画粗细结合，形式以小见大，寓意风趣幽默；观看者指指点点，都说这幅题字恰当地表现了文学馆的两项重要功能，文字也对得十分工整。可以说，这是浙江文学馆收藏的一件有意义的著名作家墨宝。

## 重访长征路时挥笔写“丑书”

“被您一直谦称为‘丑书’的书法作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题写的呢？”2026年1月23

日下午，笔者在杭州黄亚洲工作室采访他时，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这些‘丑字’‘丑书’，怎么说呢？应该是在‘重访长征路’那些日子里形成的题字习惯。”黄亚洲仰脸想了一想，突然这样回答。这话让非常熟悉他的笔者既感到有点惊喜，又有点意外，像发现他的新大陆一样。

黄亚洲于是在他的工作室里坐下来，向笔者介绍了他书写“丑书”的过程：那是20年前的事了，2005年5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重访长征路，讴歌新时代”活动，并且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事部主任田滋茂共同担任了“重访长征路”的作家团第二团团团长，带领第二团20位作家，从遵义出发一路西行，并在出发前从瑞金抵达遵义的第一团团团长陈忠实、张健交过来的作家团团旗，那团旗上已有第一团20位作家的亲笔签名；在经过十多天的车行跋涉后，又在四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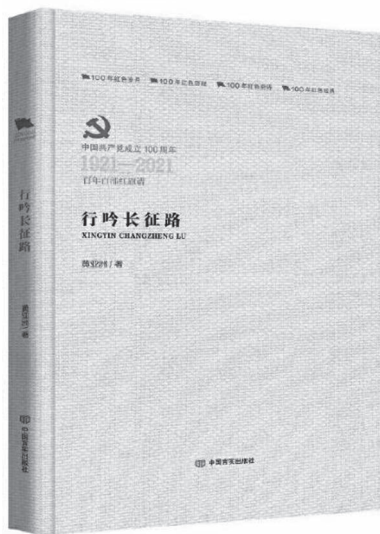
都将这杆团旗郑重交给了第三团两位团长，团旗上又增添了第二团 20 位作家的签名。

黄亚洲回忆说，那十多天的跋涉，印象极其深刻，每一天都要沿途参观、采访红军长征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譬如娄山关、乌江、赤水河、安顺场、泸定桥、大小凉山、金沙江以及川西的部分雪山、草地，团员们要进出各个旧址、展馆、纪念设施，要听取各省历史研究者与老同志的介绍，因此身为“团长”就有义务代表全团在各种题词簿、纪念册、宣纸上留下字迹，因此每天都要在各处写啊写的，几乎形成了习惯。黄亚洲笑着说：“若是哪一天不写或者少写，都好像对不住沿途的热情接待，好像少做了一件什么重大事情。”

黄亚洲不仅在“重访长征路”途中经常性题写“丑书”，并且还用他的辨识度很高的字迹写下了《遵义会议》《泸定桥》《彝海会盟》等 30 多首有关长征主题的诗。后来，他又独自前往甘肃等地，走六盘山、单家集、会宁，一个人“重访长征路”，把他没有走过的“作家第三团”的路线几乎都重走了一遍，并写就了《红军会师纪念碑》《六盘山》《单家集的暖炕》等诗作，最后，将 60 多首长征主题诗作结集为抒情诗集《行吟长征路》，交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情感饱满的诗集出版后迅速获得好评，各地报刊都有选载，《解放军报》更是多次大篇幅选登，最后还荣获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笔者读过这本诗集，阅读之时也很受感动。著名诗评家谢冕对这部诗集评价甚高，他在“序言”中这样评说：“黄亚洲这次沿着长征的路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发现，一路写诗。他走了一路，看了一路，发现了一路，也写了一路。居然，一本厚重的抒情诗集就出来了。他写得顺手，也写得轻松，简直是繁花遍地。这使人不能不惊叹他的才气和毅力，不能不惊叹他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其实，从生活到诗有一个过程，这就是酝酿和发酵的过程。”

纵观黄亚洲在“重访长征路”途中，不仅在担任团长的同时，“出奇制胜”地写了一大本诗集，同时也“出奇制胜”地在各地用“丑书”留下了一个诗人的情怀。笔者以为，这种相得益彰实际上表达了一个人的文学才能和书



黄亚洲创作出版的《行吟长征路》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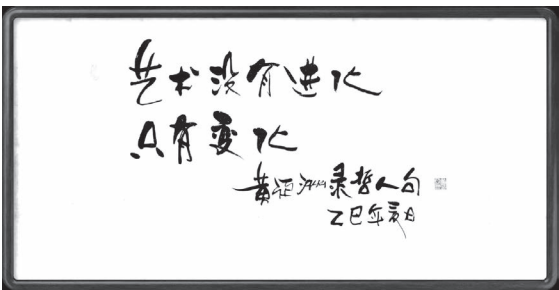
法才能的两面，表达的也是一个人对于时代的感怀之情。

从那个活动之后，黄亚洲就好像有点习惯了，随行李包里总不忘带上一枚印章，以备万一，“俨然是书法家派头了”，但黄亚洲着重表示：因为自己没有练过书法，缺乏临帖的“童子功”，所以笔画之中看不见“骨头”，看不见起承转合，基本上是“自创美术字”，从书法意义上说是一个“南郭先生”，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所谓书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要归类，只能归入乱书、丑书一类”。从客观意义上说，黄亚洲自称的“丑书”根本不丑，反而以他极具个性的笔画，在书写方面表达了他的文学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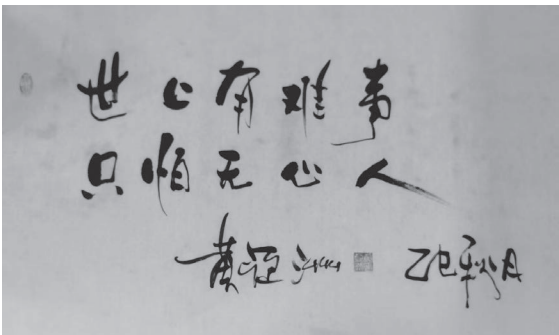
从此，黄亚洲个性化的“丑书”也开始了“长征”：因为各地有需求，因为有多方索字，所以他随带图章的习惯越来越稳固，在好多场合下，他也被人当作书法家介绍，这就弄得他很不好意思，逢人就解释：“我不是书法家，我这字不叫书法，我是名副其实的班门弄斧。”

但是，人们并不听他解释的，只是伸着手要：“黄老师，赐一幅墨宝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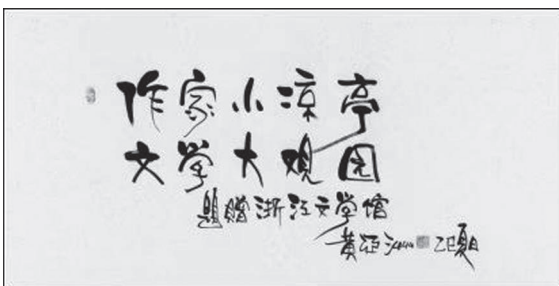
可以下这样的结论：黄亚洲的颇有风格的其实并不丑的“丑书”，书写出了满满的正能量，书写出了时代的特



黄亚洲的“丑书”装框后还是挺有范的



黄亚洲的题词是富有特色和内涵的



黄亚洲书赠给浙江文学馆的“丑书”

色，书写出了一个作家的个性，成为独具辨识力的“文人书法”，从而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 “丑书”背后有祖上的遗传基因

说到20年来黄亚洲善写的“丑书”，顺藤摸瓜，似乎还能发现，这跟他祖上的遗传基因多少有些相关。据笔者了解，黄亚洲的祖父出生在萧山湘湖畔的蜀山街道“老屋村”。那个自然村位于文笔峰下，历史上就是萧山最聚文气的地域。唐代大诗人贺知章也出生在文笔峰下，85岁从京城长安回到这里时曾经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有趣场面，并在村子里筑了方便群众过河的“思家桥”；而黄家祖先、明时官居工部侍郎的文人黄九皋，在贺知章修桥的八百年后也挥手集资，率众重修了破损的“思家桥”，成为贺、黄两族的佳话。黄九皋也是个著名的行吟诗人，印过诗集，所以黄亚洲说，我的喜爱行吟诗写作，可能有一点老屋村的祖传。

而说起黄亚洲的外公祖上，则是温岭著名的五品世爵和教育世家。他的太外公张敏的墓前，至今耸立着其学生、著名教育家经亨颐敬立的石碑。而黄亚洲的外公张襄巨则毕业于湖北法政大学，1936年率先给温岭拉来了电，是温岭的“点灯人”，一手毛笔字也写得十分娟秀清亮。前些年温岭市收集、出版民国时期书法家的手迹本，还收录了这位温岭电力公司总经理的一封亲笔家书。尤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在辛亥革命后盼望祖国一统的民国实业家，还豪气地把自己的“五女一子”分别取名“定中”“定华”“定民”“定国”“定一”“定统”。

由于黄亚洲的母亲排行第四，故名为张定国，而名为张定统的张家小女儿远嫁山东后，所生的儿子便是著名画家孔维克。孔维克曾任山东文联副主席、山东美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山东画院院长，至今仍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画院院长，不仅《孔子》《戊戌变法》等名画蜚声四海，一手毛笔字也写得很漂亮。

张襄巨的堂弟张公仁，也是温岭著名的画家，与丰子



黄亚洲等作家、书画家在嘉兴南湖湘城社区考察



黄亚洲给著名演员薛淑杰马年送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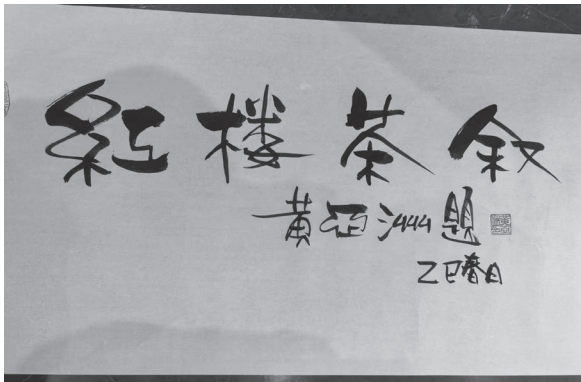
恺是同学，也是同一诗社“菀社”的社员，曾在全国 16 个城市举办过个人画展，其画作曾经由丰子恺题词。温岭籍的中国美术界权威王伯敏从小就看他作画，尊称其“蒙师”。也因此，黄亚洲的外公张襄巨在修筑门宅时，其堂弟张公仁便要来了丰子恺亲撰的对联，一直挂在温岭城关镇的花门坊八号大门两侧。

由此看来，张家确实是书画传家，基因有些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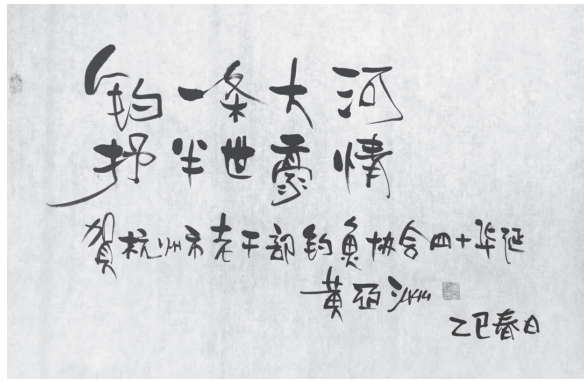
说到黄亚洲本人，自小就有美术禀赋，其就读小学之时与就读中学之时都是图画课代表，也曾作为美术尖子被送往杭州当时的“红领巾美术组”，这个全市一共才 20 多个组员的少年美术团体，曾亲迎当时浙江美术学院的“大咖”潘天寿、吴弗之、诸乐三前来“杭州少年科技站”现场作画，饱尝美术大餐。笔者想，如若黄亚洲初中以后不把注意力放在文学上，估计不是个画家也是个书法家

了。他的两个妹妹就是笔者这个推测的佐证：其大妹黄亚男退休前根本不拿毛笔，退休后买了宣纸学画，两三年后其葡萄画作、人物画作便受到大家喜爱，印在手帕上被众人争抢；其二妹黄亚瑟退休前也从不涉及笔墨，退休后开始拿毛笔，两年后就成了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有一次在某项书法比赛中还荣获了金奖第一名。

连黄亚洲的女儿黄澜，在当电视制片人的同时，还经常业余架起画板习作油画，在繁忙制作热播电视剧《辣妈正传》《大丈夫》《女医明妃传》《虎妈猫爸》《我的前半生》《如懿传》《请叫我总监》《我的后半生》，依旧钟情美术，每年都要画几幅油画，当作陶冶性情，前两年竟然还报考了中国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博士研究生，如今一边制片一边攻读，书写了一位成功中年女性的传奇。连黄澜的一双儿女也是偏好美术，一个考入了艺术院校，攻读动



黄亚洲题写的“红楼茶叙”



黄亚洲为杭州老干部钓鱼协会成立四十年题词

画设计；一个在中学画了许多美术佳作，经常被学校展览。

笔者认为，后天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天性中的美术偏好也是客观存在的。黄亚洲虽一直说自己从小没有书法的“童子功”，横撇竖捺没有讲究，但是对于布局、气韵、书法结构的理解，他却有一种感悟，一提笔就成竹在胸，下笔不假思索。所以，以笔者看，黄亚洲的“丑书”，是有其美学基础的，也因此，每次到基层作书画公益活动，他的“摊位”前总是要排队，人人讨字。

对这种现象，黄亚洲笑着解释说，他们不是要书法家的字，他们是要作家的字；但以笔者看，两者兼有。

总之，可以说，浙江温岭“张氏之家”是“艺术之家”，百年传承，未曾有断。对此笔者很愿意看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可喜局面。

### “丑书”在全国各地受追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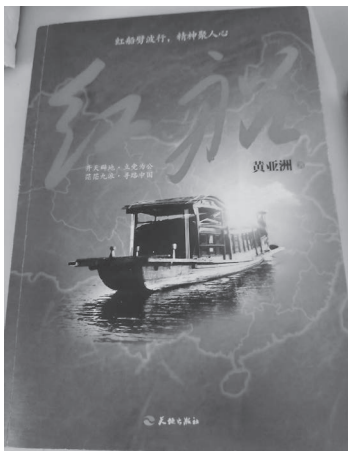
不知不觉中，黄亚洲为全国许多单位和社会大众题写“丑书”，已有20多年，其“丑书”与他的长篇小说与影视文学作品一样，在全国各地都能受到热捧。笔者当天在黄亚洲工作室采访时，正看到书案上摊着一卷红纸，原来这是北京的一位小伙子特意从北京寄来的，因为他知道黄亚洲自己是不备纸砚笔墨的，所以特地买了红纸；由于去年在北京时请黄亚洲写了几个“福字”，

回山东临沂老家过节时送了几位乡亲，大家拍手叫好，因此今年特地寄往杭州十张红纸，“请黄老师再给我家乡的乡亲父老写马年祝福”。同时，又看见海南省万宁市的“久久见书馆”的馆长，因为去年请黄亚洲为书馆用钢笔题了一张16开小纸的词，觉得不过瘾，不能上墙，于是今年专门写信请黄老师重新用宣纸题写一张大的，称要裱好后挂在书馆的墙上。再者，浙江武义县的著名文化村坛头村，也要请黄老师写一幅“诗人客栈”，以制牌匾，还催得很急。黄亚洲怀着对基层群众的一片真情，几乎来者不拒，一一免费题字，甚至还倒贴纸张费和快递费。就这样，当天，他一边认真地完成这三份“作业”，一边也认真地回答着笔者的各个采访问题。

黄亚洲在退休后，为了发挥文化余热，专门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为群众做文学辅导工作的同时，还专门在自己的工作室内部成立了“书画家平台”，并以这个平台为抓手，带领一批颇负盛名的书画家，常年走基层，去学校、乡镇、厂矿、医疗单位，为群众送书送画写春联，不管走到哪儿都深受群众欢迎，盛赞一片。尤其是黄亚洲的第二故乡嘉兴，是他当年写下反响广泛的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开天辟地》之地，已有几十个基层单位留下了以黄亚洲为首的作家、记者、书画家一行“文艺小分队”的惠民足迹，惠民手段有诗作，有散文，有特写，有报道，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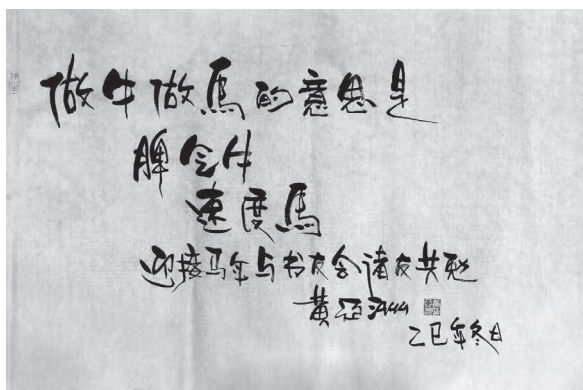
黄亚洲为嘉兴创作的报告文学集《百年蝶变》



黄亚洲在嘉兴创作的《开天辟地》电影基础上改编成《日出东方》《红船》等新的影视剧



“我书我心”展览海报



黄亚洲为自己书友会题写的条幅



黄亚洲为长河名人馆题写的馆名

法，有国画，有辅导，有讲座，都是基层和群众最需要的，“惠民”得很有成效。

最近一次是2026年1月28日，黄亚洲又带领20位作家、书画家，“文化走亲”到嘉兴南湖，在湘家荡一带开展艺术惠民活动。除了送书、写春联、送福字，随行的散文家还写下了表现湘家荡神奇变化的随笔，黄亚洲本人也当场写下诗作《湘家荡绿道》《湘城社区的民情恳谈会》。“文艺小分队”卓有成效的“文化走亲”，受到了南湖湘家荡环湖景区和七星街道湘城社区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嘉兴的融媒体“读嘉”和浙江的“潮新闻”传媒、省广电集团的《乔雅访谈》栏目立即作了广泛报道。

黄亚洲在全国各地留下的“丑书”，这20年来已写数

千幅，有的被刻上了石头，有的被公布于大墙，有的被悬挂于牌匾，有的被制作成刊名。黄亚洲摊摊手说：“刚写下的时候，真的不觉得好看，但是给人们一修饰，一弄上边框，突然就‘高大上’起来。看起来，我还是要努力，争取再不丑一点。”

笔者相信，对于这一点，黄亚洲一定能做到。再说，几个月以前，他已经被嘉兴市南湖区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俨然已成为正式的“书法家”了，这对黄亚洲这位著名作家来说是个多么大的鼓舞，尽管到现在为止，他所有的书法都不卖一分钱，给钱也拒收。

我想，只要黄亚洲坚持到最后，他一定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书法家，到时候书法卖不卖钱，那就要看以后的发展了。

说到这里，笔者和黄亚洲都哈哈大笑起来。☑



2026年春节前夕，黄亚洲率领书画平台作家、书画家送文化到嘉兴南湖湘家荡景区和湘城社区



黄亚洲为嘉兴南湖湘城社区干部群众写春联

## 《窗口——陈灿诗选》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 那个时候

## ——追忆骆寒超先生及其同时代的诗歌引路人

Article- 陈 灿 Chen Can

骆寒超老师已经逝世一周年了。骆老师毕生致力于文学事业，忠诚于诗歌和新诗的创作与研究，生前热心关爱扶持年轻的诗歌写作者，不仅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也深深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诗歌后学。

回想起我同骆老师的情谊，心情是不能平静的。记得大概是1991年的春天，杭州市作家协会举办我的第一部诗集“‘战士诗人’陈灿诗选《军人的歌——陈灿抒情诗选》座谈会”。会议是在杭州市作协一个会议室里举办的，当时的市作协在现六公园湖畔居对面位置的外文书店楼上。记得我第一次拄着拐杖去《西湖》编辑部，脚步踏上通往编辑部的楼梯，心里是既激动兴奋又有些庄严感的。或者说，更有一种神圣感在心里。当时的钟高渊主编和诗歌编辑胡丰传热情地接待了我。钟高渊主编一见面就关切地问了我的伤情和前线的情况，又向我讲述了我还在前线阵地上时，

几位在杭州《西湖》等杂志社实习的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女大学生，收到我从前线寄来的稿件后，给我写信寄杂志等学习资料的经过。不知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本来午饭在编辑部食堂随意吃点即可。可是，我记得胡丰传老师执意要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他家离编辑部相对近一些。因为我拄着拐杖，他就让坐他的自行车回家。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他又怕在市区里上上下下会影响我的伤腿，干脆就让我坐在车上，自己推着我到他家。那时我还穿着军装，路上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胡老师一边向前推着车，不停地向路两边张望，我能感受到，他既是观察路况，更是在观察路上行人的表情反应。胡老师脸上除了汗水在缓缓流着，还有就是满面笑容中展现出来的自豪与安慰，仿佛一个凯旋的将军亲自护送一个战士回家，又好像他要告诉每一个驻足或回头看我们的路人，坐在他自行车上的这个战士，刚从老山前线回来，他还是个会写诗的战士呢！



这个情景和那天座谈会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可以说当时在杭不在杭的浙江文学界、诗歌界的前辈几乎都来了。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老部长、著名“将军诗”人李瑛未能到会，也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这封信后来还刊登在了省作协的《浙江作家报》上。冀汭、田地、薛家柱、龙彼德、胡丰传、嵇亦工、高汭、高松年、钟高渊、催汝先、董培伦、魏德平等参加了会议。除李瑛部长外，发来贺信的还有我的家乡安徽省文联办的一张当时在中国诗坛影响极大的《诗歌报》主编乔延凤，先后担任过《解放军文艺》、《昆仑》主编的著名部队诗人程步涛等。那天《西湖》钟高渊主编在座谈会上，又把上海大学文学院几位实习女大学生给我写信的事讲述了一遍。他说：“当时上大有六位女实习生，分别在我社，还有《东海》《经济生活报》等编辑部实习，她们中午都喜欢到距离西湖更近、在我社实习的另一位同学的办公室里来。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听到那个办公室里不停传来说话声音，敲门进去后，只见她们六位同学每人给前线的战士陈灿写了一封信，还有新近出版的《西湖》《东海》等杂志，写满祝福语的自制贺卡等，装满了几个大信封。我了解情况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把手头一本艾青的新诗集拿来，我说我也加入你们的行列，帮我把这本诗集一起寄给前线这位喜欢写诗的战士，希望他能够读着艾青《归来的歌》早日凯旋‘归来’。”

那天会上，还有一个记忆较为深刻的是诗歌评论家洪迪。他接到作协发去邀请参加我的诗集座谈会的函件时，也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广西桂林举办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暨第三届漓江诗会的通知，会期时间上有冲突。据他那天在会上说，他是前一天上午参加了广西会议报了到，申请了提前发言，没有参加采风活动，然后连夜坐火车往回赶。等他第二天上午赶到会场，我的诗集研讨会已经进行了一半，主持会议的杭州市作协时任副主席兼秘书长、诗人胡丰传就让他即时发言。他十分激动，说了一大堆鼓励的话，然后从行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迅速打开来向大家边展示边动情地说：“这是我这次到桂林参加全国诗歌座谈会和漓江诗会上发的纪念章，我把它转赠给我们英雄‘战士诗人’……”他的发言和举动，让在座的各位老师也都激动起来，大家热烈的掌声



陈灿诗集《抚摸远去的声音》研讨会全景



陈灿诗集《士兵花名册》发布暨研讨会现场。图为陈灿接受浙江之声主持人采访



著名诗人贺敬之给陈灿诗集《窗口——陈灿诗选》题写书名，图为陈灿在贺老家中的合影



战士诗人陈灿



参加陈灿诗集研讨会的诗人、专家



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浙江省委常委、省军区原司令员王贺文，浙江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陈加元等为陈灿诗集《窗口》揭幕



王贺文、陈加元同志在《窗口》研讨会上发言



阎晓明、盛子潮、胡丰传同志在陈灿诗集《抚摸远去的声音》座谈会上发言

响了好一会儿。我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被感动着！当时的掌声大家是为我而鼓的，可今天在这里，我更想说，那天的掌声，更应该献给默默关注、关心爱护年轻诗歌作者成长的各位老师！虽然过去了许多年，那发自内心的对各位老师感激的掌声，一直热烈地在我心头回响。

骆寒超老师就是那天我诗集座谈会的主要发言者。但之前我从未见过骆老师。因为我一直在部队，当时也只是刚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提干不久，记得参加会议时我肩上扛的虽然是“一杠二星”，仅是个中尉排职干事。参加我诗集座谈会的各位老师，当时可都在各自创作方向上，已经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他们都是作协请的，我绝大多数是只知其名、未见其人，也包括骆老师。那时的通信联络和资讯查找根本不像现在这样便捷，大多连一个电话也没有通过。那天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骆老师，让人备感兴奋的是，第一次见面却是听他发表关于我诗歌的评论。

骆老师很有激情，谈到诗歌很动情，发言抑扬顿挫，表情和手势也十分丰富。只是他的话家乡口音有些重，我听得不是很准。待他把一大段话讲完了，我联系语意，知道了他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什么。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一个人反复翻阅着我的诗集。他讲到激动的地方，一边翻着诗集指着一首作品，一边感慨着。他说：“我在一个县城的中学里教过中学生，后来也教大学生。但是不管中学生、大学生，不管学习条件怎样，中学生有逃学的，大学生也有睡懒觉或者干脆在课堂上打呼噜的。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诗集的作者，是在紧张的练兵场上，是在炮火连天的猫耳洞里，是在身负重伤后的病床上，创作出了这样一部作品的！想一想真是不可思议。不仅作品写得让人震撼，这种精神更让人觉得了不起。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学到大学的老师，一名诗歌研究者，我也吃过不少苦，但看看今天就坐在我们身边这位‘战士诗人’，看看他的作品，我们真是还有很大差距呀。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座谈他的诗集，更要思考怎样去研究和创作好我们的课题、我们的文章、我们自己的诗歌。”

骆老师的话一直在鼓舞、激励着我。

我是从前线回来以后到杭州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了部队。由于部队条件环境等种种原



因,创作发表的作品少下来了。更主要的是自己任务同以前有了较大的转变,特别是部队特殊的纪律要求,我这个曾担任过侦察排长和通信排长的老兵,晚上不仅是几十人睡在一个大房间,关键是晚上熄灯号一响,立马就要把灯关掉,不要说写东西,看书也不可能。后来,我又先后到多个层级的机关工作,也是不停地转换岗位吧,因为要熟悉业务,包括后来脱下了军装,直接到省委核心部门的岗位工作,更有许多新知识需要学习和掌握。所以,第一部诗集出版后,我是阅读、思考多于创作。但我从未停止写作,只是发表得少了。后来,应该是在201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诗集《抚摸远去的声音》。这部诗集研讨会,由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和浙江省作协在省人民大会堂举办。这次研讨会和2021年我出版的第四部诗集《窗口》一样(中间红旗出版社于2017年还出版了一部书名为《士兵花名册》的诗集),研讨会得到了高度的关心和重视,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两次都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诗人商震(当时主持《诗刊》工作)、部队诗人刘立云,还有中国作协的彭学明、胡殷红等,省里参加会议的就有骆寒超、盛子潮等等一批专家和诗人,省作协时任党组书记赵和平主持研讨会并致辞。巧的是,曾经写《王蒙论》的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文学理论家曾镇南,不仅为我的诗集《窗口》倾情作序,还亲临座谈会,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吉狄马加也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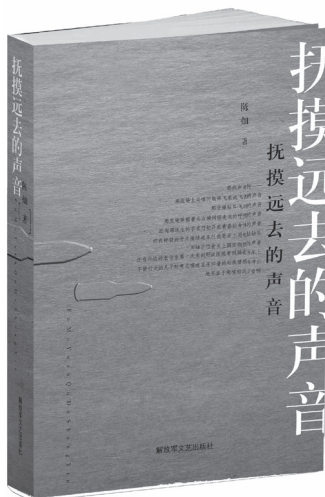
这本诗集写了序,还为我这部诗集的分享会发来了视频表示祝贺。特别是当时已年届97岁高龄的前辈诗人贺敬之还提笔为我《窗口》这部诗集题写书名。今天在这里我只是想说,一个在年轻时曾因写《艾青论》受过委屈,一生仍然忠诚于诗的诗歌理论家,和一个写《王蒙论》的文学评论家,同场对我的诗集作评价,这是我的何等殊荣与幸运!这只能说是时代的厚爱!

但我2011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与1990年12月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相距已20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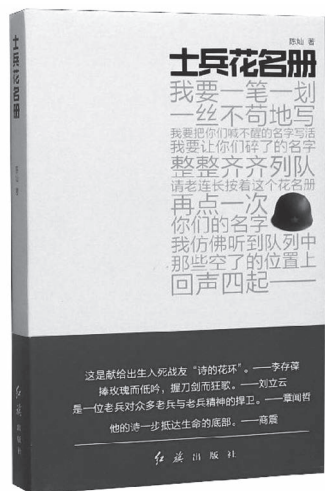
这个细节被细心的骆寒超老师“抓”住了。虽然两部诗集相距几十年,但他没有忘记我这个“战士诗人”,因为骆老师也是两部诗集座谈会都参加的见证者。他在《抚摸远去的声音》这部诗集的研讨会上是这样说的:“陈灿坚守在战场与日常机械生活的两个高地上,用他独特的视角与思维方式,进行诗歌创作。读他的诗常会产生一种惊惧、震撼之后的惊讶与感动。他的诗中常常用‘同时间异空间’‘同空间异时间’的思维表达方式,这种极度时空转换对移,产生强烈的阅读冲击力。这是真正懂得诗的人写出的诗。他是个早慧的诗人。有的早慧诗人开端即顶点或终点。但陈灿不是,他虽然也一度沉默很久,从他的新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沉默在对诗歌的探索中。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对从生活化到虚拟化、再到特殊的思维表达方式这三点的把握看,可以说,陈灿一直走在不断走向成为大诗人的康庄大



陈灿诗集《窗口——陈灿诗选》书影



陈灿诗集《抚摸远去的声音》书影



《士兵花名册》书影



骆寒超在陈灿诗集《窗口——陈灿诗选》研讨会上发言



骆寒超在绍兴参加清廉文化系列活动。图为与诗人陈灿交流

对中国诗歌、传统文化和清廉文化的热爱，这样的一个活动，是由一位市里从事纪检工作的负责人倡导组织举办的，这在全国可能也是首创。”活动中他多次翘起大拇指点赞，给予极大的鼓励。所以，我说骆老师不仅仅在文学和诗歌上，在工作上也是不断给予支持、指导，坚定了我工作的方向。即使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也没有忘记用文学、用诗歌的方式为廉洁文化赋能，这些都离不开骆老师的关心与鼓励。还有一个细节，记得有一年的国庆长假，北京一位诗人来杭州，临时邀请了骆老师一家、还有龙彼得等几位老师和我的大学老师一同餐叙，骆老师调整了他早已安排好的行程计划来赴约，让北京诗人感慨不已。他说：“陈灿作为部队基层的一位业余诗歌作者，能邀请到全国著名的诗歌理论家和诗人，这不仅说明你的诗歌得到他们的认可，更说明你的为人同样得到了这些前辈的认可。”我说：“这不是我的魅力，而恰恰是在浙江这块土地上，有像骆寒超老师这样一批老前辈作家和诗人对文学青年的关爱，才会让浙江这块江南水乡不仅仅物产丰富，而且在诗歌的版图上，成果也是如此丰硕！这些都是骆老师他们这一代前辈，格局大、站位高，他们真正是辛勤的园丁。多年来，正是有了他们一直的精心呵护和扶持，诸多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才能得以茁壮成长。”

这也让我想到，骆老师对于我，可以说是从“每一部到每一步”，一个是一“部”书的“部”，一个是脚“步”的“步”。“每一部”，也就是说，他几乎参加了我每一部新诗集的座谈或研讨活动；“每一步”，则是说他在我工作生活的重要节点，同样及时给予鼓励与鞭策。回望自己走过的每一步，正是因为有像骆老师这些走在前面的师长，高擎思想的火把，热情扶持后来者，扶上马又送一程的关心与引领，才使得我们能够坚定地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前不久，在骆寒超老师逝世一周年之际，浙江文学馆举办骆老师的诗学精神研讨会和作品捐赠仪式，我觉得，我们不仅要他的作品在浙江文学馆里永远珍藏好，更应该将他的精神风范与人格魅力传承好。在这里，我更想对骆老师说：“作为受您教诲的一位诗歌作者，必须要像您那样，忠诚于脚下的土地，忠诚于心中的诗歌！同样，要像您那样，忠爱于年青的诗歌后来者，把您留下的宝贵诗学精神财富，守护好，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

道上，这样的诗人在我们浙江出现应该是值得骄傲的。”

这里我不能不说，他原话说我是“一直走在不断走向大诗人的康庄大道上”，后来不少地方引用的时候我都让改为“成为成熟诗人的康庄大道上”。我知道，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厚爱与期许，但责任太重，我虽不敢接受，但唯有努力，才无愧于心，无愧于老师的教导与呵护！

说起骆老师，不仅仅是在诗歌上对我厚爱有加，工作上更是关心与支持。

我后来到绍兴任职。2019年我们举办了全国性的“清白泉”廉洁文化系列活动。中间有一个诗歌雅集活动，就在绍兴城里一个美丽的历史文化景点西园里举办的。骆老师应邀到绍兴参加活动，他看到西园后非常激动。西园在越国时期曾是皇家后花园。未想到骆老师曾在西园附近一所学校读过书，后来才考到杭州读书的。他看到西园的一草一木感到非常亲切。他说：“在我家乡，能够参加以清廉诗歌雅集命名的活动是第一次，这不仅

# 写作经年，最大的变化来自读者

Article-周茉 Zhou Mo 艾伟 Ai Wei



《少年杨淇佩着刀》书影

周茉：不久前，您的中短篇小说四部曲《少年杨淇佩着刀》《敞开的门》《父亲的愿望》《绕城三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结集推出。分别以童年记忆、幻想寓言、精神困境、日常奇迹为主题，折射出当代人复杂的精神光谱。可以说，收录作品印证着您不同时期的人生经验以及时代特征。如果一定要选择，相对而言您最喜欢哪一部？为什么？

艾伟：新出的四部小说集收录了我自写作以来的所有中短篇小说，不包括《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这本小书里的作品，也不包括《妇女简史》《过往》《演员会》等近期作品，因此这四本书可以理解为对我早期作品的结集。我想这四本书记录了我曾经的写作历程。早年写作是畅快的，那时候年轻，一个念头，一个

词语，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一幅画，都可能让我生发灵感，带来写作冲动，那时的写作似乎是“容易”的，如今想起来，都感到神奇。这四本书很难说我更喜欢哪一部，因为它们风格上有所不同，一定要选的话，选《父亲的愿望》吧，因为这本书涉及我写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探究时代意志下的个人处境。

周茉：对您而言，创作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有何不同心得？哪一种创作让您感触更多？

艾伟：无论是长、中、短篇小说，其实都需要赋予生活以形式，因为在小说世界，人物的行为逻辑需要进行精密的构筑。小说和生活是两回事，小说只是表面上模拟人类生活，

实际上小说通过某种结构在选择具体的生活。总的来说，长篇小说需要更为巨大的精神容量，对每一位作家都是考验。长篇小说对于世界的描述是多方位的，需要作家深厚的思想内涵、深刻的时代洞察、精湛的构思表达、广阔的精神开掘以及丰厚的知识储备等。如果从灵感的角度谈三者区别，是这样：在长篇或中篇写作时我不太相信灵感这件事，如果硬要说灵感通常也指的是在某个局部的写作过程中，可能会有连作者也没有料到的神来之笔，这也是写作的乐趣所在——写作总能和意外相遇。但说起短篇小说的创作，我得承认灵感是存在的。短篇小说对作者来说更像是一次偶遇，它就在那儿，在黑暗中等着，作者在那一刻刚好好像一个发光体，照亮并看见了那个故事。

**周 茉：**您生于20世纪60年代，历经了30余年文学创作生涯。从整体来看，您认为写作环境以及文学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艾 伟：**我感觉最大的变化来自读者的趣味。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感觉读者很宽容，脑子里没那么条条框框，什么文本都能接受，无论写什么故事，只要出于真情实感，他们都乐于接受。今天的读者很有主见，好像早已有各种各样貌似“正确”的观念，因而对小说文本有一种道德判断的倾向，比如关于性别之间权力关系的书写，很容易被贴上标签。而小说的可贵之处恰恰是通过具体的“个人”生活去悬置道德议程，并以此质疑各种各样的固有观念。因此我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人们没有那么绝对。很遗憾，大数据的推送没有让人变得宽阔，反而变得越来越狭隘。

**周 茉：**请您从作协主席的角度，谈谈浙江省作协在新时代助推文学精品创作，赓续作家队伍培养，持续打造“文学新浙派”，繁荣浙江文学发展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艾 伟：**浙江文学底蕴深厚，一直开风气之先，是一片文学热土。浙江作协将继续以“出作品、出人才”为根本

目标，以“文学新浙派”集结当代文学浙军，更上层楼。首先希望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有大的突破，召唤更多作家投身到长篇创作中来。另外令人欣喜的是，目前浙江涌现出一批年轻作家，形成了“70后”“80后”“90后”梯队和数量较为庞大的创作中坚队伍。年轻作家们每年在《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并获得各种奖项，广受文坛注目。他们还在不断成长之中，浙江省作协将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希望在他们人生最为年富力强、最适合写作的年华里创作出自己的代表作品。同时，浙江省网络文学一直是亮点，我们将持续擦亮这块招牌。

**周 茉：**近十多年来，您集中阅读了很多当代外国小说作品（特别是布克奖获奖作品），与国内的小说创作对照，外国同行在叙事特征与写作手法上存在何种异质性？

**艾 伟：**有一个时期，我读了一批布克奖作品。我觉得就小说艺术性来说，布克奖获奖作品超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布克奖的获奖作品几乎一直走在小说艺术前沿。现代小说是多么简洁而有力，《终结的感觉》用两个片段写尽了人的一生，那个隐藏其中的关于命运的秘密到最后时刻才揭晓。而《凡人》几乎讲述了一个人的疾病史，从孩提时候的第一次住院，讲到了生命的终结，长长的一生中，主人公充满了对自己身体及疾病的恐惧。以我有限的阅读，我觉得在西方这种简洁的文本几乎是创作的主流。篇幅不长，却有着漫长的时间跨度，每一个片段和细节都极其讲究，极其准确，小说写得像精美的艺术品一样经得起推敲。

**周 茉：**写作经年，彼时的理工科青年业已年近花甲。文学是否解决了您人生旅途中曾经不解的诸多难题？抑或带来了新的思考与困惑？

**艾 伟：**毫无疑问，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很难想象我不写作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人生最大的幸运是一个人做着一件自己热爱的事并或多或少有所成就。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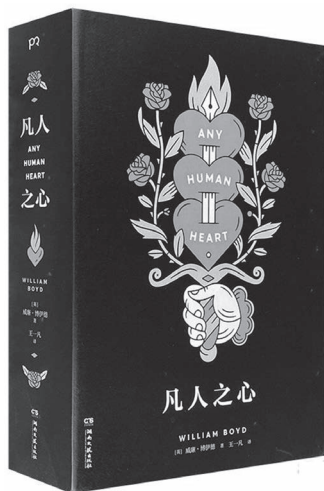
最初可能同内心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写作可以疗愈自我。不过写作不是为了解答人生疑难。人生的根本问题就是那三问：我是谁？来自哪里？到哪里去？人类因此写下无数的故事，创造了很多的宗教，诞生各种哲学，但似乎哪一种都不能完全回答这三个问题。写作对我而言便转换为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探索人性及其边界，构筑可以让读者获得共鸣的经验世界。我觉得文学有把每一个孤立的个体联结在一起的能力。这便成了写作的目的。

**周莱**：您的小说中，通常人物命运与时代意志紧密相连。当下人工智能、AI 等技术被舆论热议，您如何看待科技对写作带来的影响？是否考虑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也涉及相关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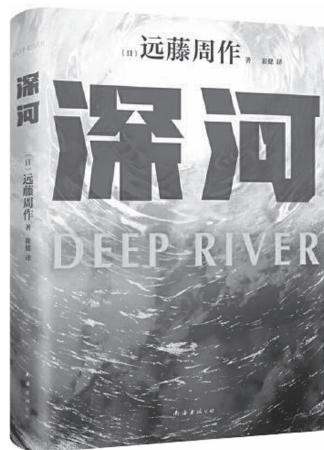
**艾伟**：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人本主义者，我相信人的主体性。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整个宇宙，如果我们无法穷尽宇宙的一切，我们也无法完全认识我们自身。那么从逻辑上说，我不相信人自己制造的东西会比我们人更为复杂、精微。所以对于人工智能，我相信它们会变得很聪明，智商可能比人类更高，但在精神上，在对万物的感官反应上，我坚定人的不可战胜。毕竟我们怀有具体的恐惧，而对 AI 来说，“恐惧”也许只是一个词语。

**周莱**：近期您在读什么书？可否各推荐一本中外的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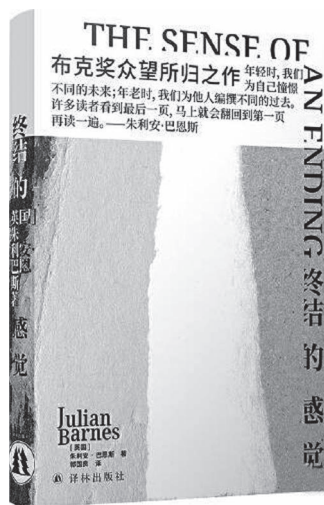
**艾伟**：最近我读日本文学比较多，我顺便推荐远藤周作的《深河》吧，宗教与人性救赎是远藤周作作品一贯的主题，这本也一样，一群日本旅行者来到在印度恒河边，恒河既是神圣的又是污秽的，它包容万物，接纳丰富复杂的人性和人间生活。中国文学我推荐《牡丹亭》，我先看了七小时版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然后再读汤显祖的剧本。中国文学在写“情”上，真的有一脉相承的东西，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一传统被《红楼梦》创造性地继承下来，这里面有中国人的情感密码。☑



《凡人之心》书影



《深河》书影



《终结的感觉》书影

# 心灵的成长无法被 AI 替代



《水妖喀喀莎》书影

Article-邓洁龄 Deng Jielin 汤汤 Tang Tang

**邓洁龄**：许多经典童话和绘本展现出独特的“跨年龄层”魅力，既被儿童喜爱，也能引发成人共鸣。您认为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文学特质？在创作时，您会有意识地兼顾不同年龄层读者的阅读体验吗？应该如何平衡童趣与深度？

**汤汤**：好的文学会照亮所有人生阶段，每个灵魂都需要被迷人的故事滋养，儿童文学的确可以跨越年龄层，从牙牙学语的孩童到耄耋老人，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在相同的故事里能读出各自新鲜的、丰富的滋味。

创作时，我多多少少会考虑到孩子认知世界和阅读文学作品的特点和局限，从而在叙述策略上有意识地接近他们。但不会刻意兼顾不同年龄层读者的阅读体验，因为这不在于作家的掌控范围之内。我在乎的是，把故事先写到自己吸引自己，吸引自己，才能兴致勃勃一路往下写；能打动自己，才有可能打动读者。

如何平衡童趣与深度？换句话说就是如

何在作品里实现“像孩子一样表达，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用迷人的故事呈现深邃的哲思和情感，这需要举重若轻的讲述智慧。哪怕很大很深很晦涩的主题，作者也能用一种轻松和巧妙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讲述智慧，是“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整个地球撬起来”的叙述力量。我的感悟是，把故事写好看了再说，好看到孩子瞅一眼就不想放下的境界，同时让生活和世界的深意，从故事背后以孩子能理解和感兴趣的方式溢出，一点一滴流淌到稚嫩的心灵里。

**邓洁龄**：在《水妖喀喀莎》《绿珍珠》《大鱼小河》等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鲜明的地域特色。您能否结合具体创作经历，谈谈所生长的这片土地如何形塑了你的童话世界？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您观察到的当代儿童成长图景为创作带来了哪些新的思考维度？

**汤汤**：我的家在浙江武义，这是一座多山的县城，我出生在一个离县城不远的村子里。我的童话里常出现村庄、树林等，和滋养我的土地分不开，童年时代与田野、自然的亲密接触，不知不觉在心里留下许多印痕，以至于只要从“小时候”捕捞一点什么东西，就可以成为灵感的种子，长成草木芬芳、万物有灵的童话。

比如包括《水妖喀喀莎》在内的“汤汤奇幻童年故事本”系列，这六部作品植根于乡村，以童话的形式表现一个女孩平平常常又惊心动魄的成长，探寻一个孩子丰饶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幻野故事簿”系列则是一个女孩带着一头羊和一只母鸡来到一个叫“幻野”的地方游历，遇见了岸上行走的鱼、会说话的房子空空空、眼泪滴落成鱼的羽人等，这组故事虽然离开了乡村，但背景还是荒野和自然；《绿珍珠》的创作背景是在城市化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下，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的问题，故事以树精灵念念和人类女孩木木相识、伤害、和解的过程为主线，讲述了绿珍珠树林的消失、再现和重生……这些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我生活的土地。

说到当代儿童的成长，我最深的一个感受是，当下的儿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某种“电子生物”，他们的童年和任何年代的童年都大不一样。儿童文学需要表现出这些不一样的成长图景——丰富的物质、缩短的童年、应试的压力、爆炸的信息、器官一样的手机，对自然和人群的疏离，自私和过度自我的心灵……作为创作者，除了“不一样”，我们还要看到底下的“一样”——所有童年生命共通的、应该拥有的东西，比如天真、纯洁、好奇、善意、爱和梦想等，并把这些恒定的东西用智慧而优美的故事呈现出来。儿童文学不是实打实地反映儿童生活图景，尤其童话，它对现实生活有许多提炼和升华，充满变形和隐喻。比如我的近作《小鱼大河》，写的是一条小鱼在河岸上水洼里八天的经历，我想和孩子们探讨的是世界的无常、生命的局限、不放弃的奇迹。这几年我的一个创作尝试是，通过想象写出一种在真实基础上有所超越的童年力量，写出幼小生命在被现实的坚硬、粗糙和功利驯化之前的独特力量，比如天真的力量、纯洁的力量、好奇的力量、倔强的力量、对万事万物不抱偏见的力量，希望孩子们在阅读时，认知会得到提升，心灵会获得滋养、感动和启发。

**邓洁龄**：近年来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体呈现“百花齐放”的面貌，浙江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童话、科幻、乡土题材等多元并进的格局，您如何看待这种多元性？浙江省作协都有哪些推动青年作家的具体举措？

**汤汤**：浙江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力旺盛且个性鲜明，童话、科幻、乡土题材等多元并进，回应了新时代儿童读者的多维需求。这种“百花齐放”的面貌既有地域文化基因的影响，也是浙江省作协推动的结果。省作协的儿童文学年会、改稿会、新荷计划、文学之星、创作资助、海外推介，以及在浙江文学馆设立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等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作家的潜力，推动了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

**邓洁龄**：图博会特别设立世界童书论坛和绘本展，可见国际出版界对儿童内容的重视，您的作品也多次被译介到海外，在“中国故事出海”中，您认为儿童文学应如何跨越文化差异？中国原创童书在国际舞台上呈现出哪些独特优势？又面临哪些需要突破的瓶颈？

**汤汤**：好故事无国界，创作时不用刻意跨越文化差异，尤其童话，这是一种非常普适的文学，其中美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道义的力量，对万事万物包容的力量没有疆界，世界上所有优秀的童话都在共同书写着最朴素真挚的情感和价值观。

中国原创童书尤其是图画书创作，这十几年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一次次精彩的亮相，不断斩获大奖。例如，黑昧的《辫子》获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展（BIB）金苹果奖；朱成梁的《老糖夫妇去旅行》和于虹呈的《盘中餐》获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奖；郭婧的无字书《独生小孩》荣获《纽约时报》年度最佳绘本……中国原创图画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将民间故事、传统节日、历史传说等元素融入创作，用东方美学讲述人类共通的情感，例如《团圆》英文版入选《纽约时报》2011年度世界儿童图画书榜单，评委认为作品“将民族传统文化、现代生活内涵、儿童心理情绪恰切而有机地融为一体”。中国原创童书中，走向世界的步伐迈得最大的就是图画书，童话、小说等稍弱一些，翻译质量、出版推广等是瓶颈问题。

**邓洁龄**：在形成了“高原”的基础上，浙江作协又继续勇攀文学“高峰”，您觉得儿童文学“高峰”作品应具备哪些特点？在传播上又如何将“高峰”作品打造成“爆款”童书？

**汤汤**：拿童话来说，一个处于“高峰”的作品，我认为应该是好看的、有趣的、诗意的、新鲜的、写出了丰富生命滋味的。出色的童话往往能以一种轻盈和简洁的方式，传达深刻而丰富的哲思，拥有开阔的境界。不同国家、民族用不同的童话故事讲述的往往都是相同的内核——对纯真事物的推崇，对童年精神的张扬，对自然的亲近，对生命与灵魂的追问，把最奇妙、荒诞的幻想和人类最普通的生活、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提醒人们可以天真纯洁地活着，内心温柔地活着，本真而诗意地活着，心里充满爱地活着，总是葆有好奇心，总是有勇气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总是对人性 and 世界怀有美好的信任和向往……至于在传播上如何将“高峰”作品打造成“爆款”童书，我不知道，我的书离“爆款”远得很，这个问题交给出版社来思考。对作者来说，如何提升自己看待世界和人生的眼光很重要，在看似普通平常的现实里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使童话呈现出更多的陌生化审美和独特意味很重要。

**邓洁龄**：近年来，AI 技术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儿童文学领域也涌现出探讨 AI 与传统文化碰撞的作品。您认为儿童文学应如何回应技术变革的挑战与机遇？

**汤汤**：我个人来说，暂时不会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写作，脑洞大开的瞬间如此兴奋，构思故事的过程如此好玩，沉浸在万物有灵里的心如此快乐，在童话创作里不断认识自己叫人心安……如果把它们交给人工智能，那我的写作还有什么乐趣呢？并且，我真的不觉得它能写得比我好。AI 也许会代替一些作家，但它永远无法替代最优秀的童话作家。我不希望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力对 AI 产生依赖，从而变得懒惰和贪婪。当然，我不反对别人使用人工智能写作，在人类世界里，机器制造和手工制造的事物本来就可以同时并存，每个人选择自己认可的、合适的就好。

**邓洁龄**：您曾担任浙江省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当前短视频、游戏冲击纸质阅读，您觉得应如何引导孩子深度阅读？

**汤汤**：谈论深度阅读之前，先要让孩子亲近书本，发现读书的乐趣，养成读书的习惯。一个人长大以后是否爱阅读，几乎在童年就决定了。如果童年时期对书有兴趣，则一辈子可能都会有兴趣，童年时对书陌生、疏远，则一生都可能和书本保持距离，无法从阅读中得到乐趣。童年是人生的源头，阅读要从源头开始。小学阶段有比较充裕的读书时间，是培养阅读习惯和兴趣的关键期。这个阶段，成人要有耐心和智慧，领着孩子走进书的世界，亲子阅读很重要。孩子小的时候，大人陪着孩子一起读，把一本本好书带进他们的视野和生命里；当孩子大一点能独立阅读后，一年里依旧可以共读几本书，以此创造深度交流的机会，大人能帮助孩子提升认知，孩子能帮助大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彼此都会有收获。

如今 AI 时代汹涌到来，许多事情都能被人工智能替代，但心灵的成长无法被替代，幸福的感知能力也不能被替代。心灵的成长依旧像植物那样，需要慢慢生长，生长需要营养，需要靠阅读提供丰富和新鲜的营养，这些从书本中汲取的营养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空间广阔和深邃，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完成内在的自我启蒙，和心灵的生长。科技越是发达，AI 越是厉害，我们的孩子越需要用阅读来让心灵丰饶、坚实和强大，并且拥有自处的能力，不然会活得很迷茫，活得不知所措。童年需要文学，儿童文学是赐予童年最好的礼物之一，它能让孩子们受到潜移默化、无穷无尽的滋养，想象力的滋养、情感的滋养、审美的滋养、智慧的滋养，灵魂变得丰饶，精神获得成长。

这几年很重视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校园的建设，至少表面上是。各种读书活动层出不穷，几乎哪儿都有阅读节、阅读日。但孩子们真的读起来了吗？或者说，真的不是被迫，而是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了吗？也许我们可以更朴素、真实、简单、自然一点，不把力气花在形式上，而是实实在在从三个问题想：读什么？怎么读？有时阅读吗？

**邓洁龄**：如果用一句话向年轻父母推荐您的书，您会怎么说？

**汤汤**：推荐汤汤的童话给孩子们看吧，它们不仅好看，还有智慧和深情。☞

# 苦难日子催人熟

——读楼新献长篇小说《秋风涅槃》

Article- 潘江涛 Pan Jiangtao



《秋风涅槃》书影

人不能选择出生。造物主用相同的泥巴创造了人，又像撒豆子一样把人抛在不同的地方。

造物主没有眷顾林秋风，把她抛在西部省份一个叫双溪口的山村。那里重峦叠嶂，开门见山，推窗遇山，出门爬山，回家要翻山，东西南北是山，前后左右也是山，视野里除了山以及山与山之间的沟谷，就是头顶上那一块不大的伞盖状的天空，以及天空下的田地、溪流、草径和房屋……

天荒远，地寒穷。天道如此，林秋风无力改变，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只是，同一片蓝天下，有的人家生活好过，有的人家生活难过。秋风家先天不足，二三十块补丁一样的田地分散在梯田的角角落落。

父母体弱多病，就连居住的房子亦像一座破庙——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挂瀑布；大晴天，太阳照到屋顶上，直射而下的几十根光柱犹如舞台上打下的灯光，密密麻麻。整个房子四面漏风，夏日里蚊子苍蝇肆无忌惮；到了冬天，呼啸的寒风穿堂灌室奇冷无比。

秋风命苦，3岁那年，坐月子的母亲因伤寒离世，遗下一个未满月的弟弟。平日里，老实巴交的父亲忙于野外耕作，秋风和弟弟的生活起居便由奶奶一手照料，度日之维艰可想而知。

乡村是熟人社会，一旦受穷，就意味着失势，就没有话语权。秋风一家是赤贫户，穷得叮当响。因为家贫，时常被人嘲笑；因为家贫，秋风在野外放牛，会平白无故地被人诬陷她的牛偷吃了村民豆秧；还因为家贫，秋风11岁上学，小学一毕业，便外出打工谋生。

所幸，秋凤集纳了父母的所有优点，即便是洗得发白的学生装也难掩其美人气质，打工次年便斩获“镇花”之桂冠。只是，在社会秩序重构的年月，貌美亦是一种罪过。因为红尘社会就像是万花筒，处处都有陷阱。秋凤弱小单薄，又是涉世未深，哪里想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年纪轻轻便遭人欺骗，被迫沦落风尘，身心俱疲，伤痕累累……

不得不说，爱情在任何一个年代都不稀缺，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各自演绎。佛家说，一花一世界。秋凤有过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每一段爱恋都有着起承转合，又有着欲望和失望；有不同，却又有人性的趋同。远看大同小异，近看各有千秋。“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当秋凤尘缘未了，迷途知返，已不再年轻，特别是有了爱情结晶之后，她又因身体原因昏迷不醒，仿佛跌入万丈深渊。

秋凤能不能醒来？小说的结尾没有交代，给读者留了一个大大的悬念。但我们始终相信，好人总归会有好报。因为高山和瘦土喂养了秋凤，也一并把山的高隐和土的坚忍品格赐予了秋凤。

苦难日子催人熟，穷人孩子早当家。秋凤的前半生历经磨难，一挫再挫，皆缘于一个单纯的执念——挣钱。她以为，只要有了钱，就有她想要的一切。然而，发生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幸，却将这个执念击得粉碎。

钱是一把良心尺，也是一面照妖镜。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名誉与亲情是金钱换不来的。譬如，当秋凤昏迷不醒，无钱抢救时，双溪口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那都是村民们从并不富裕的生活中硬挤出来的。还有，爸爸出丧那天，全村人冒雨送行，全都被雨水浸了个透，个个都冻得嘴唇发紫，身体瑟瑟发抖，最后也没能让他们吃上一餐白米饭。”村民的和善、朴实感化了秋凤，所以当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赚到钱后，第一时间便想为双溪口村创造一些财富，留下点东西。只有这样，她才对得住双溪口村的父老乡亲，才对得住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

贫穷的背后，是人的不同精神、信念、意志，人们或在贫困中消沉，或在贫困中抗争。秋凤想到做到，最终倾尽其所有积蓄，重新规划设计双溪口村，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农村改造。

## 二

一个时代即是一段史诗。

楼新献创作的《秋凤涅槃》有40万字，通过林秋凤的传奇经历，深刻而关切地体察市场经济发轫之初的人物故事，仔细而真实地还原了那段岁月洪流中的命运沉浮。小说描摹时代中的人间，亦书写人间中的一段段人生。

著名作家丁玲曾说，有生活不见得能写出东西，没有生活根本不能写出东西。说实话，我没有读过作者楼新献的其他文字。码字多年，多少懂得一些写作的规律，很少听闻一出手就是一部长篇的作者。如此说来，楼新献还真是一个“奇迹”。

作家身上的气质会自然映照在他们的作品中。曾听人讲，楼新献是义乌某个村的支部书记，居住在房前屋后、左邻右舍的全是义乌新市民，耳濡目染打工人的酸甜苦辣。无须拼凑与嫁接，一个打工人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唯其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秋凤涅槃》是楼新献用心生活之结晶——善于处理素材的人恐怕就是“天生”的作家。

小说以讲故事见长，但毕竟是一门叙述艺术。写作者，既是故事的创造者，亦是故事的旁观者。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它是由情节构成的，而情节正是测验人生的场域。楼新献不太爱说话，但只要一张嘴，便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绘声绘色地把故事讲到读者的心里去。诚如著名作家高行健所说：“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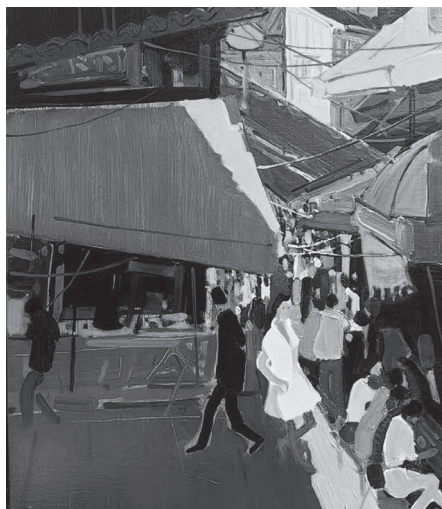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秋凤涅槃》有个明显特点，就是时间的虚化。换言之，作者楼新献没有把故事发生的年月讲得很翔实，而是尽量把故事背景虚化，把时代背景推远，有时只留下淡淡的背影，甚至有时连背影也难得见到，读者只能通过故事中人物的叙事声音，才能推得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小说创作最本质的基本要素，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进行表述，也在语言规定性上反映出作者的写作路径与策略。《秋凤涅槃》的行文，多用短语，简练而入木三分，基本舍弃了长句式的一般化描写，叙事节奏明快——与其说我们是在读小说，还不如说

是在听故事。而小说的故事情节虽复杂多转，曲折离奇，却几乎完全做到了汪曾祺所说的“贴着人物走”。整部作品的叙事策略和立场既有契诃夫式的“幽默和讽刺”，又有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当然，小说还是虚构的艺术，“真实”才是文学叙事的最高形态。林秋凤 16 岁外出打工，先到安镇的千里鞋厂制鞋，时间只有一年多。其间，她接受了貌似帅气的王瑞林的追求。哪承想，王只不过是某个“歌舞厅”的掮客，心怀一肚子恶水。当林秋凤知晓自己被骗后，按理说应立即跳离，她却甘愿为“钱”默默地承受下来，整整“陪”了 9 年。在我看来，这样的场景设计真实可信，是贴合林秋凤的心理特征的。要不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陷入高利贷陷阱，血本无归，她还可能不知自救，依然迷失在“危险”地带。

安镇和歌舞厅都不在义乌。在家庭发生变故，含泪埋葬父亲之后，身无分文的林秋凤再一次出走。只不过，她已脱胎换骨，没有重操旧业，而是了无牵挂地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



### 三

小商品的世界，购物者的天堂。

市场是商贸活动的载体，其活动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商贸形态及其发展水平。在歌舞厅，林秋凤付出的是青春活力，收获的却是满身伤痛；在商贸城，林秋凤从零起步，帮人守摊接单谈业务，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然而，汗水凝结的果实最是甘美。仅用两年时间，林秋凤学会了作为一个商人的基本素养，更赢得了倪老板的绝对信任。

“不以事小而不行，不以利微而不为。”义乌是充满活力的大城市，分分秒秒都在创造奇迹、制造富豪。林秋凤只不过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国打工女性的重生与救赎，而倪老板无疑是成就林秋凤的贵人，是千千万万个义乌老板中的一个。

钱是这东西并不坏，但有钱没钱是不一样的。有了钱，缺啥补啥，叫得应——买自己想要的物件，过自己喜

欢的生活。义乌人擅长做生意，哪怕是很少的钱都会精打细算。到底什么原因促成倪老板不顾亲情，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企业低价转让给林秋凤？林秋凤又是如何让实体企业得以延续，商贸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呢？

我曾在微信里向义乌朋友征询义乌人的经商之道，他回答说，若按官方通行的说法，可归结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只是，在义乌民间，人们还是爱讲“出六归四”之规矩。

问其何意？他进一步解释说，“出六归四”既是一种商业策略，又是一种人生智慧，意思是说：在生意场里，自己只留下四成的利润，而将六成的利润让给合作伙伴，体现一种“舍得”精神；而在人际交往中，主要是指为他人着想，利益他人，宁愿自己吃亏一点，亦要让对方受益。

“义”字当头，“义”字为先。义乌是创业者的福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常驻外商 1.8 万人，云集于此的各类外资主体超 9000 家，仅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达 22 万人次。

文学是想象的艺术，即便是以写实为使命的小说创作，也是需要无穷的想象，去寻求陌生化情景与陌生化表达。或许，“出六归四”就是一个打工妹（仔）在义乌得以涅槃的缘由？！

# 在阅读里释放人性光芒

——读陈集益小说集《大地上的声音》

Article- 王学海 Wang Xuehai



《大地上的声音》书影

陈集益是一个勤奋的小说家，但若想要把他归类于某某写作，其实一是较难，二是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说，那就是他的小说，是深深站立于现实与残缺之际，做着理想与呐喊的那种写作，是在现实世界的通道上，以故事、实例和矛盾冲突中的抒情式的语言战术，让正在被消失的美和真，重新回到我们的的心灵和认知上。它让我们的心灵在疼痛与惊悚中，面对压力与困难，重新滋生文明与建设的勇气和力量。同时，把脉他文字里的或隐或现的批判性的指向和诗性的诱导，亦能对乡土、对传统文化，重新燃起思想的火焰。他的最新小说集《大地上的声音》（浙江文艺出版社8月版），更是一个范例。

中篇《大地上的声音》，以一位驼背的形象，写出了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戏迷和演出者典型的双重形象，他主动地担任着传承的角色与历史职责，在出入亮相与一阵隐蔽的

生活进程中，表征出对传统戏剧的刻骨铭心的热爱，和在这繁花似锦的社会生活层面上更深的孤独感。作者的就事写事，是在观察与沉思中，告诉我们祖辈上千年呕心沥血的传统文化，当你见证到它衰落的命运时，你的历史感不单只是慨叹，在那种压抑的、缺失的和残酷现状面前，要把冲突化成救赎，把痛苦作为心灵重建的要素，让相遇也作为机遇，以你的自我力量和精神呐喊，去共建一个维系和重拓脉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通道，让衰落成为“拾得”，让拾得孳乳新的传承力量。也让更多的人，通过小说，增加耐心和倾听之力。而这一切，也正是人的生活经历与经验，在这两个维度之上，产生文学的力量。《大地上的声音》就给我们竖起了阅读的榜样式力量。

《大地上的声音》叙事目的，自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衰落与怀恋之中，引发我们更深层

的思考。同时也借此提出一个更尖锐的社会性问题，以接受美学论，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身上，还会有魅力吗？首先，小说对驼背的形塑，正是蕴含着叙事的隐喻——民间的戏魂。这颗灵魂的飘荡，是继续会在受众之中，还是最终会成为孤魂，这同样也涉及如哈贝马斯交往行动中所指出的，代际的年轻一代，在对待传统戏剧上，“他们会像我们一样享有同样的语言”吗？往里更深一层看，那就是交往理性的“认识兴趣”中的文化交往，它的关键点，在于“自觉”。也就是社会化的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该怎样被承继并更加能在新生中被接受，且更具时代性的普及化。小说正是以形象的故事及其维系故事的人——驼背和他的戏班们，首先用认识上的要素加以了形象性的凸显。作者借用绍飞的出现和“每个地方都仿佛拒绝他靠近”的写法，以转喻式的手法，让戏剧这一传统文化，在绍飞身上得到重新认识。然后，假以唱《春》，对叙事做了特别的安排又使之渔鼓道情的《春》，具有了三重含义：一是春的含义新知；二是驼背对戏剧繁荣的渴望；三是春也存在的明显不公。而在这其中，作者又巧妙地以“这样唱了一两个小时，茶馆里的人渐渐疏朗，夜风变得硬起来，就剩七八个彪形大汉，形同凶神恶煞……”以这样的隐喻，诉说传承传统文化路上的艰难。又以师傅的现场教训：“难生，你记住，以后不管谁来逼你，不管对方是当官的，还是做流氓的，做买卖的，你都不要给他们唱淫曲。”一言矢的的转喻性训示，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伦理道德之美善，以及作为在场主角——演唱人的人格与精神的坚守底线。两者合一，也就无形中显现出传统文化的优秀所在。而一句“剧团人终日耳濡目染，要比一般人重情义”，更是画龙点睛地告诉着传承中，戏剧演唱潜移默化巨大美育作用。它确实如小说中所述，称得上是“人类优美声音的制造者”，也是“人类声音的倾听者”。

《大地上的声音》也同样以人性的诗篇之美，呈显在读者面前。在戏班兴盛时的日日夜夜演出，到戏班衰落时的扛戏妆箱爬山路找演出场子的日日夜夜，坚守的演员们流出的汗，是一条曲曲弯弯的挣扎之河，是一张张被生活揉皱偏又不肯低头的脸。这其中，小说中的三个情节的安排，可说是最为扣人心弦的。一是驼背伴小青竹

的假唱。我们知道，若以一个最钟爱戏剧的人而言，假唱对于他及他们，非但是不愿接受的丑陋，更是一种视为违背义德的事。它一是欺骗了自己，二更是从中羞辱了观众。然而，我们在作者的这一情节的描述中，非但看不到这样的自欺与背德，反而透过纸背，看到了难生一生对戏曲倾注的癫狂。这个假唱，可说在这里也是一个文化符号。说是文化符号，首先它具有救赎性，因为这不是以次充优的替代，是因为小青竹的特殊原因失声了，而她也正是愿意以戏剧融入自我生命中的演员，所以为了小青竹能继续上台扮演，为了戏剧之唱能继续以优声响彻公共空间，驼背的唱，在这里堂堂正正显山露水的，是呈现着一种救赎。在丧失和位移、个人与自我想象交织的怀旧特性中，它以矛盾性的生命体验中，让难受与空虚，化作沃土中的肥料。它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主动面对挑战的迎合，是试图让现代性的发展中，不要缺失传统的一种文化与理想的芬芳。它和现代性应该不是分裂的。如果说是出现裂缝，它也在以生命的汁液，去浇灌着这条出现的裂缝。这是作者安排假唱一笔的意义所在。二是驼背他师父的故事，特别是师父唱到闭眼后，驼背准备推着师父的尸体去江心洲掩埋，不料出现了被鱼群噬咬分尸的过程。鱼群的“暴力”，是叙事在制造阅读上的另一个意义，虽然在感情上我们不能容忍，但在理性上，它让我们去历史中打捞的，是故事外的动力，即通过故事，让我们的身心经受过残酷惨景的摧残之后，能清晰地意识到对传统文化承继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承继的不单是徒弟承继师父，或新人承继旧文本，而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沿袭，似人的血脉般传世，有时，它会经历战争般的残酷。它让我们在明晰的理性中，通过可感的真实，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应该去做什么的同时，也让我们在作者假设的这段情节的文字里，探触到一种批判性的引力。三是驼背自己的死后被送葬，作者又刻意安排了与他师父不同的场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虽然棺材出了祠堂，不打锣，不放炮，也没人组织，道路两边仍然站满了来送他的人……除了本村的，还有祝村、坞头村、和尚村、学岭村、井上村、咱吴村的，甚至还有从龙游那边翻山过来的……队伍起码有一里路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哭起来了！”这样的场面，起码胜过当下一个村长的送葬场

面。小说为我们营造的一个乡村的送葬场景，是在无意的对比中突显出在平常之中的一种不平常。因为送葬是乡村极为平常的风俗，但一个没有子女乃至近亲的死者，能在群众自发下营造出偌大的送葬场景，恰恰又是不平常的。况且作者着意的这个公共空间，是在戏剧衰落的当下。它其实实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从任何地方去看世界，但我们应该格外关切地看到从文化的视角去看世界，这绝对是绕不过去、一个具有传承的时代重要性的文化的世界。这也许也正是作者在近年的创作中，似在追寻的一个文化的目标。它以一个地方乡村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一种敬仰与热爱，既以行动记住了乡愁，又以行动预示着永不断流的文化传承的流淌之河。在另一主人公绍飞去城里求发展遭挫折的历程中，也隐隐地让阅读感觉到，年青一代尽管已畅游在时代前行的河流中，但他们在浮泛的时尚与不稳定的前行朝向之际，也会冷静与沉思地去看待爷爷和爸爸们的过去，以及伴随着祖辈们成长与社会建设中的传统文化。虽客观的条件已使他们这一代难以触及前辈们的生活本质，但人与社会进化中的文化，以及由文化带给这个社会可回顾的山峰丘壑，再朝前眺望遥远的地平线，那份多重奏之中的混声合唱的时而激越、时而悠远的大地上的声音，若图像似流云般，会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灵魂的眼球，进入思想的熔铸之中。它似在告诉我们，人类完整的命运从来是与大地之声纠缠于一起的。

《大地上的声音》里的另两个短篇，是《八颗牙齿颤动》和《照亮》。《八颗牙齿颤动》以回忆性的叙述，刻画了五木和阿凯两个被时代裹挟着的形象。他俩被生活所推着前进，也受生活的压抑，再由生活生发各自不同的走向。小说记录发生的一切，是诉说出生于山里的年轻人，他们和出生在城里的年轻人一样，都有着欲望的身体，有着让生活可能的追求。小说一开头，就引出了阿凯被朋友的误导，一上来就出了生活的错。而五木这个不认怂的硬汉，也在单纯地多卖桶准备好聘礼，迎娶阿凯家的美琴姑娘，以了结与未来岳父陈金宝斗智斗勇的三年难挨岁月……直至因与阉师结仇，上边又封道不让卖桶等因素的混合之卷，把五木推向了牢狱之灾，吴村也因狂犬病而陷入了人心惶惶之中。阿凯同时也由勇斗变成了忧

郁……整篇小说虽短，但急剧变幻的场景，恰恰把一个山村平静状貌下复杂多变的生活场景，从隐蔽拉到了正面，它打破了生活被每天梳妆的现状，让日沉的真相，浮出水面，就似身体被劫持中，拼命抛丢下真实的心愿一般，作者让阿凯逃走，让村庄在金宝的重新率领下，坦诚地去主动消除“被阉师有意划除的村庄”，生态平衡，乡村平静，生活还得照常……历史的光晕，似在作者的笔下又顺从生活的波势开始晃动，而被小说层层所揭示的“关系”，似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又在发出大地之上的复杂之声……

《照亮》是一个简单的捐角膜、感恩找捐角膜的人，这么一个小故事。他们是我们日常会见到的人，他们的某些小细节，却又往往超出我们意料的人。在这些细节里，最平常的人被作者塑造出最普通的生活举止，被作者不加矫饰地描写着……然在它们的背后，是一颗颗纯朴、滚烫的心，是一个生活在世界无声却又有声的人。初看，小说写得极为平常，但正若每一块土壤都在滋养植物和动物那样，透过人的生物性本能，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真善，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不由鼓动或利益，而自觉升腾起的人性之光。小说的审美价值，也在此冉冉升起了伦理的天性光亮。

先前我在评论的书写中，曾着重关注陈集益于社会发展中，关注生态与维护生态的呐喊性写作。尔今《大地上的声音》，是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关注与人性开掘的于世俗中见卓绝的叙事。它没有迎合，也不主动用煽动式的口号宣传，只在日常化的生活中，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在复杂性中，让文字加故事，帮助你找到美的维度，从而让文学在阅读的纵横里，渗出人性中应该释放的光芒来。■

# 向下、词穷与潮汐

——读蔡建旺诗集《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

Article- 丁药 Ding Yao



《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书影

收到蔡建旺老兄的诗集《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时，东天山的气温已经跌破了零下三十摄氏度。我从快递柜中抽出包裹，掸去上面的霜，小心呵手，揣在怀里返回家中。在读纸书之前，我已经先读过电子版。阅读中，许多诗句不停地打击我，思来想去，总觉得要写点什么东西出来，才能撤销这种因打击而产生的战栗。熟悉蔡建旺的人都知道，他并不嗜诗如命，强调自己公仆的身份多于诗人身份，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我看来，诗人也并非一种身份，写诗也不是一项事业，而是类同吃饭、饮水的寻常事。这本诗集给我最强烈的反应是，它献祭了一种流浪于庸常生活，并在其中开掘微观世界的写作范式。

蔡建旺写诗，并不像个知天命的老汉，反而拥有青年气质——细腻、温情，执着于爱。这本诗集我读到四个向度：一是他乐于关注

日常琐事，并将之进行诗性转化，从生活中萃取美学经验；二是他善于建构微观意象，使其同宏观视野相悖，从而谋求一种张力结构，在事物中沉淀中思辨；三是构建个人语言体系，如“沉默”“词穷”频繁出现，这种“缄口”的表达风格，表现出他试图在语言的边际探查不可言说之域；四是爱，几乎他全部的写作都落脚于爱，集中许多诗都在探讨伦理之内的种种困境，演绎现代语境下爱的卑微性与坚韧性。

生活其实就是生活，人类被生活锤打，如同人类锤打一根铁条。铁条不会写诗，不会唱歌，所以只能被烧得通红，继而被锻造、锤打，成为它可能成为的任何器具。人类不同，人类被锤打，有的会哭，有的会跑，有的会写诗。所以无论是怎样的捶打过程，人类都能产生并葆有一种特质，即诗意。



蔡建旺的诗歌写作就流露出一种鲜明的诗意。这诗意来自他“向下”的视角——他的目光低垂，不去过多探索星河，而是始终沉潜至低于尘埃的生活现场。烹煮早餐、收拾行李、阳台观鸟、浇灌植物等等日常的琐碎行为，既是他写作题材或灵感的来源，也将经过他个人视角的注释而被赋予象征意义与仪式感，从而实现某种庸常生活的“神圣化”。我们可以说这种转化是充满激情的灵魂升华，但这就将诗歌困死在超验解释中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蔡建旺善于构建一种关于生活的现象学，从细节中开掘诗意。

在《爱丽丝的早餐》一诗中，诗人写道：“抓一把红豆和薏仁米，淘洗两次 / 放在炖锅。给炖锅加水至标记水平线 / 功能设置在‘甜品’模式需要三个小时煮沸”。诗人机械地描述一次烹饪的流程，并无任何诗性可言，就是直白的流水账。然而因为融入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古典诗性话语，从而又超越了机械的陈述，成为一种连接古今时空、贯通人类情感的生活诗学实践。诗人在诗中揭示了这一诗性的来源，即在“两千天，还在坚持”的劳动中得以生发。如此一来，诗人便将枯燥无味的重

复性劳作，从时间的虚无中打捞出来，并赋予其深刻的诗意。《行李箱》一诗仍按此法，详细记录了一次跨国行李的收拾流程，“仔细地检查。再检查 / 对照《赴英留学清单》，逐一核对”。这首诗其实为我们呈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式亲情表达的典型样本与困境。父亲“悄悄地拿出一张全家福，塞进行李箱”的传统父爱方式，同儿子“狡黠地感叹：其实手机上有这张全家福”的信息时代回应，构成一组颇为令人唏嘘的对照。而诗的多重张力，便从行李空间与数字存储、实体照片与虚拟图像、中式亲情的内敛表达与新一代的直白习惯中形成。此处，行李箱不再是行李箱，而是一种隐喻，暗示了文化代际差异、地理位置与情感牵挂。蔡建旺这一类朴实的“生活诗”表明，诗性并非始终外在于生活，反而藏匿于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中，有待诗性的凝视将其唤醒。

另一方面，蔡建旺的诗歌展现出旁人鲜有的能力，即通过叙述在微观经验与宏观沉思之间自由往返。诗人在写作中，常以高度具体的物象或情境为起点，通过拉伸意象、拓展语境，而将其导向对存在本质、文明进程或人类境况的普遍性思辨。体现这一结构的典型之作是《给一片落叶写一封信》。诗歌始于一个都市日常场景，“拥堵，没有丝毫前进的意思 / 我看见一片落叶，坠落 / 从人行道的树枝身上 / 那么轻，那么轻，落在城市坚硬的水泥地上”。落叶飘零、柔弱无依，而城市路面坚硬、冰冷，首先形成触觉层面的尖锐对比。诗人由此发问：“为什么没有泥土相伴 / 为什么不能融入泥土？”因有此问，大概是源于诗人从一片落叶的命运，即自然生命循环链条的断裂，窥见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土地、传统及文化的日渐疏离。在古典诗学中，落叶具有的“化作春泥”的归宿，实际上被水泥地无情阻断，成为现代性进程中自然被异化、生命失去循环意义的缩影。诗人从一片叶子的坠落，展开了对当下文明状态的批判和审视。“我孤独地凝视着这辽阔湖面 / 对面的群山却呼啸而来 / 在此刻 / 城市的建筑在迅速撤退 / 城市阳台 / 瞬间 / 成为 / 悬崖”（《城市阳台，瞬间成为悬崖》），这首诗中，诗人控制空间感知，使叙述的变异与张力达到极致。事实上，阳台作为现代建筑的一种结构，承担着沟通内 / 外、私密 / 公共的过渡作用，是人造秩序与安全感的象征。然而在诗人凝神时，稳

定的空间感知莫名崩塌，而“阳台”作为心灵庇护被异化成为危险的“悬崖”。这种产生于一瞬间的认知突变，精准地揭露了都市生活给人们造成的潜在或已有的生存焦虑——人的根本性的孤绝感。宏观的自然力量（群山呼啸）在心理层面完全掩盖了微观的人造居所，个体的渺小与孤立在此刻被无限放大。诚如笔者此前对《爱丽丝的旷野》的评析所言：蔡建旺擅于“将‘旷野’从不可触摸、无法摹状的巨物微缩、拉近至眼前，甚至放到人的手心里”。他往往逆向操作，不是“细微中见博大”，而是“将宏大纳入细微”，在具体可感的经验框架内，处理那些原本抽象、辽阔的命题，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认知张力。

在语言上，蔡建旺有意构建一种“词穷”的诗学，也即在沉默处探寻表达的边界。“沉默”“词穷”“墨尽”“寂静”等充满暗色调、无声化的词汇，在蔡建旺的诗集中高频出现。这些词汇不仅为诗奠定了基调，还作为某种独特的诗学策略而存在。诗人坦然面对表达的困境，积极探索语言的限度，将“不可言说之物”巧妙地转化为诗歌的生成动力，并建造属于诗人本身的场域，从而谋划出颇具当代性的“隐性诗学”。诗人将个体的言说困境同大海的浩瀚无垠并置，“大海羞怯。光明亮的时候 / 诗人也有词穷的时候 / 大海勇敢。光暗黑的时候 / 诗人依旧有墨尽的时候”（《诗人也有词穷的时候》）。此处，“词穷”并非创作力的衰竭，而是创作主体在面对表达客体，也即超越性存在（如大海）时所必然产生的表达的无力感，是对超验的“不可言说之物”的敬畏。面对宇宙，诗人坦白地承认了人类语言的有限性，同时暗示真正的诗意恰恰萌发于语言止步、沉默开始的边缘地带。《墨尽会是优秀的品质》则为此种克制的表达在哲学层面进行辩护，“如果坐井观天，即使在旷野 / 即使在城市陷阱，独善其身 / 墨尽会是优秀的品质 / 默才是永恒的美德”。此处的“墨尽”与“默”，一是无声的书写和有声的表达，统统陷入失语状态，但这种失语并不消极，而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言说伦理。它是对信息爆炸时代语言泛滥、意义稀释的反拨，是对“少即是多”美学原则的坚守，也可以被理解为是诗人在复杂语境中保持精神独立与内在完整的生存智慧。这种诗学态度，其实同海德格尔对“沉默”作为“言

说本质”的论述隐隐相通，即真正的言说需要以对沉默的领会为前提。

蔡建旺将诗集命名为“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其实是在完成一种自我疗愈。而这种疗愈深刻地反映着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伦理与情感基质，即爱的卑微性与本体性。诗集标题中的“爱意”，其最坚实、最细腻的抒写，是关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诗人对妻子（爱丽丝）、儿子（杰克）以及父母兄弟的描摹，构成贯穿全书的情感基线，并为诗人开辟出仅存于书中的精神原乡。这种爱被诗人刻意描绘成“卑微”的形态，这种幸福的“卑微”无处不在，见于日常劳作、无声牵挂与无数微小的妥协之中，而诗人也恰因此获得抵御时间流逝和人生虚无的坚韧力量。在《爱丽丝的怀抱》中，亲密关系被置于一个“日益萧条的城市”背景之下，“我们彼此需要一间留宿房间 / 我们彼此需要一个深情拥抱”。拥抱在此被简化为最基本的身心庇护需求，剥离了浪漫化的装饰，但突显出在冷峻的现实中，“拥抱”这一行为不可替代的慰藉功能。这种表达具有强烈的存在主义底色，意义飘摇或式微的世界，人们之间具体的、身体的相互依存，成为对抗虚无的朴素根基。诗人对“卑微”的爱的自觉体认，在《所有的爱是卑微的》中达到近乎宣言的程度，“我在电脑文档重重地敲下这一行 / ‘所有的爱是卑微的’ / 此刻，我就是卑微的”。在诗人看来，爱就是卑微，是心甘情愿的、甘之如饴的卑微。爱在宏大历史、社会结构或自然力量面前，的确是微小而易碎的。然而，明知其微小与脆弱，依然选择去践行、去持守，这正是“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这一承诺的沉重与高贵之处。

蔡建旺在“代序”中以“身处波澜不惊的大海”自喻，其实可以概括其诗歌的整体气质：表面平静含蓄，内里蕴藏关于存在、记忆、爱与失去的深邃潮汐。他的写作实际是对抗经验同质化、情感浅薄化的一种诗学努力。蔡建旺持续进行“向下”的写作，目光锚定生活的细微，并在其中努力开掘出意义，即便“词穷”，也证明了诗歌作为一种认知和生存方式，在当代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教会我们如何专注地生活、深刻地感受、诚实地言说，以及如何在不可避免的苦难和疼痛中，依然保持“对世界充满爱意”的勇气。█

# 美人皮 Pro Max

Article- 沈诗琦 Shen Shiqi

## 一

当我穿着最新的第十六代美人皮，带着崇高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端起镶嵌着钻石的高脚杯的那刻，就知道这或许是我这一生中可以参加的最盛大的婚礼。

若不是今日的新娘是从小的朋友，我绝无可能出现在这里。

在新郎新娘宣誓时，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士。他也着装齐整，笔挺的西装显得他格外宽肩窄腰。他露出袖口下的肌肤，我发现他同样买了最新款的美人皮，便先松了口气。我想到自己是一个人来参加婚礼的，他看起来也没有女伴。

“我是新娘的闺蜜，我叫孟萱，别人都叫我萱萱。”

他并没有告诉我是哪方的朋友，只是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叫王航。”

那实在是个很普通的名字，我有些失望，就在正要回话时，包里的手机隔着衣料

在疯狂震动，嗡嗡嗡地让我实在难以忽略。我尴尬地把电话挂掉，悄悄摸了出去。

## 二

美人皮一开始只是为了烧伤病人准备的仿真皮，后来医美行业觉得为什么不能代替整形美容，于是小到普通人，大到顶流明星，都开始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制美人皮，等到了我这个年代，美人皮已经是一款黑科技了。而为了这场婚礼，我基本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找朋友借钱，又去贷款，才终于买下这款最新的美人皮，好在茶余饭后、推杯换盏的间隙和婚礼上的人物说上几句。

“现在美人皮就是身份证，绑定你的消费，”我和父母说，“以后我结婚生小孩，孩子去哪个学区、买什么房都是先看你穿了什么美人皮的，好吗？”

这时我突然听到身后有一阵脚步声，王航边走边低头在手机上打字。他看到我时

有些吃惊：“你也在谈生意吗？”

我把手机翻了个面：“对，现在的生意真难做。”

王航很有共鸣似的点头，他又一下打量我，我率先说道：“你刚才说我的美人皮很好看，你的也不错啊。”指着他露出在外面的脖子说：“很贴合啊，肌肉线条做得很好。”

“这样吗？随便买的啦。”他笑笑，忽然问我要不要加个微信？

我欣然同意，又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艺术顾问。我不懂这四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总之我想他一定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我把手机重新解锁，打算先走一步。

在地铁上，我百无聊赖地抓着扶手杆子刷朋友圈，王航发了一个视频，是婚礼现场的烟花。我数着那些升空的烟花，又大又圆，颜色和花样都比寻常的绚烂，视频最后竟然出现了新郎新娘的头像，还有一颗巨大的爱心。不知不觉地，我忽然幻想自己的婚礼。如果有朝一日结婚，我的排场一定不能比这个小。我出门要私人飞机，落地要豪车接送，想入非非之际被人撞了，原来是我挡住了地铁门。

熬过这阵睡意到家，婚礼上吃的精致食物早已消化殆尽。我打开冰箱一看，只找出一个鸡蛋。我摸了摸光滑的蛋壳，叹了口气，还是放了回去。

我又想起新娘本人。

在我以前住的农村自建房还没被土地征用的时候，我们是房子挨着房子住在一起的。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地位的差距，她家房子漏水，我家房子掉墙皮，大家的门廊都是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人生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一起，小学、初中，乃至考上同所高中，可是从不知何时起，我沉迷于谈恋爱，她忙于各种兼职和学业。当最后一次望向那些歪歪扭扭的房屋时，我知道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不知何时就看了最后一场电影，吃过最后一次烧烤，然而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最后一次。甚至赵初灵邀请我去她的婚礼时我都有点受宠若惊。

我鬼使神差地就点进王航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圈不是和老总就是和明星握手的合照，或者在一看就很贵的餐厅。我开始相信艺术顾问一定是一个高端的职业，便



主动给他发一条消息：“婚礼还没结束吗？不好意思我有急事先走了，都没和你好好聊，不知周末你有时间吗？”

王航回得不快不慢，他答应得却很爽快。就在此时我忽然想起什么，赶紧点开自己的朋友圈，发现也是一些旅游探店的照片，还有我精修的自拍，配文“越努力越幸运”，放心地松了口气。

### 三

我和王航聊到很晚，一边聊一边上网查专业知识，睡晚了的结果就是今天差点没听到闹钟。我又一次匆匆往地铁口赶着去上班，地铁入口的电子屏里印着硕大的一句话：“自由，从来都掌握在你手中。”底下一行小字不断滚动：“为保障公共安全与信用秩序，无美人皮或逾期未还款者不得乘坐轨道交通。”

我把背包甩上传送带，快步向前，没太在意广告。“等等，你不穿美人皮不许进。”我手一抖，刚想回头理论让说话的人睁开眼睛看看时，只见安保人员拦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他没有穿美人皮，拼命往里面挤，两手挥舞着，却一直被保安拦在外面。

我不想多管闲事，一路挤入地铁。车厢门上的广告屏闪烁不止，女明星的笑脸和我昏暗的倒影交替出现。

甚至有一瞬，她的脸和我的脸重叠在一起，黑发，鹅蛋脸，白皮，高鼻子，棱角分明一看便是骨相极好，要不是没有资源背景，单纯论长相我完全不输任何一个女星。

纵然我一路狂奔，打卡进公司的时候还是迟到十分钟，在众目睽睽下推开早会的会议室大门时，整个组的目光全落在我身上。我闷闷不乐地听老板高谈阔论，会议结束后老板把我单独留下来训斥一顿，说起昨天客户的事：“客户对你不满意，说答应好的事你没做，我怎么和你说的……”他吧啦吧啦讲一堆，我在心里骂他，明明是老板自己偷偷摸摸答应客户的要求，又不告诉别人。

他好不容易说完，扯扯我的美人皮：“穿了都像假的，我都没穿上最新款。”

我嘟嘟囔囔地往回走，恨不得打老板一顿。这上午忙得出奇，又要见客户，又要做PPT，还要开会听老总画饼。中午我难得没有在公司吃饭，我有些不习惯那些人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好像我穿的不是最新款的美人皮而是在裸奔。

我偷偷拍了别人刚点好的西餐发给王航。他拍了一盘面给我看，他说这家店的菜都是特意从意大利调来厨师现做的，紧接着便发来一张海报，是某个奢侈品的周年庆。

“周末有这个，凭美人皮等级入场，伙食也很不错，不过我想你什么没吃过呢。”

不说倒好，一说我就想起从小所有父母没有短我吃穿，家里条件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然而但凡我说要买新东西，却是怎么都不会拥有的。一个喜羊羊的背包我背到初中毕业，连喜羊羊的图案都快磨光了，最后只剩下一双似是而非的眼睛噩梦似的伴随到现在。

父母说：“书包不都是一样的。”

我说：“可是旧了啊！而且我大了，不想背喜羊羊了，同班同学都不背了。”

他们又说：“我们怎么跟你说的，不要攀比，你怎么不去和别人比比成绩？”

我这下更是满心都是王航身上那股有钱人的气质。好不容易等到周六，我已于前一晚就把头发卷好，从衣柜了试了所有的裙子，在一堆花花绿绿中，挑出一件轻奢的日常礼裙。

靠着最新款的美人皮，会场的安保对我很客气，我在人群里苦苦寻找王航的身影，终于在展柜旁看到了他。他向我一一介绍这些包的设计灵感。

“你懂得还挺多。”我一直想有些艺术知识，可惜灵智不开，“你是学这个的吗？”

“我本硕都是工科，这些是自己从小感兴趣。我爸妈赞成我应该懂点这些知识，别跟个书呆子一样。”他跟我讲起小时候和母亲去上美妆课，和父亲去看艺术展。我越听越羡慕，乃至看向他的目光都带着崇拜。

“你呢？”

我暗叫不好，还真是怕什么来怕什么，一时间没想到要怎么编排，红着脸说了真话：“我就是普通本科，不是什么名校……”

“其实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都只是60%多，这还是包括了专科、成人高校等等的。我们有太大的人口基数，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打量着我身上的美人皮，“在二八定律里，你现在已经是那个二了。”

这种违背我所受教育的比下法给我莫大安慰，我情不自禁往他身边靠了靠，他没有反对，我更大胆一些，把肩膀靠上去，挨着他结实的手臂。

我本以为他要在会场停留很久，顺便谈下一笔生意，谁知道他只是带着我在会场转了一圈就要走。服务生正巧经过，告诉我们顶楼有一个玻璃餐厅。

当我看着一块小蛋糕都是将近二百多的时候，心里正在寻思着这顿饭该谁付钱。我偷偷看向王航，只见他面露苦色，放下菜单，喊来服务员，最终像是豁出去似的点了一份牛排。

“就一份吗？”我问。

“我最近在减脂，待会去吃减脂餐就行。”

我边吃边还在想账单的事，就听王航问我：“你平时做什么的啊？”

我想到自己钉死在办公桌的乙方的工作，每天就是给客户做图做视频写剧本，听着他们五花八门的要求，恨不得把他们的嘴全部缝上。

“就是传媒罢了。”我笼统地说，“我爸妈都不看好我干这个。”

这顿饭钱最终算在王航头上，他刷美人皮时太过局

促的表情让我忍不住问道：“真的那么贵吗？”

他叹了口气：“我是白手起家啊。”

#### 四

后来我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到拿到美人皮那刻的感觉。

像捧着一层轻薄的水，贴在掌心会自己吸附，发出很轻的“啵”一声。先从指尖开始，像在找回丢失的我，一节节沿着骨头往上攀，经过手腕时轻轻收缩，自动把袖口补平。贴到肩颈，耳后有一阵微凉，随后温度稳在 33.5°C 左右，像把体感从外面调了个恒定值。接着我感到气味也变了，被一层淡淡的松香取代，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它像最出色的精华一般往里一点点渗，直到连脚趾都散发出香气。

哪怕醒来都久久感到心潮澎湃。我会刻意忘记美人皮的条条框框，比如一旦售出概不退换，没有保修，不能以旧换新，不作为货币在市场流通，不可抵押借贷；等等。我不在乎这些，我只沉迷于美人皮能带来的平静。王航就是在我沉溺于感官体验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和他在一起。我几乎没花太多时间思考就答应了，他很快给我打了五千二，还说道：“我已经不年轻了，就想好好过日子。”他说他对这段感情是奔着结婚走的。

这五千二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对这个数字其实完全不满意，连美人皮的贷款都还不上。我有时候问王航要钱，他十次里总是会给八九次，只是每次数额都不大。他不情愿时我就撒撒娇，喊他几声老公，夸他学识渊博，器宇轩昂，总能换他请我吃顿漂亮的晚饭。

每每在刀叉相互碰撞的声音里，他安排好周末计划，会展、购物、做美容，每一项都是他付钱，我开玩笑地问：“不怕我跑了么？”

“怕啊，那我可不就得对你更好点么？”他半开玩笑似的说，“投资，懂吧？”

哪怕多年后回忆起来我依然觉得这是我过去几十年人生里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我去了很多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去的地方，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辽阔草原，牛羊成群，

漫天繁星，篝火哔剥。我承认王航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他知道每个地方的志怪故事，也能对历史侃侃而谈，他更不会像我历任的前男友那样把我拍得嘴歪脸斜。

夜晚的时刻更是美妙，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总有好多个瞬间，我可以闻到金子融化的味道，汹涌的黄金之水如瀑布般一泻千里。王航和我两个人的喘息火焰般地融合在一起，他的手紧紧扣住我的腰肢。在如鼓点般的声音里，我高高向后扬起脑袋，汗湿的头发贴在面上，王航的大腿抖动片刻便不动了。

“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去见见你的爸妈？”他说。

我心头一紧，想到自家那些鸡毛蒜皮，父母亲至今还觉得我花钱买美人皮把自己搞得和讨饭的一样很不对，一说到这事、一看到我本人就要问我到底有没有把钱还掉。王航已经问过我好多次了，我不是说家里才装修，就是这几天有朋友在不方便，或者父母出去旅游了。

终于靠在他的肩头问他：“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以为的样子？”

他没有说话，让我心头一颤。

更糟糕的是，我维持外表的光鲜同样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总有回归衬衫牛仔裤的一天。王航第一次看到我这幅打扮时，问道：“难道你落魄了？”

“我就是大道至简而已。”我说。

我觉得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王航慢慢也不带我去那些奢侈品会场或者豪车会场，他说过日子就要有过日子的样子。我说不上来这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在王航不来找我的日子里，有天我一个人散步到夜市。夜市就在我家对面那条街，买小吃的车和餐馆排满整整一条街，我点了一串烧烤，要了一份肥肠炒面，寻了一处空位坐下，拿纸巾稍微擦了擦桌上的油就算了。我无聊地到处看了看，看到有个背影特别像王航的人，但那人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更别提美人皮，早已是好多年前的旧款。

我换了个角度继续观察，看到那人还有点小肚子。他们几人点了好几大盘烧烤，桌上竹签插满一个筒。那个像王航的人站起来，我听到他们说：“谢谢王总请客！”

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甚至不敢发微信问王航在哪。

我反而开始躲着王航，私下翻出一些公开的社交账

号,我看着他又一次变成西装革履的样子。

似乎我内心是有答案的,也许“平时端着的时候多了,偶尔放松下也很正常。我想到不如去王航的公司看看?但他拒绝了我:“我来接你下班啊,别的男友还求之不得呢。”

“公司人多眼杂,别人还以为我不好好上班,全在谈恋爱。”他哄我,“不如我下班来接你?”

这下换我想起这间开在拥挤写字楼的公司,只有一个小小的门面,导航有时候都找不到公司大门在哪。要是问前台,他们说就从那个楼梯往上走一层,走到厕所边上,你看那个大门上贴满广告的就是。

“我今天好忙的,都不知道几点下班,要不我去你家吧?”

王航似乎叹了口气:“我也好忙,改天带你去逛街吧?”

可我从未谈过这样的恋爱,一时有些内耗,整天思索王航到底喜欢不喜欢我。烦得紧了就去外面晃一圈,曾经我不习惯的那些目光现在稀松平常,甚至格外享受。

我的财务状况不久后正式亮起红灯,能做的就是用一张信用卡还另外一张信用卡。美人皮彻底成了我维系心理健康的来源,一旦我觉得烦了,便直接把平静模式拉满。

我用了所有办法想从王航那榨点钱,他一开始还给我几百块,后面干脆和我说起大道理。我想着不如再去求求父母,还没等我上门,便先接到父亲的电话,告诉我母亲今早从梯子上摔下来了,现在人在医院。

医院里人挤人,叫号屏闪个不停,却只见一条条信息在跳:“第十六代美人皮优先通道,第十五代排队预计一小时,第十四代及以下请耐心等待。”我一眼看到母亲揪着父亲,似乎要他评理,一手指着背后的CT房。她看见我来了,冲我直抱怨:“刚刚有个女的明明比我后来,结果比我先拍片。”她疼得直叫唤,还有在倒抽气的工夫继续对我说,“你去和护士说,没有这种道理,先来后到才对。”

我左右细细打量母亲,发现她浑身上下没啥明显的伤痕,就是左脚踝高高肿着。我轻轻一碰,母亲立刻龇牙咧嘴地嚷嚷起来:“你把你的美人皮先脱下来给我穿。”

我本就烦着,被她这么一说,我说道:“现在知道美人皮好了吧?”

母亲从“白眼狼”骂到“良心被狗吃了”,父亲在边上怎么劝都不管用,等母亲都没力气叫唤,我这才站起来,去厕所脱掉美人皮。

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身体剥离,一下子产生刺骨的冰凉。我甚至闻到真皮正散发出淡淡的肉腥味。周围的人一看到我立刻产生一阵骚动,有个女人一把将带着的小孩拉到身后,她的男人则叫来护士,指着我说:“怎么这种人能来医院!”

护士一看到我没有穿任何美人皮,脸色一下子变了,驱赶老鼠似的把我往外赶。我一个人抵挡不了众人的力量,一路被推出医院大门。安保看到我,嫌弃地捂住鼻子,嘴里说着去去去。没有任何出租车愿意载我,公交车也把我赶出去。没有美人皮的我甚至无法扫一辆共享单车。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到家,一路上低着头,还是少不了指指点点,一到家我便大哭一场。

母亲一回到家,却死死不肯脱下美人皮。她揪着自己的胸口,整个人缩在沙发里,眼神发直,像是守着唯一的护身符。我还是得伸手去解衣服,她立刻护住胸前,整个人弓起。她用力过猛,指甲划过皮肤。我心里一沉,拼命去拉,她拼命去护,我们就这样在狭窄的客厅里僵持着。

“妈,你别乱动,会扯坏的!”我喊,可话音未落,皮的表层被两道相反方向的拉力拉得绷紧,那一刻我几乎要晕过去。母亲像没感觉到一样,抱着手里那截美人皮哭喊:“我就想不痛一会儿!你小的时候不管怎么哭怎么闹我都没有打过你。”

“那你给我钱啊,给我钱啊!现在你抢我的算什么本事!”

“你那个有钱男朋友为什么不能给你买一张?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俩老买一张?”

我们一人拽着美人皮的一头,只听见“咔嚓”一声,一只袖子被我们拽了下来。我们三人顿时鸦雀无声,盯着手中残破的布料,母亲把袖子一扔:“好了,这下收心吧。”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工位,同事就把手机伸到我面前:“你看这个,好搞笑。”屏幕上是医院的监控截图,一个没穿皮的女人被人往外推,脸被马赛克糊成一团。

标题写着:“无皮人大闹医院”。

## 五

修补美人皮又花掉一把钱，就在我上网搜索有什么赚钱方式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共享群。

带着一些好奇我加入群聊，发现里面都是各种所谓的共享，豪车、豪宅、名牌包等等几乎应有尽有，甚至考虑到了买卖双方的自尊心，交易全都可以匿名。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自己的美人皮挂出去，结果还真有人下单要租三天。

这个买家的昵称叫俗世奇人，每过几分钟就有新的问题，让我反反复复拍了五遍美人皮，还问了是否可以改大小，能不能调节心情等等，好不容易才确认交易。这位奇人给我他的地址，我一搜地址，发现是城中村，只不过被不断翻新过，成了公司自己承包的员工楼。墙壁被粉刷过太多次，又斑驳过太多次，以至于现在的颜色又粉又白，发着绿，透着黑色的霉。

我走过员工楼的垃圾桶，垃圾堆到桶外，几只流浪猫在里面翻翻找找。我一面腹诽这种人有什么可以装逼的，一面找路。那个楼连电梯都没，我一路爬上八楼，气喘吁吁地敲门，足足等了有五分钟，才听到里面门把手转动的声音。然而一开门我们便双双震惊了。

“王航？”

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睡衣，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脚趾拖鞋里伸出来。他这副穷酸样一下子让我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他长久以来的欺骗，提起袋子就往他脸上扇去，他被我打得措手不及，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仗着比我力气大，连人带袋把我拽进去，“啪嗒”一下关好门。

我们面面相觑。

“你竟然租借美人皮？”他说。

“这话不是我问你的吗？”我抓狂地指着这间房子，“所以这才是你住的地方喽！”我张牙舞爪地扑过去挠他。

他一手就按住我，我还在扑腾，干脆用脚踹他：“你这是诈骗！”

王航听罢，气笑了，把我丢到椅子上，说道：“那你的行为是什么？”

里屋传来一阵声响，我循声看去，只见一个老头颤颤巍巍地出来了。我更是惊讶万分，这不就是我之前在地

铁上看到的那个老头吗？

“这是你爹？”

王航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直把老人往屋里推回去。他坐在椅子上，抹了把脸，阴沉地说：“你以为我为什么租美人皮，我就是想让大家，让自己过点好日子！”

我翻着白眼看他，他同样没好气地白我。最后我带着美人皮站起来：“行了，分手吧。”他没有阻拦我。直到三天以后他才给我发来微信，他说：“你记不记得上周你下班去了趟超市？我就在那附近，我看见你在买临期产品，我都不敢确认这是不是你？你看不起我的行为，你和我又有什么差别？买家卖家而已。”

他说得挺真诚的，像是在给自己，也在给我找台阶。我又想起我第一次穿上美人皮，服务员对我说“这位女士，请往这边走”的语气。

我蹲在地上哭起来，引来无数人的围观。有人举着手机对着我拍，我下意识地把脸往小臂里埋。我想起那些因为美人皮而招来的羡慕的目光，想到一路绿灯的优先通道。最终我想到要找爸妈去，我一边啜泣一边说道：“你们要是不给我还钱的话，我就要饿死了。”

第二天，我照旧挤地铁去公司，身上穿着最新一代的美人皮，同事围过来问我怎么今天看着如此喜气洋洋。

“贷款还完了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我知道这些美人皮从今天开始，会给我带来真正的荣光。这段时间我陪母亲去医院换药，在最后一次去时碰到了王航的父亲。本想转身就走，但他突然往我这个方向走来。他说：“王航是个好儿子。”他硬要和我讲王航的生意，怎么倒卖二手奢侈品，给人画画赚钱。

“这是诈骗。”我对老人说。

他摇摇头：“这是体面。”

我根本不想细想，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最好从今往后都不要再来。我更想刷手机，看看这个月有什么活动可以去。我却突然看到一条新闻：第十七代美人皮……

后文像噪点一样散去，我魔怔似的点击排队预约第十七代时，手机短信弹出贷款额度不足，我想了想，默默点了增加额度申请。我知道这是可耻的，可我就是想在第一时间，走在时代前沿的康庄大道上。❏

# 远行

Article- 余梦娜 Yu Mengna

## 一

说梦话,和谁说?不知道。

通往柳下菜市场的街道上,大榕树被圈在河边一角。红砖叠在泥土上,水泥和在红砖上,围成一个圈,像一个大大的水井口。有时乐乐背对着大榕树坐着,有时候把脚伸入“井口”,面对着它坐着。远远看去,乐乐像在玩“一二三,木头人”,一动不动。

人和人天天见面,很难察觉到彼此的变化。大榕树却能感知乐乐的变化:乐乐不会再出现了。人和树之间的告别很简单,不需要折枝,不需要说话。

几只流浪狗有时和乐乐在某个不确定的路口相遇。乐乐身高还不到一米时,被恶狗咬过,后来见到狗就像见到鬼一样,浑身上下全软,想逃跑不动,想喊救命发不出声响。丈夫熊子安说,你怕狗,是不是做了

什么亏心事?问得乐乐哑口无言。一只小奶狗从身边经过,如果旁边有一棵大树,乐乐也想爬上去避避风头。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午后,乐乐的隔壁邻居夹了一块狗肉给乐乐,说是猪肉,乐乐信以为真。吃完了才知那是一块狗肉。那一块红烧狗肉在乐乐肚子里翻江倒海,全部吐在了屋门口的稻田边上。那一年,乐乐家稻谷大丰收,乐乐不长个还瘦了几斤。那片稻田有狗肉的味道,连煮熟的米饭也有。

今天遇到了这条让人害怕到窒息的小狗,乐乐变了个人似的,没有释放一点紧张情绪。路边变电箱发出狗呼吸一样的声音。风口处有几条头发丝一样的细线飘动着,像狗吐着舌头散热似的。人和狗对视几秒钟。阳光透过路边的香樟树,在他们中间划出好几条分界线。人不动,狗也不动。乐乐背向小狗打算离开。这只小狗没有跟上来,也没

有狗叫狗叫的。另外几只小狗不知去向。乐乐看到它们其中一只，就会想到这一群。平时它们喜欢玩在一块，有好吃的一起吃，一起去逗怕狗的人玩。

这条街表面上是干净的。天气变暖，下水道排水口发出一股臭味，几根烂菜叶粘在铁井盖上，几只苍蝇盯着菜叶子不放。边上排档将蔬菜和酒瓶子堆在门口，几个服务员坐在边上打着瞌睡。乐乐产生了今天和过去每天都一样的错觉。

去往南麂的码头是在相反方向。票已经提前买好了。距离开船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乐乐换上一件白色T恤和深蓝色牛仔裤，换下的衣服装进黑色垃圾袋，打算一会找个垃圾桶扔了。出于习惯，乐乐在出门后，径直往菜市场这边走，明明没有买菜。

这时间，两个孩子还在学校。早上送他们出门时，比平时多交代了一声“妈妈爱你”，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察觉到异样。从他们麻木的眼神可以看出，这几个字在上学路上，就跟汽车尾气一样，在空气中化为泡影。吃早餐时，其中一个孩子打翻了牛奶，另一个孩子把肉包掉到了地上。乐乐看了看时钟，打翻的，掉地上的，都不能要了，孩子们把手上的东西吃完就完事了。

## 二

早上接到熊子安的电话时，乐乐打了个冷战。熊子安的声音嗡嗡地一直在耳边回旋。这支回旋镖射出后，没有打到猎物又回到了原处。电话内容大概就是说，明天有一个重要会议，蓝色衬衫要抓紧时间洗好熨烫好，得搭配那条灰色领条。乐乐像在接受一项新工作，一一点头表示已经记下并且会如期完成任务。没有别的寒暄，很快这通电话就挂断了。出门前，乐乐再三确认过，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得滴水不漏。熊子安不会找出半点毛病。自己认真对待家庭琐事，并不是为了得到熊子安的赞美。熊子安压根不会输出哪怕一个赞美的字眼。

出门前，乐乐把阳台上晾晒的床罩、被子、被套、枕头套还原成洗涤前的样子。每个房子都整理一通。地板是跪在地上擦的。乐乐在心底小心翼翼默念着一首歌，像



小时候默读课文似的。今天我要出一趟远门——整首歌的歌词就重复这一句话。

一个人在家，白天和黑夜没什么区别，习惯性拉上窗帘，不留一点缝隙。其实乐乐试过敞开大门，拉开窗帘。这样的时刻，恶心想吐的情绪马上就上来了。手机扔在一旁，设置成静音。上半身躺在沙发上，下半身一部分悬空，一部分搭在茶几上。用长辈的话说“坐没坐相，躺没躺相”。这么舒服的姿势，她还是感到全身乏力，想哭哭不出来。每一寸肌肤都在接受光的侵蚀。巨大的蚂蚁在身上啃噬。这些痛点加在一起，变成强劲的对手，随时有可能让乐乐窒息而亡。熊子安有段时间突然消失了好几天，打电话给他，说自己出差去了。换洗衣服没有带上，这怎么解释呢？熊子安消失了，乐乐也跟着玩起了消失。熊子安消失在别的城市，乐乐消失在家里。

今天早上，她也是一个人在家。十七楼的风吹进了阳台的纱窗，一些细小的灰尘被挡在了纱窗外围，堆在一起，可以停留一些翅膀坚硬的飞虫。它们或许只是在十七楼稍作休息，往下飞或者往上飞，要看那天的风向如何。多久没有去感受一个太阳的光芒了。此刻，阳光打在乐乐身上，像抚摸，像雨滴触碰到发丝。为什么以前我

那么怕阳光呢？害怕阳光，不就是害怕天使吗？乐乐饮下一碗又一碗阳光后醉了，仿佛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她是一只会飞的鱼。她害怕水，向往天空。每天往太阳方向飞，离太阳很近很近，伸手马上就要碰到炙热的太阳表面，发现太阳还在遥远的前方。她爱和很多会飞不会说话的事物说话，而太阳，她不能靠近，更不能说些什么了。

### 三

今天我要出一趟远门。有个人在说。是谁？乐乐问道。没有人回答。乐乐就自己回答。是的，今天我要出一趟远门。

一个大一点的电饭煲里炖着鸽子甜汤，熟了会自动转成保温。小一点的电饭煲里预约煮饭，赶在熊子安下班到家之前煮熟。乐乐想象着熊子安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享用鸽子汤配饭的情形，有些不安。不知他会怎么跟孩子们数落妈妈的不是。但愿熊子安不要把气撒在孩子们身上。他应该不会。妈妈突然消失，一定是变成一只甲虫飞走了。小女儿也许会用这句打个圆场。

阳台晾晒的衣服已经收起来整齐叠好。还有几件昨晚换洗的衣服悬挂在微风中，兴奋地甩来甩去。它们很珍惜这个有风有太阳的午后，家里的女主人破天荒心情很好，对待它们百般温柔。她站在阳台，和衣服一上一下一起舞动。我多像一件衣服。乐乐感慨道。不，我就是一件衣服，衣服被风吹走，吹到连影都没有了。我消失了，又好像没有消失。我只是出去透口气。我能不能回来，要看风的方向往哪边吹。

时间差不多了。乐乐提醒自己。开往南鹿的轮船会在下午四点准时出发。在手机上购买好船票后，乐乐给孩子们留言：今天我要出一趟远门。你们要好好的，我也会好好的。她打算在上船前给熊子安发一条短消息，再把手机关机或者干脆扔进大海里。

去往柳下菜场的路是乐乐近几年才熟悉起来的。以前她嫌菜场的地上都是黑色的脏水，更害怕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就溅到脚后跟的裤子上，这让她很抓狂。有次，她

从十七楼向下看，看见一条河流在动，于是，她想看看这条河流从什么地方开始动，是什么推着它动的。顺着这条河流一只走，走到了柳下菜场。一条河流像一座桥，架在了她和菜场中间。

她站在柳下桥上。桥上记载了这条河流名叫公园河。公园河的两岸是两排五层楼的落地房。这里的居民通常生活在二楼以上，一楼停放车子或者堆放一些杂物，偶有几家住着年迈的老人，有几个老人就铺着几张床。最醒目的是两间民房，一楼门头上挂着字迹端正的“白云宾馆”。这名字真好听。乐乐对着柳下桥在心里说道。

乐乐喜欢去菜场，并不是真心为了买菜。她不想动，河流，路以及其他就替她动。看到那些店铺，她不买东西，就单纯看看。她不与人对话。

距离开船还有一个小时，走过三条街就是柳下菜市场。半个小时足够。街角的奶茶店不知什么时候关门了，换上了一家连锁咖啡店，看上去还是没什么生意。隔壁烤羊肉店门口的羊肉上面有几只无头苍蝇飞来飞去，平日里喜欢哼着小曲的老板坐在一旁打着瞌睡，手上握着电蚊拍，离地面仅有四公分。大苍蝇不停地飞，不停扇动翅膀，也不管灭蚊拍朝它们舞动的距离还有多远。乐乐停下来，从烤羊肉店铺的柜台上拿来两张印有该店繁多优惠活动的宣传单，朝大苍蝇们飞舞过去。两张纸完美吻合在一起。羊肉上面的苍蝇被色彩斑斓的纸夹击，纷纷晕倒在纸中央。这一响动惊动了一旁的老板。他受惊吓似的一脸无辜双手举到头顶，蹲了下去。发生什么事？不是我。老板下意识说了两句话。乐乐说，没事，打苍蝇。某个瞬间，乐乐看到了老板脸上爬着一处四厘米长的刀疤，有些恍惚。那个刀疤在老板脸上弹动着，好像随时要跳到乐乐脸上。乐乐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带上葬有苍蝇尸体的宣传单。

乐乐和老板之间只是一来一回就把所有的话说完了。乐乐知道很快会有新的苍蝇盯上鲜红的羊肉，一定不是刚刚死掉的那几只。

乐乐突然对死去的苍蝇有些愧疚。如果它们只是出门觅食，并没有伤害到别人，怎么就死在了半路。它们飞在羊肉上，只是闻闻羊肉的气味，手脚都没有碰到，却招来杀身之祸，实在罪不至此。乐乐打算在离开时将它们

厚葬，让厚厚的泥土压在它们身上，让它们成为泥土一部分。行道树下面的花坛里，各种颜色的小花簇拥成一团。乐乐随手连根拔起一株小蓝花，移植在再也不能“嗡嗡嗡嗡”的可恶的小伙伴们上面。你们看起来可爱多了。乐乐留下一句告别宣言。

#### 四

买菜路过这些地方像在一个长方形里打转。今天这样路过，并没有经过那棵熊子安所说的大榕树。

还记得那棵大榕树吗？

什么大榕树？

你和前任接过吻的地方。

熊子安又在关键时候提起大榕树。就因为乐乐前任的家在大榕树附近，熊子安断定他们会在树下发生点什么。似乎乐乐曾经和大榕树谈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哦，大榕树在哪儿我都忘记了。

乐乐是否真的已经忘记了，还是说她在撒娇、调情？熊子安有自己的想象。

熊子安又是怎么知道乐乐的过去？他们没有继续谈论，毕竟正在忙活一件更重要的事。只是乐乐偶尔需要受一点刺激，让那事的体验感更强。

十年前，乐乐是一家印刷公司的销售经理。那时候生意好做，特别是女销售经理，细腻的处事方式很受用，收入不错。后来行业面临危机，她所在公司破产了，年过三十五岁的她想重新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愣是没有找到。加上生了小女儿后，家庭琐事繁忙，也没有更多的心思花在工作上。她就将错就错似的，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当起了家庭主妇。熊子安所在公司比较幸运，宠物经济迅猛发展，不久前获得了上市机会。熊子安作为公司的老员工，获得了一些原始股。而且单靠他的收入也足以养家。

开始，生活轨迹在正常轨道中行驶。有一次，乐乐在睡梦中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熊子安没有听过。乐乐跟他解释，她也不认识。至于为什么喊他名字？梦里发生了什么？全部不记得了。从这之后，乐乐每次看熊子安的眼神怪怪的。



你要不要去看下心理医生？

我没有病。看什么医生啊？

每次都一模一样的对话。没有下文。

乐乐知道自己可能已经被当成异类。小时候，她看到的世界、听到的声音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她就极力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她不敢跟别人说，树会动，会说话。她听过树和鸟相爱的故事。一棵树一辈子只会爱一只鸟或者别的。总之只能是一次。乐乐曾经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问一棵树，能不能像别的树爱上一只鸟一样爱上自己？那棵树沉默很久，后来枯萎了。连树根都暴露在空气中，那么决绝。乐乐做不到像这棵树一样，这么倔强。她后来在谈了两次恋爱后，和熊子安结了婚。

乐乐给那棵树起过一个名字，和一位外国诗人同名。

#### 五

在一个十字路口，右边会经过学校，左边会经过寺庙。大榕树就隐藏在学校和寺庙中间的住宅区里面。十字路口和柳下菜市场、学校和寺庙分别连起来是一个长方形的对角线。大榕树就在长方形的中心。那些零星店铺就挤在整个长方形里面，让几条街道看起来有街道的样子。



## 六

出租车司机载着乐乐开往鳌江港时,距离开船时间还有半小时。一个人两手空空,是去南麂岛旅行吗?不像。岛民到鳌江镇上采购生活用品吗?更不像。当被问到这个季节去南麂还不能游泳吧。坐在后排的乐乐点了点头。名为“南麂之星”的客轮远远地像是搁浅似的,停靠在江边。检票时间未到,乘客等候在检票口的警戒线外面,低头拨弄着手机。行李箱或旅行袋随意摆放在脚边。有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背着一只黑色书包,牵着一只安静的黑色小狗。乐乐看到旁人仰视检票口上方的LED灯时,会下意识向前挪动行李箱。这让排在前面的人挤在一块,其实都还在原地。乐乐排在队伍的最后面,没有挪动半步,后面也没有出现后来的人。马上要上船了,乐乐拿出手机给熊子安发去一条短信:今天我要远行。熊子安一定收到了短信。他会是什么反应?大发雷霆,恨不得马上把乐乐大卸八块?

不重要。乐乐双手交叉环抱自己。她看到大海就在前面,阳光打在海面上,像指尖轻轻打在脸颊上。波光是一金色的,一片一片地晃动。

熊子安没有回复消息。孩子们以后也不会捎来一个口信。以后不会有旧的消息,也不会有新的消息。她身上的伤疤将会结痂,有四厘米那么长。

在乐乐的记忆中,南麂岛上除了海和海鸟,似乎还有一棵爱吹口哨的大榕树。

距离开船时间还有一分钟。🚪

大榕树的树干有两个人手拉手刚好围住那么粗。地上的部分和正常的树一样,风吹来会动,会长大,会变粗壮。地下的部分,它偷偷告诉乐乐,已经伸到两米深泥土中,还会继续扎向三米、四米,甚至更深的地方。

这棵大榕树和从前死去的那棵不一样。它说那么多恋人在树下偷偷亲吻,却不能让它为之动容。它只想作为一棵独立的树,只管成长就好,和所有的事物保持距离,以保全自己内心独立的声音。它是一棵神秘的树。它听别人的故事,却从不讲自己的故事。

乐乐和大榕树重新遇见,归功于她投身家庭。有时候,她又觉得是熊子安无数次念及大榕树,把大榕树念回到自己身边。每日买菜路上。乐乐会在这里花上大部分时间。最后一次见面,大榕树伸出地上的部分,拥抱了乐乐,那几片沙沙落下的叶片,暗示了它的不舍。乐乐通通明白。

乐乐路过的所有有名字的地方,都会变成一根根稻秆,拧成一股绳,拴住她。只有大榕树明白她,替她松了绑。

乐乐后来也不确定,远行的勇气,有多少力是自己出的,有多少力是大榕树给的?

# 荷在东山头

Article- 阿皮 A Pi

中元节那天，我妈做了一桌子菜祭祀祖先，像以往一样邀请大伯一家过来一起吃饭。只是堂姐文雅出嫁后，大伯一家只剩大伯和大伯母两人了。

大伯喝酒到八九分的时候，捂着酒杯对我爸说，够了，不加了。我爸一脸惊诧，拎着酒瓶盯着大伯看了许久，说，不加了？大伯摇摇头，说，不加了。

我爸虽然也同意大伯的要求，但还是说，哥，再斟一点，反正走两步就到家了。大伯看看坐他边上的大伯母，许久，才说，真的不加了。我爸这才拧紧酒瓶的盖子。

饭后，大伯母要帮我妈收拾厨房，我妈说，一点点活不用帮。大伯母说，那我回家去洗衣服了。我妈说，坐一会喝杯茶再走。大伯母说，回去了，迟了蚊子多。

本来以为大伯会随着大伯母一起回家，结果，大伯坐着没动。我妈泡了两杯茶递给大伯和我爸后，也顾着自己去忙碌了。大伯和我爸就移坐到门口走廊，趁着夜风带来的秋凉，抽烟，聊天。

我家和大伯家只相隔七八十米路，两家人平时却极少坐一起。今天兄弟俩能坐着一起喝茶聊天，纯属少见。大妈和我妈不在边上，加上借着酒意，兄弟两人聊天的尺度就有点狂野，平时基本不会涉及的话题都开聊了。

放下所有尘事，坐一起喝茶聊天的兄弟两个，借着酒意，闲聊平时基本不会涉及的话题。我爸趁此机会，小声说，有段时间没听到你和大嫂吵架了，这样好。大伯“呵呵”两声，没有说话。我爸说，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再说，少年夫妻老来伴，等你走不动了，还得大嫂陪着你。

堂姐出嫁后，我妈为大伯母担心了很长时间。以前大伯打骂大伯母的时候，堂姐还能出手阻止，现在大伯母失去了女儿的庇护，真不知道大伯会如何对大伯母，毕竟大伯酗酒和打老婆是出了名的。

刚开始一段时间，大伯家里还不时有大伯的打骂和大伯母的哭闹声传出。几个月后，除了大伯偶尔有气无力的叫骂声，再无大伯母的哭闹声。我妈曾偷偷问大伯母，大哥现



在打你，你怎么不哭了？大伯母说，早不打了，我还哭闹做什么。我妈“咦”了一声后说，大哥转性了？大伯母笑笑，没有说话。

此刻，原本漫天的星星，被升起不久的月亮赶走了不少，好在剩下的星星，依然嵌在黑暗无底的天际，一闪一闪的。月光不是很亮，但依然像水一样流淌在整个山峦。天已入秋，受到秋意威胁的昆虫，疯狂鸣叫。微风吹过，山林间顿时传来水浪一样的哗哗声。大伯抬头看了看黑不见底的天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说完，狠抽了两口烟，又长长叹了口气。

我爸看大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也不再说话，只是端起杯子，喝了两口后，静静地看着大伯。大伯抬头看天，许久，又把目光放在了远处未被月光洒到的黑黢黢的山间，咳嗽两声后，才说，没想到，真没想到，她竟然会这样做。

在大伯略显无奈的叙述中，我爸才知道，自从堂姐文雅出嫁后，大伯母像变了个人，和大伯说话的语气开始强硬。一天晚上，大伯和往常一样边喝酒，边对着大伯母吼叫。吼叫了一阵，见大伯母毫无反应，就随手抄起门后的扁担，对着大伯母狠狠打去。让他没想到的是，大伯母居然闪身躲开。

扁担没能落到大伯母身上，这事从未有过。大伯气得把桌上的碗碟、热水瓶全部扫落在地。就在大伯还想操着扁担追打大伯母的时候，大伯母已将挂在门后的麻绳打了个活扣，拎在手上。随后，大伯母趁大伯扶住桌子，

努力停住摇摇晃晃身子的时机，甩出绳扣，套稻草人一样套住大伯的上身，使劲一拉，大伯踉跄着跌坐在八仙桌钱的高背木椅上。大伯母顺势将手中的麻绳往大伯身上缠了几圈，大伯和高背木椅顿时连在一起，无法动弹。酒醉的大伯奋力挣扎一番后，和椅子一起倒在地上。很快，大伯倚着木椅呼呼睡去。

半夜，憋涨了尿的大伯醒来，摇摇还没安全清醒的头，挣扎了几次都没能站起身，仔细打量，才发觉盖着毯子的身子被绑缚在椅子上。大伯一边叫嚷一边挣扎的动静，惊动了楼上的大伯母。大伯母款款下楼，一声不吭站着。

正在挣扎的大伯，看到了冷着脸站在八仙桌旁的大伯母，顿时明白过来，厉声喝道，你捆着我干吗？赶紧给我解开。大伯母一步一步走到大伯身边，眼睛毫无波澜，冰棱子一样盯着大伯，许久，轻哼一声，没有说话。大伯顿时生出一股莫名的害怕，嘴巴像是被鸡蛋整个囫囵塞住，一个字都吐不出。

看大伯瞪着眼，一副想骂又不敢骂的样子，大伯母转身从灶间拎了把柴刀出来，指着大伯冷冷一笑，说，以前你打骂我，我不反抗，不是我没气性，只是我不想和你计较。大伯哼唧一会，轻声说，现在计较了。大伯母说，我是和你说清楚，现在女儿出嫁了，我要过自己的日子了，从此以后，你是你，我是我，你想喝酒就喝酒，想骂人就骂人，但有一点，如果还想再打我骂我，这八仙桌就是你的下场。说完，手起刀落，随着“啪”的一声脆响，八仙桌的一角居然像豆腐一样被劈，不偏不倚飞到了大伯脚边。

一刀就把八仙桌的桌角劈下，这样的动作大伯从没想过。直到大伯母把解开后的绳头扔到大伯身上，大伯依然呆呆地说不出话，只是在他心里，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慌乱和恐惧。

说到这里，大伯叹口气说，我从没想过，老都老了，她反而变了。确实，大伯和大伯母结婚近三十年，大伯打骂了大伯母三十年。有人说，聪明的男人疼老婆，无能的男人打老婆。可大伯并不是无能的男人。他除了做庄稼活是一把好手，还能做泥水匠、石匠、木匠，就连篾匠中编篮子和竹席的精细活，大伯也能做得和真正的篾匠一样好。

对大伯打骂大伯母，堂姐曾给大伯母出过头。那年

堂姐十八岁，一次看到大伯又把大伯母按在地上打，就抬起一脚，将大伯踢倒。随后，一个横跨，将大伯骑在身下，将大伯一阵抓挠。把大伯抓挠得连连讨饶。可惜，堂姐的这次替母出头，只让大伯消停了一个月。此后，堂姐也不好再出手，就是想出手，大伯母也不会同意，毕竟女孩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

给大伯立下规矩后，大伯母对家里的生活秩序也进行了重新安排。此后，两人各干各的活，各烧各的饭，各睡各的床。好在大伯的衣服换洗、购买，大伯母还是一如既往。

记得我爸知道了大伯和大伯母新的生活方式后，曾对我妈说，你去劝劝大嫂，两夫妻这样过日子，会被人笑话的。我妈却说，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日子，挺好，听得我爸蓦然有了兔死狐悲的伤感。

前年冬至，大伯母烧了一桌子菜祭祀祖先，大伯和往常的节日一样，等大伯母完成整套祭祀规范动作后，就自说自话坐下开吃。不知道是酒喝多了还是腿脚发软的原因，总之，大伯在上楼快走到二楼的时候，突然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左侧髌骨和两根肋骨被摔断。躺在医院的大伯，盯着坐在病床边，已经照顾他十多天的大伯母说，这辈子，委屈你了，要是下有辈子，我做牛做马补偿你。大伯母看看他，没说话。

断了的髌骨尽管衬了钢板，打了钢钉，但大伯依然无法起床。不知是不是久病赖床的缘故，大伯身上不断出现的疾病，像打地鼠游戏中的地鼠，一个刚打下，另一个又冒出。

或许感知到生命即将到达尽头，大伯第一次放下身段，求大伯母在安葬他的时候，不要让他一个人在，他怕静。大伯母看看躺在床上的大伯，淡淡地说，想那么多做什么。大伯说，现在定下，我可以安心死了。大伯母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这段时间，大伯和大伯母尽管偶尔有争吵，但从两人共同生活的几十年时间来看，可以称得上是最为和谐、美好的时光了。

过了春天，眼看大伯的身体越来越差，大伯母开始筹划购买公墓。在挑选公墓的时候，大伯对堂姐说，公墓买两穴的，你妈百年后一定要和我安葬在一起。堂姐不响，大伯母哼了一声说，我怕到了地下还被你打骂。大伯哼

哼一声，说，地上和地下应该是相反的。说完，狡黠一笑。

春天刚过，大伯走了。大伯在村里的人缘不错，丧事也显得风光。公墓按大伯的要求，买了两穴的，墓碑也刻上了大伯和大伯母的名字。

大伯去世后，堂姐对大伯母说，我家正房边上的小屋，装修一下给你住，照顾你也方便。大伯母说，不是我不想住女儿家，而是我受不了旁边的人闲言碎语。堂姐说，我是你女儿，你住我家是正常的。大伯母说，不一样，你是有公婆的。

独自居住的大伯母，除了在家吃斋念佛，偶尔跟着村里几个老太太一起赶庙会外，把家里的一亩半水田和三分菜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只要周末回家，我都能从大伯母手中接过一袋又一袋的青菜、萝卜、豆角、茄子、玉米……

大伯母是在我跟着到地头摘菜后，回到家里坐着喝茶的时候，说我是她最亲的人这话的。说完这话，她要我保证，以后她的后事，要依着她定下的要求办。我笑嘻嘻地说，到时候我怎么办你又不不知道。大伯母的脸顿时暗了下来，我赶紧改口说，依你，什么都依你，而且办得比大伯好。

大伯母看看我，长叹一声说，你不要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死后单独安葬，这个愿望我很多年前就有了，只是不知道我和你大伯谁先走，也就不敢说，不敢做，现在你大伯走在我前面，我可以做，也可以做了。

大伯母显然看出了我心里的疑惑，她站起身，去厨房拿了热水瓶出来，给和自己满了满茶水说，有几件事，我一直闷在心里，从没和人说过，你是读书人，听完就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大伯逆来顺受了。

我从小就知道，大伯母是为给哥哥娶老婆凑彩礼，才嫁给大伯的。而大伯在醉酒打骂大伯母的时候，也经常说“如果没有我给的彩礼，你哥到现在还是光棍，现在还要对我不服气”的话。而现在大伯母要和我说的，肯定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

大伯母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只能跟着爸妈和哥哥一起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就在这个时候，大伯母认识了同村却不在同一个自然村的拖拉机手张建国。那天，张建国被派到大伯母所在的生产队耕田。为了能让张建国安心耕田，生产队把张建国耕田那几天的一日三餐，派

给了大伯母家。就这样，大伯母在给张建国送了三天饭菜、茶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少女之心送了出去。

夏季农忙结束，张建国托媒人到大伯母家提亲，结果被大伯母的爸妈一口拒绝。大伯母哭闹着和爸妈说，现在讲究恋爱自由，我就喜欢张建国，就要嫁给他。大伯母的爸爸说，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给张建国，张家是个火坑。大伯母说，张建国怎么是火坑了？

大伯母的爸爸说，张建国的左腿比右腿短一大截，走路都费劲，挑担更不行，不要看他现在开拖拉机挣工分，等他开不动拖拉机，是你养他还是他养你？再说，结婚和种庄稼一样，你哥哥还没对象，你却要出嫁。这种大麦不割先割小麦的丢脸事，我们做不来。

大伯母的爸爸本来以为分析透彻，女儿肯定会和张建国断绝关系。结果，爸妈越是反对，大伯母越是寻死觅活要嫁给张建国。就在大伯母的爸妈被寻死觅活的女儿搞得焦头烂额，即将松口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张建国和一个叫杨和娟的外地人，没花一分钱彩礼结婚了。受到打击的大伯母突然明白，生活的现实，是横在张建国和自己中间一道比天上银河还要宽的沟壑。

张建国的临阵倒戈，让大伯母的心死了大半。好在新联村的李文秀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大伯母的生活。李文秀是当时公社（现在的镇）中学的音乐课代课老师，也是公社文宣队的二胡手。此时的大伯母，是公社文宣队的成员。

李文秀的甜言蜜语，让大伯母很快从失恋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此后，两人卿卿我我，花前月下大半年，开始商谈结婚论嫁的细节。只是李文秀把想和大伯母结婚这事和他爸妈说了后，他爸妈居然坚决反对。

在李文秀爸妈心里，李家世代农民，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有可能吃上商品粮的孩子，绝不能再找一个让子孙后代重做农民的儿媳妇。为了让李文秀和大伯母分手，李文秀的妈妈哭、骂、打轮番上阵，李文秀都没屈服。眼看该用的手段已经用完，李文秀的妈妈从生产队植保员那里讨了半小瓶敌敌畏，当着李文秀的面兑满水，让李文秀在她和大伯母之间做一选择。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李文秀只能答应。

李文秀的设想是先假装答应，等爸妈一口气消下去以后再慢慢想办法。结果李文秀的妈妈根本不给儿子机

会，一见李文秀答应，她立马赶到大伯母家，和大伯母爸妈谈大伯母的现在，李文秀的未来。通过一场一半沉默，一半激昂的交涉，李文秀的妈妈胜利凯旋。

二十岁大伯母谈了两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开始被村里人指指点点，甚至有人传言因为大伯母不检点，所以都被男方甩了。这样的谣言传到大伯母爸妈耳中，大伯母的爸妈开始着急了。毕竟，女儿的名声直接影响到儿子的婚姻。大伯母的哥哥那年二十四岁，已经有了对象，只是大伯母家一时凑不齐彩礼钱，对象就拖着不肯订婚。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爷爷请来的媒人带着丰厚的彩礼，及时到了大伯母家。媒人和彩礼的出现，对大伯母的爸妈来说，无异于瞌睡递上枕头，不等询问大伯母的意见，立马答应。

大伯母的嫂子刚过门，大伯母的结婚日子也挑好了。眼看离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一直放不下李文秀的大伯母专门找到李文秀，问李文秀还不想和她过日子。用大伯母的话来说，只要李文秀同意，她一定会跟着他走。

两人是借着夜色，躲在村外的小溪边的小竹园谈的。两人卿卿我我谈了大半夜，李文秀终于下决心和大伯母一起走。就在两人开始憧憬私奔以后美好生活，抱头亲热的时候，刚好被出门寻找大伯母的大伯看到。大伯母准备和李文秀的私奔成了梦想。只是从此以后，大伯母和李文秀的亲热场景成了大伯心中的刺，也成了大伯母一辈子的软肋。

说到这里，大伯母长叹一声，说，当时，我以为能和李文秀在一起了，也想着生米煮成熟饭，让他的爸妈都没法反对，所以也就依着李文秀做进一步动作。只是没想到，刚好被你大伯看到。当然，如果你大伯当时没有找到我们，我和李文秀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大伯母和大伯结婚后，在大伯的极力反对下，大伯母只能退出公社文宣队，重新回到生产队挣工分。每当到了休息时间，挂在田头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响起，停工休息的农民兄弟就嬉笑着要大伯母唱戏。对农民兄弟提出的要求，大伯母从不拒绝，开口就唱。只是每次唱完，大伯母就会神情落寞，再无开唱前的意兴满满。大家以为大伯母是沉浸在戏中的缘故，纷纷拍手叫好。只有大伯，一脸阴郁。

大伯母任由喝醉酒的大伯打骂，大家都想不通，毕竟大伯母只是看着单薄，要是真的动手，大伯不一定能占上风。其实，只要不喝酒，或者不醉酒，大伯对大伯母还是知冷知热，恩爱有加，这也是大家以为大伯母这么多年一直忍让的原因。

大伯母和李文秀的再次见面，已经在十年以后。

李文秀和大伯母分手如了爸妈的愿，只是在把代课教师转成正式教师，农业户口成为城镇户口上，他没能依照爸妈的意愿完成，反而在学校撤并的时候，被学校清退。满心痛苦的李文秀被清退回家的第二天，正巧碰到镇越剧团到村里做戏。李文秀趁剧团搭台布景的空隙，凑上去问团长，乐队缺不缺人？团长看他一眼说，你会什么？李文秀说，二胡。团长沉默一会，拿了本乐谱，让李文秀试拉。李文秀认认真真抓完，团长说，下午和乐队师傅练练，晚上试奏一场。从此，李文秀成了镇越剧团的二胡手。

这天，镇越剧团到村里演出，跟着一帮妇女给剧团帮忙的大伯母见到了李文秀。两人见面后的情景，大伯母没有和我细说。我只知道，等剧团演出结束，大伯母也成了剧团的一员，凭着在文宣队练就的功底，她成了剧团的旦角。大伯母去剧团，大伯剧烈反对。最后，大伯母放出“只要不打死我，我还是要去剧团的”狠话，大伯才不得不同意。

镇越剧团其实是忙时干活、闲了唱戏的草台班子。大伯母跟着剧团断断续续唱了五年戏。五年中，大伯母小姐、丫鬟、夫人，换着身份上台。用大伯母的话来说，这五年是她最开心的五年。后来，县越剧团成立，拼不过专业剧团的镇越剧团，只能散伙。

在镇越剧团的五年间大伯母和李文秀发生了什么，大伯母一个字都没说，我也没问。只说在剧团解散聚餐时，大伯母把一块趁演戏空隙紧赶慢赶织出来的马海毛围巾，一条唱戏时经常穿的粉色纱裙，偷偷塞给李文秀。没想到，李文秀也给大伯母准备了一件他出场演奏时常常穿的淡青色长袍。

本来以为这次分开，以后依然会有不少的见面机会。谁知，等再次见面，居然在三十多年后邻居的葬礼上。

当时，邻居周大伯去世，周大伯的儿子请了五个道士给周大伯做法事。大伯母在帮忙招待周大伯家吊唁宾客和做法事的道士时，突然发觉其中的一个道士很面熟，仔



细一看，是李文秀。大伯母简单招呼了下李文秀后，继续忙事去了。本来以为接下去能好好聊一聊，结果，等周大伯出殡，李文秀就跟着其他道士走了。好在李文秀在走之前，把一张写有手机号码的纸条塞给了大伯母。

等周大伯家的丧事忙好后，大伯母捧着李文秀的长袍，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此时，她才恍然明白，这么多年支撑自己心甘情愿忍辱生存的李文秀，在见了他一面后，竟然毫无由来地放下了。也就在此刻，她时刻挂在心头的离婚的念头，彻底消散。几十年情感执念的坍塌，让大伯母明白，只有改了大伯动不动打骂自己的习惯，让自己不用“屈辱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此后，大伯母依然会在夏天把那件淡青色长衫拿出来晒。那张写有李文秀手机号码的纸条，被大伯母塞在长衫里。但纸条上的十一个数字，大伯母早背得滚瓜烂熟。大伯知道长衫的来历，却从不戳破。

这次和李文秀见面后，两人有没有再交往，和在越剧团五年是如何相处的一样，大伯母没有和我细说。我虽然很想知道她笑容背后的故事，不过还是强忍住心中的好奇，不去探究和揣摩。

我一直对大伯母在大伯摔伤后不计前嫌的照顾表示敬佩。在我们村里，和大伯母有类似经历的女人不少，但像大伯母这样能在丈夫生病后，依然精心照顾的不多。我把这话说给大伯母听的时候，她笑着拍拍身下藤椅的

扶手说，没你说的那样好，只是这么多年生活下来，习惯了他的存在。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也忘不了他对我的伤。说到这里，大伯母露出一股令人玩味的笑，我有时在给他擦洗身子、替换衣服的时候，会打他，掐他。开始的时候你大伯还会叫骂，后来不叫不闹了。他清楚，不管怎么叫骂诉说，都没人会同情他，更不会帮他出头，看到他咬着牙齿说“你现在报仇了”这句话时那副无奈而认命的样子，我的心像是被死死揪住一样，说不出的痛。说到这里，大伯母的眼角有泪水溢出。

大伯母病了，堂姐打电话告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语气有点着急。等我赶回家，大伯母刚从医院回来没两天。用医生的话说，大伯母属于油枯灯尽，完全没有继续住院治疗的必要。堂姐见到我就哭了，我实在没有可以商量的人，只能找你了。我连忙说，这是应该的。

在路上，我已经想过这事，因此，一到家，我马上把医院发送检查数据和影像资料的网址，发给在省人民医院工作的同学，请他帮忙找人诊断。

大伯母见我进门，努力挤出一丝笑容。等我坐下，大伯母说，修文，我说过，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今天想把上次说的事，当着文雅的面再说一遍。堂姐看我，我点点头。大伯母说，我死后，要单独安葬，不和你爸合葬。

堂姐愣了，过了许久才说，为什么？大伯母说，不为什么，就依我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堂姐还想说，我赶紧附在她耳边说，依着她，等她走了，葬哪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大伯母显然觉察到了我的想法，她对堂姐说，公墓我已经买好了，发票在大衣柜的最底下，用方便面袋子包着。堂姐看了大伯母一眼，伸手在大衣柜里摸索了一阵，果然找出一个红色的方便面包装袋。包装袋里放着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公墓发票，就夹在报纸里。

墓穴在西区十八排。大伯安葬在东区七排。看来两老活着的时候磕磕碰碰，死后索性隔区相望。只是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这对冤家还有没有见面的可能？

说话间，同学的电话过来了。他说，请医院的几位专家看过了，大家都认为，住院也是挂营养针拖时间，不如让老人在家安安心心走完最后的路，也省去了去世前的过度治疗。挂了电话，我把同学电话里说的和堂姐说了一遍，堂姐的眼泪一下出来了。

躺在床上的大伯母，被一点一点爬上山头、淌进房间、漫过老式眠床的夜慢慢淹没后，渐渐入睡。堂姐下楼做饭，让我吃了晚饭再走。我答应一声，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打开电灯。睡着的大伯母醒了。她看看我，伸出手，在枕头下摸出一只老年手机。大伯母把手机捧在手里看了许久，然后伸出右手食指，慢慢按下一个一个按键。

手机传来一阵清亮的彩铃。细听，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音乐悲伤、哀怨、凄凉。就我准备静心聆听的时候，音乐突然断了。是大伯母按掉的。按掉电话后的大伯母精神似乎好了不少，端起我递给她的茶杯，喝了两口后，重新闭上眼睛。

堂姐在楼下喊我吃饭，我没和堂姐说大伯母拨打电话的事。吃好饭回家，和爸妈聊了会天，就开车回了城里。

本来以为大伯母至少还能挺上几个月，结果，不到半月，就接到我爸的电话，说大伯母走了。

大伯母去世，我替代堂姐承担了儿子的责任。在决定大伯母的骨灰安放地上，我向爸妈以及大伯母娘家的几个亲戚，说了大伯母的要求。一阵沉默后，堂姐说，我妈骨灰的安放，听我妈的，在我爸隔壁的空墓穴里，安放几包我妈的衣物吧。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不错。

安放大伯母骨灰的时候，我按照她的嘱咐，用那件她珍藏多年的长衫，把骨灰盒细细包裹。大伯母买的是单穴公墓，墓碑上只有“东山头夏荷之墓”简简单单七个字，是大伯母买下公墓后，就让人刻好了的。

安葬好大伯母，回家，送大伯母上山的五个道士，做完出殡后的法事，坐在道地的帐篷下，喝茶聊天等开饭。我坐在他们边上，和我爸有一搭没一搭说着大伯母下葬的一些细节。

忽然，那个看上去年纪比我稍大、左脸颊有块铜钱大小黑色胎记的道士在说，我爸前两天和我说，他死后，一定要把那块马海毛围巾和粉色的戏服纱裙放到棺材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边上养着一簇山羊胡子的道士笑着说，不会是你爸年轻时候的情人送的吧？长黑色胎记的道士一拍桌子，说，还真的有可能，因为我在马海毛围巾里翻到了一块小布条，上面用钢笔写着“荷在东山头”五个字，字迹清秀，一看就是女人的手笔。■

# 随心学琴

Article- 郑舒 Zheng Shu

## 一

第一次接触古琴是 2014 年，初一开始的第一学期，周威在南通学了一个暑假，作为成果，邓老师让他演奏了一些曲子。具体弹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觉得这个乐器非常有趣。在那个少年气十足的年纪，总是会幻想古人是怎么生活的？雁荡的山野生活，雁山学堂宽松的氛围，极大程度包容了我的幻想。而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上可沟通神灵，下可观照自身，自然带有一丝神秘绚烂的色彩。这样一种神秘厚重的乐器，我头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怀着敬畏与好奇的心与之接触了。

最开始是跟我们的校长苏羊老师学习，由于她也只是兴趣爱好，并非专业，大概学到《秋风词》《关山月》便无法再深入了。经她推荐，我认识了正式的启蒙老师，陆笑姿

老师。彼时她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研究生，又是暑假，放假在乐清家里，于是我得以每周去上课。

教材是戴晓莲老师编的《古琴考级曲集》。用的是五线谱，我从没接触过，小学音乐课上倒是认过简谱，陆老师便教我认五线谱。抛开音不谈，五线谱与简谱是一样的，表现形式稍有不同，翻译一下就好，很快便学会了。书的开头几页有指法讲解，遇到不认识的指法可自行查阅。如果有看不懂的指法，没接触过的节奏，可以直接问陆老师。懂得节奏，会认减字谱，便能自学古琴了。

起初我没怎么注意音准，大致对了就不管了，音位在我的概念里是模糊的一团。靠近身体的音，注意一下还能弹准；离身体越远，视线偏差越大，常常弹歪了也不知道，更别提七六、六二这样中间的音。陆老师常常矫正我的音准，但其中细微的差异实在难以



## 二

2021年高中毕业，我自认为并非考试的料子，考取好大学对我来说比较困难，对大学生活也没有什么兴趣。几番考虑后我决定，跟着自己的心走，重新拾起古琴，便通过邓老师的介绍，来南通找张老师学琴了。

在南通上的第一节课便是学习基本功，并非“抹挑勾剔”这类上手弹的基本功，而是在古琴之外的手指发力训练，总共四个：指尖控制、左手大指手形、右手食指手形和轮指。这四个基本功作为日课，在接下来几年的学琴生涯里一直陪伴着我，每练每新。

我一开始并不理解这几个动作，只是去模仿，做得也很粗糙。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经过张老师不断地纠正，用心去体会力的走向，慢慢就懂了。于是练习时就开始细化动作的发力，与张老师交流，得到他的肯定，增强了信心，对动作的理解又深刻了一些。后来我帮张老师带学生，发现很多困扰大家的问题都是基本功没做好，对基本功不重视导致的。也许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表现形式，但根源是同一个。——做好基本功，学琴前期大部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前期是快速过曲子的阶段，学会如何弹之后练三百遍就过，不过分抠细节。之前打下的基础让我学得很快。甚至有时候练了就忘，因为前期会有借力，不懂如何发力的情况，忘了反而是好的，后期会在整体更加完善的条件下，再用更正确的方式重新练习。

我学《玉楼春晓》，更是超乎寻常地快。学曲子的流程，一般是自己先过一遍谱子，张老师再来修改，一些与谱子不一样的变动，不清晰的节奏（《梅庵琴谱》上只点板眼，没有精确的节奏），小细节上的吟、揉、撞等等。而这首曲子，我正在过首段三四句，张老师在对面坐下随手弹着，我忽然就跟上了，并跟完了整曲。注意力高度集中，中间甚至还翻了谱子，一曲弹完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虽然曲子很短，但也足够令人震惊了，之后再也没有这种如有神助的时刻。

在学习“梅庵十四曲”的过程中，张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穿插《梅庵琴谱》以外的曲子。初中跟着节拍器训练的缘故，我的节奏非常稳，但是有些死板。为了让

辨别，没有办法只能用心去听。有时我会侧过身去看是否准确，还会用铅笔在琴面上做标记，渐渐地耳朵就练起来了。就这样，在音准和节奏方面，给我打下了相对扎实的基础。

暑假结束后陆老师回上海，我也需要去上海找她学琴。其实总共也就去了五六次吧。第一次是爸爸陪我去的，我们住在上海音乐学院边上的招待所。走在校园里能听到有人唱美声，弹钢琴，音乐氛围特别好。也很紧张，仿佛擅闯了什么禁地。后面几次就是自己去了。第一次独自出发还特别激动，出门前父母几番叮嘱，我都不甚在意，有学堂的锻炼，坐公共交通已经轻车熟路，我急着装成熟稳重有自己工作要忙的大人呢，回学堂还能好好吹嘘一番。后来就趋于平静了，甚至有些厌倦，因为去上海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父母是支持的，但是我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每次去上课都很紧张，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也很不自在。其实是露怯了，我又是个很要强的人，如果当时能坦然地面对自己，也能更享受这一段人生的冒险吧。

高中由于学业、距离种种因素，古琴便从我的生活中淡出了。

我体会到气息，张老师选了两首成公亮老师的曲子让我练习，《听松》和《沉思的旋律》。当时练完对气息依旧是一知半解。第一次懂得运用气息是在《渔樵问答》上，最起码磨了一个月的第一段，非常煎熬。因为它打破了节奏，没有一个基准，很多音的衔接，既不在正拍上，也不在反拍上，而是跟着你的呼吸走，弹得不好，听起来就是节奏不稳。刚开始练习时觉得这个音赶了，那个音拖了，下意识还是跟着节奏走，没有仔细听音。又由于不会呼吸，会憋气，导致缺氧头晕。可以说是身心双重折磨！只能忍受着打破节奏的别扭，一遍遍录音，一遍遍地听，仔细寻找换气点，不知不觉间突破了这一关。但也仅仅是突破了节奏的桎梏，实际运用到琴曲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直到现在，我学一首新曲子，依旧是从节奏入手，对曲子的旋律有个大致把握，手上有一定熟练度了之后，才开始整理气息。其实张老师建议我从气息入手，但是这样太难了，进度也很慢，我总是急着想得到这首曲子的旋律，一着急就感受不到气息，只剩下节奏了。目前弹琴，气息都是顺着出，有时有感觉，有时没有，还在似是而非之间，是一个需要继续体会与琢磨的难关。

### 三

回顾学琴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很顺。接触之前对它的幻想，接触之后便褪去光环，变成一个普通的乐器。按部就班地学，老师怎么说便怎么练，很少有主动的思考，也没想过要练到什么程度，只是当一个兴趣爱好，当一个手工在玩。其实初中学到最后已经遇到瓶颈了，练琴时内心平静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弹什么。一首曲子明明已经练了很多遍，手上还是不顺，还是会弹错。但那时除开琴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对练琴的状态没那么上心，遇到瓶颈也不知道，还以为是自己练习得少了。

我有段时间强烈地不想练琴，一开始以为是常规犯懒，练了一段时间依旧没有找到状态。只要上手弹琴脑子就不停地转，老师讲过的各个细节，各个问题，都在拉扯着我。从第一个音起便小心翼翼，不敢呼吸，手上已经



弹到下一个音了，脑子还在想刚才那个音蓄力有没有蓄好？音的位置弹到了吗？音是否是沉的？下一个音有没有顺着弹？……但很多问题是无解的，因为我并不知道怎样算沉到位了，怎样算连起来了。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有时我觉得这个音连起来了，张老师说并没有；但我觉得没连上时，张老师又说连上了。音的位置也是一样，状态好的时候能带得住，状态不好就沉不下去，找不到气息的感觉。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难关，每一个都想注意，但没一个能练到。也没办法不去想，它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不受我控制，每次练琴战战兢兢，一旦放松警惕，张老师便会来拉你一下，他讲的东西我都想做到，但能力不允许，还经常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后来严重到只要在琴馆练琴就想哭，张老师一讲话我就气息上浮，只有在家练习时能够稍喘一口气。

放弃的念头开时冒尖。放弃当然很简单，可这时候放弃，以后大概率再也不想看见古琴了，连这段经历都想全部抹去。那之后呢？不知道。我始终认为，我的困境，我的情绪，都是琴以外的，琴是无辜的，我不能迁过于它。我还想与它产生联结，关于气息我还没弄明白，还有许多琴曲没有弹过，它的历史我也不了解。

恰好此时有外国人免签政策，初中时常来雁山学堂

的法国奶奶 Silvia 要来雁荡山了。得知此消息我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回家一趟。回到雁荡山这个乌托邦,在那里我可以放松地做自己。

陪着 Silvia 故地重游,感受雁荡的山水,滋养着我的灵魂。许多朋友为了见她抽空回到了雁荡山,我完全是借她的光,学堂也有了新的血液。我们天南地北地聊。此时才有脚踏实地的感觉,我的神渐渐地回到身体里,才能平静下来整理自己的心。

#### 四

最初为什么要来学琴?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决定不上大学来学琴,我都没有好好思考过,我是一个很依靠感觉的人,一件事如果没有感觉,那我怎么做都是事倍功半,而且浑身不自在。从初中开始,父母便把人生的选择权交到了我手上,其间也有令我十分后悔的选择,但却让我成长了许多,从此我再也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每到人生的岔路口,我会更谨慎地听从自己的心。这次,我随心学琴,并没有深入思考过到底为什么,这便是个契机。

高中时期,我很少感受到纯粹的开心,学习也总是心不在焉。我很困惑,为什么曾经像呼吸一般简单的事情,会变得如此困难,一定是因为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在这条道路上也没找到。当然这个时候没有人能选择,大家都是一样地煎熬。高中毕业后,总算从抽象的知识学习中解脱,终于可以选择学习一些对生命真正有帮助的东西,我选择了古琴。古琴之后又会怎样?这太遥远,世界瞬息万变,连琴都没学,如何能知道学琴之后的路。

其实在南通,我已经放松下来了,大多时候生活很自在。古琴又是我真心想学的,为什么对练琴还会有如此强的抵触心理?是外因还是内因?我把琴之外的人际关系,琴之内的技术点,在心里逐一梳理,寻找症结在哪里。我发现,当我不清楚自己的心,或者违背自己的心,盲目跟随别人走的时候,就会导致自己的困境。

琴以外的事情解决了,再回到琴。我不想练琴,是因为听不懂张老师讲的东西。关于气息,他讲一个技术点,

我能做到,但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我并不清楚我是如何做到的,这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感觉,在这种状态下我不能继续学新的东西。张老师认为,气息的技术都是相辅相成的,常常在我东边还没练明白又讲了西边,我虽心里烦躁,但是想着老师这么讲一定有道理,便跟着走。结果就是没一个技术点真的学会了,每个都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于我弹的东西,张老师最常讲的两句话,就是“换气没换好”“这两句不和”。一开始我还能用模糊的感觉去改,但完全是碰运气,我用同一种方法去改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其实我根本没听懂他讲的话,不清楚这两句话代表的具体技术点。那么他讲课时,我就不能无脑地跟着他的思路走,注意力放在我能把握的技术点上,当他讲的东西我开始听不懂,先判断是我没理解,还是我目前做不到。目前做不到就直接说“做不到”,再询问如何能做到;不清楚讲的具体是什么就直接追问,问到清楚为止。

想清楚之后,困扰我的迷雾散去,脑袋非常清明,对自己有了信心,做事也有了动力。渐渐地,原本模糊不清的气息在与张老师的沟通中,一点一点地抽丝剥茧,有了清晰的道路。

也许等到开音乐会的时候,我依旧不能运用自如。但我不会停下脚步,它会在我接下来的生命中与我一起成长。■

# 黄毛

Article- 徐惠林 Xu Huilin

黄毛，他名字叫这个，头毛并不黄。不是一个长着黄毛、营养不良的小孩子，而是一位老者。瘦倒是很瘦，瘪着嘴，走路慌慌张张的，左顾右看，好像有人在追着他，或他正处于办一件急事的过程中。

那时我们在平和山乡小镇的学校里，读着高中。我是休学后复读，摆渡过西茗溪的港口后穿过便民施家村转到了这所学校。高二一来，就插入了刚分班不久的文科班里。而那时，不知哪几个同班同学嘴里、早上上课前或傍晚放学后，生活里就出现了这个“黄毛”老头。高三之后要面临高考，高二便开始快马加鞭地复习地理、历史等课程，任课老师通过关系四处搞来练习题、文科试卷而让学生们自己训练。题海之中，游得累了，折腾着无聊了，就想着法子到紧挨的集镇上去走走，新街、老街、老巷，附近的农田、果园。有

的同学买了些油条、饼之类的野食。山里盛产水果，由是也有同学，在不同时令里买了些自己或一二要好者品食。豪阔的是家住附近霞幕山、城山的同学，有时自家里捎来一篮桃子、梨子、板栗，大家分享着解馋，那时，处于青春期的身体各方面都常处于“饥饿”状态。平素，学校的张教导主任管得很紧，其时市面上流行琼瑶啊的言情、金庸啊古龙啊的武侠读物，风时有刮进校园。偶有渠道溜到了若干学生手里，大家如饥似渴地偷看——现在想来紧张学习中这也是一种调剂压力之法，只要适度也未必不好，但张主任闻悉后，便动员班主任全班搜缴。至于镇上电影院有新片来了，什么《红高粱》啊《黄土地》啊，青春期苦闷中的高中文科生们也想看啊，但大部分都不敢，毕竟每到这时张主任傍晚时分便开始逡巡在镇电影院门口“盯抓”。当然，

那时读书用度普遍紧张，一般学生也不太舍得买电影票的钱，但也有胆子大的，比如电厂来插班的子弟，趁摸到了张主任的时间规律——他到县里出差了或到外地去探摸高复行情了，他们就趁机溜进了电影院。也有一些同学，估摸着自己不可能考上高中中专更遑论大学，就等着一年后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即意味着整个中学生活乃至一生读书生涯的结束，进入社会谋生计，便拉上一二学友，到镇上南北老巷里那家唯一的照相馆，去拍些照留念。一人单张，或与友好的同学合影几张，手里装模作样手捧着一个吉他作道具，后墙那背景照，应是店主请油漆匠或镇上哪个业余画师在墙面上涂画的，貌似一幅“西湖风景图”，大红大绿的，有湖水，有符号性的凉亭。当时觉得这背景“太假”，太乡气，现在隔着30多年的光阴与时代的巨大变迁，重新来看这种照片，有别样的“时代价值”与情愫温馨在。多年后的同学们，怀念中大家争相在手机微信里聊天、晒曾经的照片。你会感慨那时自己的“小”，个子小，干瘦、稚气的脸却摆出的故作之老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着装，还有，几乎同一手捧吉他、背景“西湖”的造型——你有点心痛，有些鼻翼微酸，为时光的不再，为纯净青春的远逝，为着那曾经求学的苦、酸辛而又可贵的流金岁月。

也还有学生，夜自修或迟到，或中间开溜，或“早退”，也不知他们是如何巧妙地躲着班主任那机警而威严的监视目光。毕竟班主任也是人，也有工作之外的家庭生活、对外交往，机会如果用心抓，总还是有的。他们这是干什么？是在找对象，谈恋爱，有个专门词叫“早恋”呵。

其中，有文科班内部的、理科班内部的，同年级文科男与理科女，或文科女与理科男的，也有高三年级与我们高二年级的，偶有校内与校外的……即便被雪夜囚在山沟沟的学校里，也挡不住躯体内荷尔蒙燃烧的骚动，少男钟情少女怀春，溜到镇上哪片小吃店里去偷吃“小灶”，或学校食堂吃晚饭后两个人“暗号”，分头到附近哪个山坳里相会。

小同和阿金与我同班，我也与他们说得来。大家都蛮老实，本分。也不知何时，那个老头黄毛，从集镇哪个地方突然闪出，常来找他们。开始大家以为是他们的亲戚，或是长辈，以后次数多了，还不时见着他们两个人中

的一个会单独与黄毛在校门口那条南北延伸的老街之巷弄里接洽。每次回来，其中的一个不是手里拎着一袋糖果就是几只粽子。

我们很是羡慕，那么苦的日子里，有亲戚在街上真是好啊，时刻关心着你，会常送来些零食点心。直到偶一天晚餐，我们从学校西北角的食堂出来后，西面的边门前有人嚷着说：“黄毛给小同和阿金送菜来了”，“一搪瓷缸呢，叫他们中的随便哪个来……”

“送菜到校”，想起来总是一件很有情又有趣的事。无论是家里姊妹送来或是爷爷奶奶有时是父母亲自送来，总像是一种礼遇，在生活中一惯被忽视的哪个娃崽，这回俨然一份仪式，不但被大人记起，而且郑重其事，这是很少有的“被重视”的感觉。叫“黄毛”的那老头送菜来了，大家都很感兴趣。已忘了是小同还是阿金接过了菜缸子，我们跟着瞎起哄，看看里面有什么东东。好家伙，有元宝蛋、肉圆，还散落着一些花生米。

在大家讨要、争食时，有一天，不知是谁得到消息，说那“黄毛”跟小同、阿金，非亲也非故，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之间是怎么认识的？不知道。再后来，听闻他们的友好过程简直不可思议：黄毛喜欢读书、能识文断字的小孩子。看着他们背着书包上学堂，一角远远地，他张望着，嘴角漾动着由衷的欢喜。他常在校外捡拾有字的纸，就像我后来看汪曾祺的小说《收字纸的老人》那般。他自己大约没文化，又可能受到了某种观念或祖传的影响，“敬惜字纸”。常收了字纸，到哪个地方向老天合掌作揖，再烧掉。他的眼里，也定跳着一种火焰。但汪曾祺所写，毕竟是清末民初之时的一类人物呵，而这里毕竟是20世纪80年代呵。这里是底层，相对封闭的山区。我至今也搞不明白。

我们文科班同学中，小同、阿金长相都很斯文、清秀，戴一副近视眼镜。阿金说话很小心，小同看人视物常眯缝着眼，他们两人均有边说话边观察说话对象神情的特点。同学之间，他们乐呵、和顺，什么东西都说好，有什么好吃的，愿意与大家分享。反正两个人有共同特点，长得都像理想中的“读书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斯文、清秀、戴着眼镜，在黄毛眼里，是有文化将来更有前景的读书人的标准形象？他是以曾经的见识或戏曲、电影里的画面

印象影响而在想象思维中“得出”如此的判断，还是其家族里有类似长相而“一眼落定”此为书生貌相“标杆”之故？不得而知。也没有听说过他是哪里人，家里的情况比如有几个孩子？如有他们在何处念书？他自己是否有年少求学不得的经历？他如是在镇上，退休了吗？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者，他只是附近山里的哪个山乡的山民，抑或在街上摆个小摊卖水果零食的？

反正听说，黄毛认定了小同、阿金是标准的读书人。有时气氛宽松的话，我们都愿意拿这个说法给小同、阿金他们两人打趣，他们一会儿脸红白炽，一会儿支支吾吾“不要乱说”，有时干脆扭头就走以逃避。后来听闻更玄了，好像黄毛能掐会算类似神汉一般，因为他曾面对有学生探问“小同、阿金是你的干儿子吗”，并不做正面回答，而是像掌握着奥秘的权威者，他向学生“宣布”：他们两个将来都会入大学堂，到大城市去念书的；将来还会做大官、当先生，成就伟业的。

而事实上，小同、阿金的学习成绩，其时只处于一般般的状态，当然这只是高二，还有一年多的学习、复习时间，也可能最后在高考时“逆袭”。我们不知道黄毛是从哪里得到的小同、阿金两位的不准确的信息，他们本人实处尴尬难堪之中，因而常常含混、避开以免引得同学的嘲笑与挖苦。如此而观，黄毛也只是主观的凭印象和自我感觉而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而且，他“认定”了自己的眼光，还将其化为行动的力量，想着办法在生活上关系、爱护这两个“读书苗子”。除了这次送菜，后几次他还有意无意地在校门口溜达。听闻他真的想让小同、阿金做他的干儿子，被两人拒绝，他仍不死心。我们也在背后凑乎，一则实在是学习紧张后的逗乐、解闷；一则也是嘴馋无聊了，寝室熄灯后嚷嚷“你们那个干爸什么时候来啊，我们想吃零食了”。此前，我们都有几次面对黄毛的经历。小同、阿金嘴上不愿认他干爸，但黄毛依然隔三差五来看望他俩，每次必带些小食给他们。那次晚饭后食堂走出来，西边铁门外他们三人正在闲嗑，嘀嘀咕咕，好像在讲述着什么要紧的事。我从边上走过，有一刻与黄毛的老眼相对，老头也并没有“眼睛一亮”的反应，只当我这个学生不像“读书人”，至少不“惊艳”

吧。而实际上，并非自矜，我在班里成绩算是冒尖的。看来他既不是神汉，也毫无慧眼，我的心里有点酸酸的，怨怨的。老头到底看上了小同、阿金什么？或许他们还有别的原因而结识、结缘？多年后我在心理书上看到了“变态”一词，难道他有这可怕的癖好？但小同、阿金，跟我们一道上课、下课、进食堂吃饭，同一个寝室睡觉，天地良心，从未见到或听闻老家伙有在身体、生理上嬉耍猥亵小同、阿金的事。

一年后，高考结束，我以班里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省城一所大学。小同考上了省里的一所中专，阿金中专、大学都没考上，他也没再复习重考，而是回到了老家，在邻县一个镇上跟着父亲在一片供销社做小买卖。我以后也没有听闻黄毛的消息，也没有在意或特别去作打听。想来我们高考后，他大概已探听到了高考的结果，再或，他病故了。当然，小同、阿金两个学生娃，当初也根本没将这老头的一番莫名其妙之“情谊”作它想。鸟兽各散，大家都有更重要的前程或生路往前奔，没有谁有那份闲心去管这一份近乎荒唐的原生故实、物事。而我，因为喜欢书写，也在回首当年小镇求学时碰到这位有点奇怪、有点特别的人物，由是记他一笔。

现在图书馆的书太多了。不论质量怎样，书仍在编、出，一个乡镇都能编出好多书，还“正式出版”，纵然看纸质书的人却在减少。这不，新近平和镇镇志出版座谈会向我发出了与会的邀请，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座谈会现场我有点心不在焉，按俗套夸了几句，便走出镇政府大院往南走，那里是已拆迁的当年我求学的中学的旧址。寻查到一个拐弯处，确认到那是昔年那个惜字如金、行为古怪的黄毛“烧字纸”的地方。今日，当年那口青砖烧纸炉子早已不在，代之的是旧址上盖起了社区快递驿站。我蹲在崭新的白瓷砖墙根，捡起半张被雨水泡烂的快递单。油墨洩开的收件人姓名，在巷道斜穿过来的光线中微微发亮，恍惚是当年炉火映在黄毛额头上的光，但我终没能看清漫漶中的名字。

我很快再次离去，只把新时光加入旧回想，埋在心底；黄毛老头的身影，只当是岁月流逝中，曾停驻一段青春的山乡小街的一个独特逗记吧。☞

# 上春山

Article- 朱利芳 Zhu Lifang

初春，山间第一树花开，檫木赶上了。

料峭的春寒还裹着单衫，来一场阳光就将山野打开。土色赭石，新苔幽绿，我脱却米色风衣，裹着金灿灿的太阳上山，没多久，脸便有些发烫。大山永远会给人惊喜，特别是春山，每一转，就有新见。可以看到山野打了哈欠后的舒展，发现大地被唤醒时揉亮的眼睛。

我的眼睛里也揉出了明亮。阳光下，一树树鎏金的萌动，豪气得令人心惊。那些从檫树身体里长出来的金子，在阳光下炫耀着，仿佛告诉早春：现在，我才是大腕。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也不登城市戏院舞台，即便没有喧天锣鼓，角儿的魅力挡也挡不住。那些树冠完美的香樟、风姿绰约的竹子，此刻也无非胡琴、月琴和梆笛，衬托出一份轻奢迷离。

春日的贵重，在一掷千金。不需几天的

时光，这些金子就会消散。一寸光阴一寸金，在所有的花朵面前，均如此。

因此古往今来，所有爱花的人心都软，温柔地看着眼前的草木，像是读人生旅行指南。尺璧非宝，寸阴是竞。燃起红烛照着，目不转睛瞧着的，何止是花。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春天的启动从微弱到盛大，一步步，均为演示。

于是在春天里，我们往往能听到很多预言。也许怕透露太多的天机，春山紧紧包裹，层层叠叠，兜兜转转。

江南的山在早春耍些花招，都懂的，但它喜欢这样，年年如是。

从冬末到初春，仿似否极泰来的过程，倒也有些先知先觉的存在——看，野樱还在酝酿粉白的纯酿，檫木就把攒了一冬的月光全放进了酒盏，先醉了。当然，从远处看去，这些小小的狂欢完全可以忽略，只是草木醉意

早已倾斜，弥漫起一种觉醒和沉醉。春天好像就是这种综合体，让单纯与复杂、明亮与晦暗、生发与剪除、流动与停滞、秩序与僭越、崇高与渺小，重启，或者关闭都糅在一起。说不清楚的东西里面，藏匿伟大与深远。

往上走，山路在脚下，树显在眼前，远远的山成了轮廓，春天拥有了我。漫天满地的寂静在缥缈间流动，不知名的小鸟轻轻地叫了一声，这种节奏刚刚好，有足够的松弛感，值得会心一笑。山坳里的屋顶排列组合比顶级名画还要有意思，盛在群山的怀抱里，倾听村庄的怦怦心跳。高大的檫木花拱卫着炊烟和暮归，间或给予明亮的点缀，全然通往灵性。

春天是如此地好，放眼望去是好，环顾四周是好，抬头是好，俯身亦好。春山的欣然，与我的会意，成就妙不可言的交流。

所有春天的诗，都会消失在灼热的阳光里，我感觉。胸中的热气呼出来，碰在头顶的红叶李上，花轻轻地颤动了一下，那山间的花比城里的细碎些，也敏感些。遇到我的直抒胸臆，有点害羞，幸好阳光把它的含蓄接住了，让红叶李不必害怕炽热的眼神。因为一朵花，永远可以在人类之上盛开，以自生自灭的轮回预言一种自在。这种峰回路转的神来之笔，在一座山的鸿篇巨制里屡屡见之，我的心神震荡无以言表。

山路蜿蜒，向上，眼界打开，大山里再大的树，也只是轻轻的一小点，似乎微不足道。但就是一树树花开弄出的响动，让天地为之一震。就这些轻轻的点，把整座山的寂静都敲碎。仿佛王冕用墨点出的梅花，勾勒出心灵的圈圈，打开来，密密麻麻地，蓬勃生发地，势不可当，性灵的浓淡深浅，造就了新的境界，是春天。

打开春天的方式，并不止于观看，而是参与，是创造，让完整结合进野蛮，让新生得以继续，春天的向上，需要一种创新，突破陈式，把再也无法收纳的情感喷发出来，也许，对抗光锥以内的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尽情挥发生命永恒的情感。独立落花小径的人，借微雨双飞的燕子翅膀，越过春山，携带洪荒与蓄势逆流而上，对峙着精致与固式。

春天，让一切神气起来的季节，正以新生的野力，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划出一道银河，一个新世界如是而生。

阳光正午，远山层叠，眼前的檫木陡然显出更大的气场，在他站立了百年的地方，主持春日盛会。千树明黄在黛色群峦间轻洒，太阳底下骄傲得挺直了身杆，无言，却有着崇高的回响。群峰之上，是晴空，蓝色覆盖着春日山峦，我被这种庄严所震动，一时说不出话来。心底却荡漾起欢快的歌，想要大声地唱。

这个新世界欣欣然地来了，甚至不必山野的风作额外说明。

山树是大地的预言家，它的哲学朴素简单，并不会像苏格拉底般地皱着眉头要求“认识你自己”。树甚至不会为了理想而活着，它只是努力向上，去接近天空。当然，不说话，并不代表不能被理解，张贤亮用一辈子的路去证明，“树与树之间的回声，是我失落了的那颗心发出的声音”。

总有些声音会被声音听见，或者懂得。如一个人遇见一个人，一颗心爱上一颗心，一场梦接着一场梦。

檫树在春日山野里开出最早的花，但并不孤独。很快，它的身边有了玉兰，一起分担着春天的重量。哎，如玉一般的花树，是美学家李渔的心头好，自然也种进了无数诗人心中。春树是自洽的，它不管人类是否因这事那事错过了花期，它们之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清香，芬芳，不必用意志去寻找方向，而是循着季节走到一起。它们知道，在旷野里生存并不容易，有时也得扭动身体适应着环境，比方说让叶子充当狂风的使者，报告骤雨的凶狠，或者适应砍刀与电锯带来的分离。当雷霆来到，甚至要剖开内心，迎接滚滚而至的天劫。但是春天，多好的春天啊，那就是节日，花开的节日！活着，就快活地接受又一个春天的问候，举起手，擎出亮光，去遇见更亮的光。

站在群山间的檫木和玉兰，是令我感动的手足。它们一起开花，如此高大，明亮，金错玉缕，像极了大山里的自由呼吸。眼前景，正如陶潜先生言“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这份快乐，大抵也是预言的一部分，预言春天可以奔跑，可以恋爱，可以莽撞，可以肆意。请忘却人间算法的规矩，重启横空出世的觉知。

桃花可以开，青春小鸟可以来，旺盛的生命可以绽放。原来，这才是我们期待春天的真正理由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若没有这些可以，便算不得春天呢。



其实,春天所有的蓄谋已久都是阳谋。我知道,那些光秃秃的树枝即将长满叶子,大地重新被惊醒,幸福和苦难结伴,河流赶走了落花和枯叶,涨出春潮,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山间淋一场雨,看浮云如何用空白的谋略来填满山谷。春天不是读书天,春天是用来玩耍的,仿佛人类的童年,嬉戏永远可以让孩童满足,即便看上去毫无意义的游戏,竟也是快乐的源头。

人从攥着拳头出生,哇地哭一下,到最终松开手的距离,并不远。春天是知道的,所以他用柳树来预言,用桃花来预言,用雷电来预言,用云霓来预言。而春山知晓一切,因此,安静神秘。这种安静里,有着彻底的坦荡无私。

当然,我们的先民也知道,所以他们留了一些古老的地名做符号:松丝下、梅树下、转沟、谭庄、丹家……顺应天地以草木为师,再慢慢地标注出人间的味道,这种微妙转换很是有趣。就像那块石头坐在地上,背靠着一棵松树,松树的背上有皱皱的老皮,越老越硬,沟壑丛生,石头抵着它,撑起了一段相依相伴。于是,岁月里老松长立,眺望远方,松针丝丝的香缠在藤蔓里,在早春的烈日下成了信息港,不用一字一字地诉说。

山上的石头肯定记得地质运动时代的一切,时间曾是旷野之王。起初这里什么也没有,然后就有了一切,如此漫长,又似乎非常短暂。所以,从地底钻出来的种子从不会考虑头顶有什么在盘旋,它们只是向上,向

上,才有阳光。

人是能够一步步向前的,用脚步丈量辽阔与疆界。而树不一样,它的静止也是游历,放大视野,向上走。

春天的阳光是需要争取的,大树需要,小树需要,杂草也需要。生命在一同奔跑,所以这座春山才是活的,不止因为有车在经达,人在耕作,羊在吃草,春茶在发芽。醒来的和还未醒来的,都在这里汇合。似乎更为重要。山的弧线引着我弯了一个又一个弯,远处的乡村换着方式生长,我相信日落之后,村庄里的灯光肯定会让香樟骄傲。

所有的树都清楚成长的过程,没有不受伤的路,改造或是改变,就在前面。但有些坚持仍然需要,甚至是必须的,我想起父亲在冬日里不向寒风妥协,一步步挺直向前走:“空气里都是冷的,为什么还要弯腰呢?”

春日山间行走,惊喜处处。最有感觉的,当是遇到水。即便是很远的一泓,知道山水有相逢,心是安的。

从简约的灰调走向斑斓,尚有些时日,但预告片已经出了。侧眼远望,一痕油菜花田以明黄色画出线,几棵树排着队做点,山脊上有一小亭子,翼然而立,远山就在周围起伏。

此亭在,章法竟好得不得了。天地之画,人间布局,新生与故往,念念不忘地回响。以前种种,似露珠走向云端,又自云中落下雨来,纳于这天地山川,只要我想,便可以重新取得,仿佛自收自田,风雨无阻。这块土地是如此神奇,带着巨大的能量,一代代人耕种过,经历过,离开又回来。

春日是新启,又一场四季开始。还是这片天地,要以雷霆雨露敲打逆来顺受的背脊,也用柳暗花明迎接那些穷途末路的哭泣。我的相信,源自纸上的千年文字,更来自亿万年确定的规律。所以我信,春山的治愈,给予,生长。

当我停车驻足,目不转睛地穿过时间。心底一万遍地赞叹,亦深知自己还是那位在溪山行旅之人,天地之间,宽阔如此,浩渺如此,行走了那么久,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一次次地回望,走过的坦途或穷路四面八方地赶到这里,在阳光下闪着最东方的表达。

我的念想,在春山之上。☐

# 在山水间停留

Article- 陈星光 Chen Xingguang

## 云在兮

永武公路上汽车疾驰如狼群  
追捕赖以果腹的猎物。  
拐入通往云在兮的乡间道路，  
秒变成羊  
漫步清新绿野  
和桂花的香气。  
鸟鸣扑闪着滴溜溜的眼珠。  
流水喧腾，放大着寂静。  
群山安坐如一把巨大的椅子。  
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瞥见太阳  
从薄雾里探出。  
这是秋天，  
芦花和荻花缓缓降落。  
白鹭翔舞，儿童嬉闹追逐，  
男女老少生起了篝火，  
帐篷下  
悠闲啜饮时光咖啡。  
我的孤独不再流下泪水。  
我愿意  
是这片青草，  
短暂忘记生命的无力  
和疼痛是什么。

## 在福建寮

流水叮咚，  
照我中年之影。  
清澄足以解忧，  
我跣足而上。

我的寂寞是山中一片青苔  
浓厚的绿色。  
一只蜥蜴  
暮色钻入草丛。

## 与友人从刘秀垄到清风寨

人群中我有喧嚣的孤独。  
群山的寂静中  
扶起老去的影子。  
若隐若现的流水，密不透风的  
树枝。  
你轻抿绿叶  
回眸一笑，  
像一朵花骤然苏醒。  
不知道山的另一边是什么，  
大约仍是另一片旷野。

这里是刘秀垄和青风寨，  
也只是人们  
对伟大山水的亲切命名。  
我饥饿的眼睛  
渴望它们  
广阔的教育。

### 南溪湾江滨初夏

把茶桌搬到树下凉荫  
从日子里接过一杯茶

河埠头上村妇浣洗衣裳  
宛若民国倒影  
几缕鸟鸣落在杯中  
体内亦有清亮的羽毛  
振翅之声

一行白鹭飞过江面  
我亦是归人

### 松庄桃野

转过一个个翠绿山峰  
我们去寻找什么  
道路尽头，一株枫香  
一条溪流  
一座时光斑驳的石拱桥  
背拖一抹夕阳  
数着山中群星  
让我牵你的手  
回到童年最初的梦境  
群山之上还有本真  
乱云飞渡  
皆是从容

### 雨中山行

在一步步登上星空平台  
的曲折石阶上  
雨像大山热烈的掌声  
经久不歇。  
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  
多像我们少年时在田野嬉戏欢闹  
披头散发  
忘记了回家。  
蓝印花布上印着关于林栖  
爱与美的诗句。  
山人纯朴的照片，附于其上的  
三言两语  
洞察了人生。  
我们是林栖三十六院的过客，  
又岂不是归人？  
一曲萨克斯《回家》飘荡在山谷，  
仿佛攀着雨丝  
抵达缥缈仙境。

### 田庐遇雨

不知何时雨像一群赤裸的野人  
跳起狂欢的舞蹈  
我们停止交谈和争论，一起看雨  
仿佛雨正在消弥我们之间的裂隙

古砖、青石小巷有道统深藏  
无论我们把诗写在书上、心上  
还是绿野大地上，都是  
中国这座悠久大厦的一砖一瓦

若干年后我们终将离开  
也许后人不经意间会读到我们的诗  
并试图理解这个时代

## 白鹭

在南方，我见过许多白鹭。

它们在翠绿树梢扑扇着翅膀  
像一群喧闹的云朵。  
乡野老叔说塘里的鱼已越来越少，  
白鹭叫着：我听不见，我听不见。

暮春飞逐新翻开的水田，  
把觅食活成了欢乐派对。  
水稻在斜风细雨里生长，  
白鹭在田埂走得像一个老妪。

长长的脖子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白鹭，你为何总是那么瘦？  
冬天来临也不飞往更南的南方，  
每次遇见都像是清瘦的隐士。

你在哪里熄灭白色的火焰？  
我今年见的，是不是去年同一片云朵？

## 去白革村

春山在鸟鸣里沸腾起来  
但我看不见一只鸟  
白色村庄高坐在竹海中央  
像江南的布达拉宫

扇扇门扉锁着蒙尘的寂静  
高低错落四下延伸的小巷  
因为无人行走而生锈  
几只黄狗害羞地避在一旁

从山上跑下来的涧水  
是村庄最活泼的部分  
几个老人在晾晒笋干

不问我从何处来

一群诗人在浓荫如盖的院子里谈诗  
随身携带着山外广阔的生活  
几片叶子悠悠飘落  
像他们在这里出了一会儿神

## 雨天，窗外

我喜欢听雨跳下来  
有些单个跳  
有些抱在一起跳  
都是愉悦的声音  
把我从将醒未醒的梦中叫醒  
拉开窗帘  
看雨跳到绿化树上  
清秀的身影  
我还见到众鸟飞去  
啾啾啼鸣  
一个村妇  
从小径上  
慢慢走过  
像我们的日子

## 在公园里

一个朋友在树下  
唱着“呀啦索……”  
我听出了是他  
但没叫他  
我不想破坏彼此  
一个早晨的宁静

其实这样的时间不多  
只有孤独是圆满的  
树上隐约还有蝉鸣  
留下的几个躯壳

# 月光洒在山冈上（组诗）

Article- 汪东福 Wang Dongfu

## 醒来的茶叶

茶叶在晨雾里醒来  
我羡慕这生命的相互滋养  
我看见一片白云飘过  
群山在背后站着  
它们和院子里的青菜一样沉默

有几片茶叶  
被阳光吹到了一起  
随意地绽放着  
有时，我着迷于它们  
拥抱在一起的模样  
是多么的热烈

天地捧出它的所有  
那些刚萌发的欢喜  
在山巅，在谷底，在溪旁  
在深厚的绿色里

从一座山峦到另一座山峦  
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  
永远抒发不完  
春天的气息

## 雨水挂在松针上

像亲密的爱人互相依偎  
和我亲近过的那些人和事  
如今已不知去向  
松树苍老不堪  
而那些松针正好年轻

雨水挂在松针上  
松鼠奔跳于其间  
它们的快乐简单而充实

离开的时候

银杏已经结果  
天气晴朗  
满地的松针  
堆起一个秋天

### 我的身体成为河流的一部分

我等在路口，读每一株小草  
再沉重的山峰  
在夜色下都轻如一片叶子  
月亮的背后  
我们就隔着一层浓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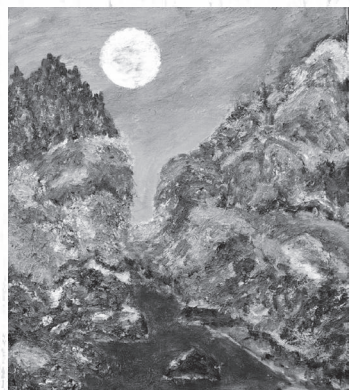
出生、成长和衰老  
在每棵树的旁边  
我都可以看见自己的面容  
毛孔逐一打开  
水柔软得无法站起来  
人间如此美好  
我的身体成为河流的一部分

### 月光洒在山冈上

月亮如盘，满地光亮  
我在身体的边框里  
描绘自己

高粱酒的醇香  
田野的稻花香  
是农夫种给我的庄稼  
双手触摸它们的根须  
珍贵高于我的头顶

现在，我站在一棵  
与我同龄的枣树下



树叶轻轻飘落  
每一片月光  
都是我的眼睛  
都是我的依靠

### 秋天

黄雀的叫声还是那么动听  
清风为它伴奏  
田野把丰满的姿势铺向天际  
庄稼都坠着阳光的重量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立秋过后  
山已有山的挺拔  
河流已有河流的纤细  
穿过银杏林的喧闹  
我与它们对望  
那些扇形的金黄在肩头翻涌

我希望昆虫们相拥着  
一簇簇，一团团  
在黑夜里繁衍更多的声音  
把龟裂的星星  
修补成原来的样子

# 回炉（组诗）

Article- 胡理勇 Hu Liyong

## 退出

我是黑夜的孤儿。寒风在身体上  
耕耘。寒露在皮肤上播种  
灯光拉长了我的影子  
哎，我永远的情人

想起了被大海抛弃的海岸线，及  
白发倒竖的孤岛。涛声密集  
都是历史中的回响。若能做贼鸥  
就去偷一些光阴回来

像白云退出，留下天空。我退出  
留下了职场上的金戈铁马  
站在办公室的门口回眸，发现我的  
影子还扑在办公桌的怀里，还坐在那  
张冷板凳上

不会像潮水再次爱上岸。江湖上  
不会再有我落空的马蹄。酒桌上  
不会再有我的戏谑。彻底沦为孤儿  
守着余生的残缺

## 宽恕

十二月了。如驴拉磨，碾碎了  
多少时光的米粒  
我滞留梦中，脸上已爬满

## 黄土高原的沟壑

每到春潮来临，我如少女怀春  
每朵花都是我的复归  
秋风起，每片落叶，都是我  
寄给过去的明信片

不知道有多少后天。后天的  
后天，即使是苦雨，我都会仰起  
朝圣样的神情，承接  
这是我的命运

我有很多心事，没寄出去  
没有详细地址，没有邮政编码  
没有收件人。这些我都有  
希望收到上帝的宽恕

## 暮归

夕阳把最后的一瞥留给了城市  
把最后一滴温情送给人间  
暮色，薄如蝉翼  
我穿上黄昏的风衣，扣上了  
月亮的扣子

道路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  
行道树，在风中叉着腰  
路灯次第花开，成了探索者的眼

车辆如骨头，卡在时间的  
咽喉里，喇叭静默

环卫工弓着背，一路捡着烟头  
落叶像开玩笑，在他身边  
不停飘零。扫不胜扫，不扫了吧  
我踩着它们铺就的红地毯  
咯吱的声响，像音乐

## 回炉

废、旧的铁具，都要回炉  
或许曾是拥有过大海的铁锚  
或许曾是修理过地球的锄、镢头  
或许曾是敲打过岁月的铁锤

踏进高大、威严的校门，就像  
一个臣子战战兢兢地进宫  
就像孙悟空被抛进炼丹炉  
我已看到烈焰滚滚的盛况

图书馆里，搜寻古人的足迹  
教室里，书写别人的艳史  
小树边，清风替我翻书  
草场上，长发飘拂，如马鬃

青春回到我身上。我被重新锻造  
若是螺丝钉，就装在智能电脑上  
可以是铁轨，送所有人到梦乡  
但愿被铸成钟，说着警世之言

## 小学生

背着书包像背着历史包袱  
道路消失在黑暗中  
寒风像驱赶着小绵羊  
小眼睛里闪着蓝色小火苗

紧挨着窗，踮着脚

一排排楼房，像一册册书  
一棵落光了叶子的树，举着  
鸟巢，像举着一只空碗

天空中缀满了冷嗖嗖的眼睛  
乌云像块遮羞布  
几只迟归的鸟，像标点符号  
让她想起了没完成的作业

本该是只被放飞的风筝  
白云是玩伴。想乘着月亮船  
横渡银河。可是  
她被未来的眼紧紧盯上了

## 马赛克

十一月六日，给远山打了马赛克  
雨如运动健将，在风中跑  
车在故事里跑。路  
在我心里跑

历史中的村庄，陶醉在宁静里  
宁静正泡在酒里。这酒  
飘逸得要飞。要把  
我带到哪里

未来是个猜不透的迷。最值得  
回味的是什么。爱像珍珠，由心  
酿造。是矿山上  
提炼的精华

雨，像面条，挂在窗外。把抽象  
具体化了。想把爱隐匿一下  
为什么要说出来。不如  
马赛克诱人

## 如此，这般

黄昏的十字路口，我的鞋

要载着我归航。那破旧的岛  
像我倒塌的茅草屋

破损的码头，不知道迎接我的  
想法。我的忧郁  
靠不了岸

那就像白云一样流浪。天空的  
黑土地里，种满了星辰  
都是颗颗饱满的玉米粒呵

有我的港湾。我张着强盗的帆  
山点着头。港口  
桅杆如手林立

彗星划过天际，所有的坠落  
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我  
并不想，如此，这般

## 表白

对最爱的人表白，泛滥了  
也不会成灾。对泥塑的  
菩萨表白，总感觉是浪费感情  
我不是无神论者，怕鬼  
在乡村的夜晚，怕上茅厕  
一泡尿，从童年一直憋到成年  
看过山里飞翔的萤火虫吗  
好像是一盏招魂的鬼灯  
对菩萨不是没献上过虔诚  
所有的愿望都落空。还不如大山  
我喊一声，它应一声  
从此以后，就不相信人家对你  
许的愿。他许我一道彩虹  
如果我真的往上爬  
早身败名裂。我愚蠢地相信过  
这首诗，就是经验总结

## 苦酒

早晨，草尖炫耀着钻石。这是

夜暗结的珠胎，是对卑微的  
生命慷慨的馈赠

聪明的花都开在冬天，升高了  
荒原的温度，收获了  
为善之乐

都是上帝所行的奇迹，如果  
能被魔鬼模仿，也是一种纠错  
为什么不乐观其成

秩序的法则被万物遵循。人却  
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是一个  
合格的自然门徒

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不是别人  
施予的惩罚。种瓜得瓜  
自己酿的一杯苦酒呵

## 成神

坐在夕阳中。身后的晚霞  
像自带的光环。远远地看过来  
仿佛一幅神像。我成神了

如果我整天在街头喊自己是神  
要么被送去精神病院。要么  
被关押、审判，因为蛊惑人心

或主观喜欢，或被追捧成神  
被拉下神坛时，泥塑的  
一敲就碎。木雕的，被虫蛀得  
面目全非。铁铸的，终经不住  
烈焰的拷问

但我们需要神话。它满足了人  
所有的向往，医治了  
不同的灵魂不同的创伤  
没有神话的年代，如何自处